



譯復光張

事本府樂氏莎

行印局書界世

目錄

暴風	一
仲夏夜之夢	一〇
冬天的故事	二〇
無爲的紛擾	二八
森林裏的會集	三八
維羅那的兩個青年	四九
威尼斯城的商人	五八
辛佩林	六八
英王利衛	七八
馬克伯	八六
善始善終	九二
悍婦的馴服	九九
錯中錯	一〇六
維也納公爵的巧計	一一五
公爵的癡情	一二三
憎惡人類的泰孟	一三二

羅米華與裘麗特·····	一三八
丹麥的太子哈雷脫·····	一四七
奧帖魯·····	一五五
推羅王貝力克利·····	一六三

暴風

在某某大海中，有個荒島，荒島上除掉伯斯匹魯老翁和他美麗的女兒密蘭特以外，就到這荒島的時候，年紀還很小，所以捨她父親之外，從來沒有遇見過第二個人。

他們父女倆，住在巖石鑿成的山洞裏，裏面分着好幾間，伯斯匹魯便把一間算爲他的書房，他認爲很合用，着叢書，大部分是關於魔術之類，是當代學者最愛研究的學問。伯斯匹魯也醉心在這學術上，他認爲很合用，因爲這荒島原來是妖精散可拉司居住着的，這妖精在伯斯匹魯飄到荒島的前幾天，剛巧死去了。在她還沒有死去的時候，她把島上的羣鬼，都監禁在樹桿裏，因爲他們不服從她的指揮，待伯斯匹魯來到這荒島以後，便用魔術把他們盡行釋放出來，於是羣鬼很感激他，都甘願聽他的指揮，埃利耳便是羣鬼中的首領。

埃利耳的性情，看上去和常人一般，他最恨散可拉司的兒子凱力本，所以他常常給以無謂的騷擾。凱力本是個奇形怪狀，有如猴子的東西。伯斯匹魯把他帶到家裏，教他學着講話。伯斯匹魯雖則待他很和善，可是他本性難移，一點兒不想學好，因此伯斯匹魯便把他當僕役看待，叫他做笨重的工作，並且叫埃利耳在旁邊監督着。

當凱力本懶惰着不肯做工的時候，埃利耳（捨伯斯匹魯外，沒有一個人能看見他）就想方法來難爲他，有時推他到溝泥中；有時忽而變成一隻奇形的猿猴，張着嘴，向他要咬的樣子；有時忽然變成一隻兇猛的箭豬，來刺他的足底。總之一遇見凱力本忽略工作的時候，埃利耳就立刻施以這種種的惡作劇，來難爲他。伯斯匹魯既有統馭羣鬼的本領，他就利用他們，用符咒來致風浪。有一天，在風浪大作的時候，海中有

一隻大船，在風浪中顛蕩，將近要覆沒了。伯斯匹魯看見了，就告訴他的女兒，船中有像他們一樣的人在裏面。密蘭特便回答道，「呀，親愛的父親，可憐他們罷。你看，船快要覆沒了，可憐的生命，將要滅亡了，如果我也能用法術，我必定立刻吩咐風浪停止，叫船裏的人得生存。」

「你不必驚惶，密蘭特。」她父親說，「沒有甚麼危險的，船裏的生命，一個也不至受損。我所以要與風浪，原是爲了你的緣故。你不知道你是誰，從那兒來，你除掉知道我是你的父親以外，就不知道其他了。你還能憶及沒有來到這荒島的境況嗎？我想你不見得會記得吧，因爲你來到這裏的時候，還不上三歲呢。」

「當然我能記憶的。」密蘭特這樣回答。

「你藉着甚麼能記起呢？」伯斯匹魯問，「藉着房屋呢，還是藉些什麼人？孩子，快告訴我你所能記憶的。」密蘭特回答道，「這好似一個夢，模糊得很，從前不是有四五個使女，侍候我過嗎？」

「是的，還不止這幾個人服侍你呢。你怎麼還會記着，你能記得你到這荒島來的景像嗎？」她父親問。」「父親，我不能記起了。」密蘭特回答。

於是她父親告訴她道，「在十二年前，我是做着米蘭的王公，你那時是個公主，也就是我唯一的後嗣。我有一個弟弟，名叫恩托尼，我十分信任他。我因爲喜歡讀書，便把國事完全交給你叔叔掌管。在我正切心研究書籍的時候，恩托尼就獨攬大權，自稱王公，並且後來藉着我仇敵內布爾士國王的幫助，侵奪我的王位。」

「那麼他們當時爲甚麼不將我們殺死呢？」密蘭特問。

「我的孩子，」她父親回答，「他們却不敢下這毒手，因爲百姓十二分的愛戴我。恩托尼先把我們放在一隻大船上，待我們的船離開海岸，還只幾哩的時光，他就再強迫我們進入另一隻小船，小船上沒有纜繩，沒有布帆，也沒有桅竿，這樣在海中飄蕩，他總以爲我們要死在海中了。誰知我那仁慈的忠臣康綬魯，私下把糧食，衣服，飲料和我所心愛的書籍，都放在小船裏。」

密蘭特聽了，便驚訝的說道：『父親那麼我必定使你受累不少了！』

『倒並不，我的愛女，』她父親回答，『好得有你，我才有樂趣生存。你那天真的笑聲，可以除卻我一切的憂慮和不幸。僥倖得很，我們的食糧，剛巧吃到我們到達這個荒島，否則就要餓死在船上了。自從來到這荒島以後，我唯一的快樂，就是教你讀書，現在你已經讀得很可以了。』

『謝謝你，親愛的父親，』密蘭特說，『現在求你把興起風浪的原因，講給我聽。』

『你要知道，起了這個風浪，我的仇敵，像內布爾士的國王，和我兇悍的弟弟，會藉着這個風浪，吹到這島上來。』她父親說。

說完以後，伯斯匹魯就輕輕地將魔杖向他女兒身上一點，她就立刻睡着了；因為這時埃利耳正來到伯斯匹魯的面前，將興風浪的事情，和怎樣處置那隻船的情形，來報告給伯斯匹魯聽。雖則密蘭特看不見那些鬼怪，可是伯斯匹魯卻不願她知道她父親是在和鬼怪談話，因此他特地用魔術使她睡着。

這時伯斯匹魯問埃利耳道：『我勇敢的鬼怪，你的工作已做到怎樣了？』埃利耳便將風浪的情形，和水手們驚惶的情形，很出神的報告給伯斯匹魯聽，並且告以內布爾士王子福丁安，首先跳到海裏去，他父親還以為他已經溺斃在海中了。『但是他已經從海中游到我們的島上來了，並沒有溺死呀。他一個人在垂頭喪氣的坐着，悲傷他以為溺斃的父親呢。連他一根頭髮也沒有受損。至於他的衣服，雖則被水浸溼了，看起來倒反比先前還要清新。』埃利耳這樣說。

『可愛的埃利耳，』伯斯匹魯說，『你去把他帶到我跟前來，我的女兒要看看他。國王和我的弟弟，都在那裏呢。』

『他們都在尋找福丁安哩。至於船上的水手們，一個也沒有失蹤，但是他們都以為祇有他自己一人獲救，那隻船，也沒有受到甚麼損傷，很平安的停泊在海口裏呢。』埃利耳這樣回答。

『埃利耳，』伯斯匹魯說，『你已經把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我還有工作要你做呢。』

埃利耳說道，『還有工作嗎？我的主人，你已經允許給我以自由，這是我提醒你一聲的。我很忠誠的服侍你，從不說謊，也沒有做錯過，更沒有發過甚麼怨言啊。』

『你不回想回想從前我怎樣釋放你脫離束縛。難道你已經忘卻那兇悍的妖婦散可拉司給你的痛苦嗎？她生在甚麼地方啊？快點告訴我。』伯斯匹魯問。

『先生，她生在阿基司。』埃利耳回答。

『她是生在阿基司嗎？』伯斯匹魯說，『我現在再來告訴你，你從前所遭受的痛苦，也許你已經忘記了。那個可惡的妖婦，因為他的妖術太凶惡，所以被她的國人驅逐出境，不許她留在國裏，後來就把她裝在船裏，由水手們放在這荒島上。因為你不遵行她的命令，她就把你關禁在一棵樹桿裏，有一天我聽見你在呼號，便把你放出來，你要記住呢。』

『那末請原諒我罷，親愛的主人，』埃利耳很羞愧的說着，他覺得他似乎是個忘恩負義者，『此後當惟命是從。』

『如果你是這樣的忠誠，我必定給你自由，』伯斯匹魯說，說完便吩咐他去叫福丁安來。埃利耳到了福丁安那裏，看見他依舊垂頭喪氣的坐在草地上。

當埃利耳看見福丁安的時候，就向他說道，『少年，跟我走，我要帶你到密蘭特小姐跟前去，因為她要看你這個美少年，先生，來，跟我去罷。』埃利耳說完，就接着唱一隻歌曲：

『你的父親，睡在三丈深的深淵：

他的骨格，是珊瑚所成；

他的眼睛，是珍珠，

他沒有一樣，是模糊不清，但是受到了海中的變化。

就成爲豐富奇異的東西。

海神時刻在擊他喪葬之鐘。

聽！現在我聽見了——叮噠的鐘聲。」

王太子一聽得關於他父親的消息，好似夢中驚醒一般，立刻觸動了他的悲哀，他就很驚訝似的跟着埃利耳的聲音前去，一直跟到伯斯四魯和密蘭特的面前，他們正坐在一棵樹蔭底下。密蘭特因爲從來沒有看見過別人，她現在看見了福丁安，就注目的向他看着。

「密蘭特，」他父親說，「你在看什麼呀？」

「呀，父親，那一定是個鬼怪，他看起來又好像是個美麗的生物。他不是一個鬼怪嗎？」密蘭特很詫異的問。

「孩子，他不是個鬼怪，」他父親回答，「他能吃東西，能睡覺，並且像我們一樣有知覺，他就是那隻船裏的少年，他因爲憂傷過度，所以面容憔悴，否則他更要漂亮呢。現在他正在找尋他走失的同伴啊。」

密蘭特還以爲人類都是白髮蒼蒼的老翁，面孔上還生着灰白的鬚鬚，好像她父親一樣的人，現在看見了這美麗的少年，心中非常歡悅。福丁安呢，他看見了這仙女一般可愛的姑娘，更聽見空中有奇異的聲音，他這時心中充滿着驚奇，好似身入仙境，於是他就開始同密蘭特談起話來。

密蘭特羞答答的告訴福丁安，她並不是仙女，不過是平常的一個女子罷了。當她正在把她以往的歷史講給他聽的時候，忽然被她的父親中斷了。她父親其實巴不得他們倆互相敬愛，一見生情，但是他爲要一試福丁安有無恆心起見，便故意在他求愛的時候，給他一些困難。因此伯斯四魯走向前去，用很嚴厲的態度，同

他說話，故意說他是個探子，到這島上的目的，無非是想要來佔據這島。『你快跟我來，』伯斯匹魯說，『我要把你捆起來，你將要喝海水，吃蛤蠣，和樹皮樹根。』『不，不，』福丁安說，『這我一定要反抗的，除非你比我更厲害。』說着他便抽出他的利刃，但是伯斯匹魯把魔術的棒一搖，福丁安便立刻昏迷不動了。

密蘭特見了這種情景，便向她父親說道，『你爲甚麼這樣凶悍呀？原諒他罷，父親，我可擔保他是個好人。』『不要作聲，』她父親說，『如果你再開口，那末我也要罰你了。你難道要替這個漢子辯護嗎？你以爲除了他和凱力本以外，就再沒有人比他們美麗嗎？我老實告訴你，比他們美麗的眞多着呢。』伯斯匹魯這樣說，原是要試試他的女兒，密蘭特便回答道，『我是眞心的愛他，我也不希望比他更美麗的男子了。』

這時伯斯匹魯便向福丁安道，『少年，跟我來，你再沒有能力，可以反抗我了。』『我眞的沒有能力反抗你了。』福丁安回答，他並不知道他抵抗力的消失，是由於用魔術的緣故，他很詫異他自己被強迫的跟着伯斯匹魯走，他一面走，一面回轉頭來看着密蘭特，直等到看不見她爲止，當他跟着伯斯匹魯走到山洞裏的時候，他說道，『我的精神被束縛着，好似在夢中一般，但是這個人的權威，和我的軟弱，又好像不在做夢，如果我關在這山洞裏以後，能夠每天看見這美麗的姑娘一次，我也很知足了。』

福丁安到了山洞裏，並沒有受到長時間的關禁，伯斯匹魯把他帶了出來，叫他做苦工，故意給他女兒知道，自己卻假裝着在書室裏看書，其實暗中在窺視他們倆的動靜呢。

伯斯匹魯吩咐福丁安去堆積那笨重的木頭，你想，叫王太子怎能勝任呢？過了不久，密蘭特看見他的愛人疲乏得要死，便向他說道，『好可憐呀！不要這樣認眞的做了，我的父親在讀書，要過三個鐘頭才出來呢；請你休息一刻兒罷。』

『我不敢，親愛的姑娘，』福丁安說，『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完了才休息。』

密蘭特說道，『如果你坐下來休息一會，我可以替你去搬木頭。』這當然不能使福丁安同意。密蘭特原

是想來幫他忙的，誰知他們倆開始談起話來，愈談愈得神，倒反耽誤了他搬運木頭的工作。

伯斯匹魯原是用這個計策來一試福丁安的愛情，此時他用着隱身法，來竊聽他們倆的情話。

福丁安請問了密蘭特的姓名，密蘭特都告訴了他，並且向他說，她拿名字來告訴人，是違犯她父親命令的。

其實伯斯匹魯並不因他女兒的違犯命令而發怒，他老人家倒反很欣慰的親見他女兒和王太子的情愛，纏綿不休呢。他更感快樂的，就是他聽見福丁安親口說，他愛着密蘭特，比任何女子更甚哩。

福丁安稱讚密蘭特是世界上唯一美麗的姑娘，她卻回答道，『我不能記憶任何婦女的面孔了，除掉你和我父親之外，我也從來沒有看見過別的男子。他們的面貌是長是方，我一點不知道；但是請你相信我，在世界上，我惟希望你做我的伴侶，捨你以外，我也不想去愛別人了。但是，先生，我怕我同你講得太直爽了，連父親的命令也忘記了。』

伯斯匹魯聽見了，便笑將起來，他點着頭好似說道，『這正合我的心願，我的女兒，將要做內布爾士的王后了。』

於是福丁安又告訴天真爛漫的密蘭特，他就是內布爾士王的繼承者，她將要做未來的王后。

『呀！先生，』密蘭特很驚訝的說，『我是個獸子，對於喜歡的事情，我反要哭泣。我很坦白很誠摯的告訴你，如果你娶我的話，我必定肯做你的妻子。』

這個時候，伯斯匹魯忽然現在他倆的面前。『不要怕，孩子，』他對福丁安說，『我已經聽見你的話，並且我要照你所說的，允許你。我要將我的愛女給你做妻子。我所以吩咐你做苦工，原是要試驗你對於我女兒的愛情是怎樣，現在我已經知道你是個誠實可靠的少年，你可以娶我的女兒了。』於是他就暫時和他倆告別，希望他們坐着談話，直等他回來；密蘭特聽了，真喜出望外。

伯斯匹魯離開了他們，就去叫埃利耳來，問他內布爾士國王和他弟弟恩托尼的情形。埃利耳告訴他，他們在非常的驚恐中，他們不單走得疲倦，並且還很饑餓，他突然就替他們預備着一桌很豐美的酒席，當他們正預備着去吃的時候，他就在他們面前，現出一隻鳥身女首的怪物，生着兩隻翅膀，裝着要去奪東西吃，同時酒席也就不見了。他們正在驚駭的當兒，怪物就向他們說話，提醒他們驅逐伯斯匹魯和忍心讓他們父女倆死在海裏的兇暴，今天遇到這怪物，就是他們的果報。於是他們痛悔前非，據埃利耳說，他們的懺悔是真實的，連他——埃利耳——也憐恤他們。

『那末把他們帶到這裏來，埃利耳，』伯斯匹魯說，『你是個鬼靈，尙且還可憐他們，何況我是同他們一樣是個人，難道沒有憐恤他們的心嗎？趕快把他們帶來罷，埃利耳。』

不到一刻兒工夫，埃利耳就領着內布爾士的國王，恩托尼，和他同來的康綬魯，他們都跟着空中的樂聲，一直跟到伯斯匹魯的面前。這個康綬魯，就是從前恩待伯斯匹魯的那個忠臣。

他們到了伯斯匹魯的跟前，因為過分的恐怖和憂傷，甚至不能認出伯斯匹魯來。伯斯匹魯先和慈祥的康綬魯談話，稱呼他是他的拯救者；到這個時候，恩托尼和國王，才知道他就是被逐出國的伯斯匹魯。

恩托尼雙眼流着淚，很悲慟的在他哥哥面前認罪，同時國王也很誠摯的悔恨他從前的過錯。伯斯匹魯心素慈愛，饒恕了他們一切的過犯，他們就懇求他重復王位，伯斯匹魯便向內布爾士國王道，『我也預備着一個禮物，要送給你，』說完便將門打開，叫他看見他兒子福丁安和密蘭特下棋的情形。內布爾士王和他的愛子相見之下，真是驚喜交集，因為他們都想不到彼此再有會面的機會。

『呀！多麼奇怪呀！』密蘭特很驚訝的說，『這班人多麼的尊貴呀！他們必定來自神仙世界吧！』

內布爾士王見密蘭特這麼嬌豔美麗，如仙女一般，他非常奇異，像他兒子初看見她的時候奇異一樣。『這位姑娘是誰？』他問他的兒子，『她似乎是使我們分合的神仙。』福丁安笑着回答道，『父親，她不是神

仙，她也是個人，並且已經是屬我了；我選擇她的時候，無法得到你的允准，因為我還以為你已經溺斃了。這位姑娘，就是米蘭公爵伯斯匹魯的女兒，我早就聽得他老人家的好聲譽，直到現在才得見他的面。我從他的地方，好似得到了新生命一般；他把這可愛的姑娘給我做妻子，他已是我的岳父了。」

「那末我也要做她的父親了。」國王說，「我從前有得罪她的地方，還要請我兒寬恕。」

伯斯匹魯說道，「我們不庸再去提起從前所有的煩惱了，因為他們倆已經得到很快樂，很美滿的結果。」於是他就雙手抱着他的弟弟，使他確實的知道，他已經饒恕了他；並且說，他從前的被驅逐出來，原是出於上天的旨意，好叫密蘭特有繼承王后的機會。

伯斯匹魯如此講，原是來安慰他弟弟的，誰知他弟弟聽了，充滿着羞愧和懺悔，甚至痛哭得說不出話來；國王和康綬魯見他們弟兄倆重歸和好，在不知不覺中，也為他們流出淚來，並且為那一對年輕夫婦的幸福祝禱着。

於是伯斯匹魯告訴他們，他們趁來的那隻船，很平安的停在海口裏，水手也都在船上，他和他的女兒，在明天早晨，也將和他們一同回去。「現在我要在我的洞裏，款待你們。」伯斯匹魯說，「晚上我還要把我到這荒島的歷史，報告給你們聽。」他說完了，就吩咐凱力本去預備酒席，並且吩咐他把洞裏整理一下；他們看見了這奇形怪狀的東西，非常驚駭。伯斯匹魯告訴他們，這醜陋野蠻的怪物，就是他在島上唯一的侍候者。

在伯斯匹魯離開這荒島之前，他就釋放埃利耳，這是埃利耳所十分想望的；埃利耳雖則很喜愛他的主人，可是他更渴望能得到自由，好在空中隨意來往，像一隻雀鳥，有時好飛到樹林裏，有時好在果樹中和花叢裏飛舞。「我活潑可愛的埃利耳，」伯斯匹魯在將要釋放他的時候向他說，「我不能常和你在一處了；你一定能得到自由。」埃利耳聽了很快樂，便說道，「謝謝我親愛的主人，明天你們離開這裏的時候，我要叫風浪平息，好使你們的船，一路平安的回家；主人，當我得到了自由，我的生活，將多麼的快樂呀！」說完，他便高聲唱

着這清脆悅耳的歌曲：

『蜜蜂在何處採蜜，我也要去採；

在我疲乏的時候，便在花蕊裏安睡：

夏季過了以後，我將多麼的快樂，

可以靠着蝙蝠的背而飛翔。

我現在是快樂，真真的快樂，

住在芬芳馥郁的花卉之下。』

於是伯斯匹魯把他魔術的書籍和一根魔術棒，都深深的埋在地底下，因為他決志不再需用魔術了。他既已克服了他的仇敵，並且同他的弟弟和內布爾士國王，已和好如初，所以他沒有再不快樂的事情了，現在他祇有一個希望，就是重回故鄉，恢復他的王權，和參與他女兒的婚禮。他們一行數人，由於埃利耳的護送，一帆風順，不久就到達了內布爾士。

仲夏夜之夢

在雅典城裏，有一條法律，凡是雅典的人民，都有把女兒強迫出嫁的主權，不問女兒們同意與否；如果她們不服從，做父親的就可以把她們致之死地；可是這條法律，簡直沒有執行過，因為做父母的，究竟不願把親生的女兒，活活的處死。

不過在從前，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卻說有個老年人，名叫以結司，因為他女兒漢米亞，另愛上了一個少年萊生特，便反對她父親的命令，去和雅典的貴族少年狄密溪斯結婚，以結司就真的跑到雅典公爵帖蘇斯

那兒，去控訴他的女兒，請求帖蘇斯，按照那條苛暴的法律執行。

漢米亞申訴她不服從的緣故，是因為狄密溪斯從前曾愛過她的一個知友海崙娜，並且海崙娜愛着狄密溪斯的深情，差不多顛倒神魂；但是這正直的理由，依舊不能感動她凶悍的父親以結司。

帖蘇斯雖則是個慈祥的公爵，可是他沒有權柄，輕易變更法律，所以他只得寬限漢米亞四天的功夫，叫她去考慮一下：如果四天後依舊反對着，那末就要處以死刑。

當漢米亞退出了法庭，就跑到她愛人萊生特跟前去，告訴他所處的困難，她現在祇有兩條路好走，不是放棄萊生特，去和狄密溪斯結婚，便是受法律的制裁，去就死刑。

萊生特聽了這兇惡的消息，就非常悲痛；他回想到他有個姑母，是住在離雅典幾十里的一個地方，是雅典那條苛律所不能及到的，（按這條苛律，祇限在雅典城可以施行）所以他就叫漢米亞在那天夜裏，從她父親的地方逃出來，好一同到他姑母家裏去結婚。「我必定在離城不遠的森林裏，等候着你，就是在五月裏，我們常和海崙娜一同去散步的那個森林。」萊生特說。

漢米亞對於這個提議，很表贊同；她把這逃走的事情，除掉告訴他的朋友海崙娜以外，沒有給第二個人知道。誰知海崙娜竟把這樁消息，去告訴狄密溪斯，（女子往往為着愛情，做出愚笨的事來，）她明知洩漏她朋友的祕密，沒有好結果的，因為她知道，給狄密溪斯知道了，他一定要去追逐漢米亞的。

萊生特和漢米亞約定相會的地方，就是許多仙童仙女喜歡流連的仙林。仙人中也有天帝和王后，仙王名叫阿別龍，仙后名叫帖旦尼，仙王和他們一羣隨從人員，剛巧在那天晚上，在森林中舉行夜宴。

事情真不幸得很，正在歡宴的時候，仙王和仙后，竟發生了失和的事情，互相爭吵着，嚇得那班侍候的仙人，都爬到橡子的蒂裏去躲藏起來了。

至於他們失和的原因，是爲了帖旦尼不肯把換來的一個孩子，給阿別龍做侍僮，這孩子的母親，原是帖

旦尼的朋友，她死了以後，帖旦尼就把這孩子，從保姆那裏偷了來，在森林中撫養他。

萊生特和漢米亞相約的那天晚上，帖旦尼也正同着她的宮娥們，在仙林中散步，她遇到阿別龍和一隊侍候的仙人。

『喂！驕傲的帖旦尼，這實在是不幸的相會。』仙王說。

『什麼，妒忌的阿別龍，是你嗎？仙女們，我們趕快離開這裏罷；我已經宣誓過不再和阿別龍做伴了。』仙后說。

『且慢，且慢，鹵莽的仙女，我不是你的丈夫嗎？你爲甚麼要干涉我？快把那孩子給我做侍僮。』阿別龍說。『你休妄想，即使你拿整個的仙國，也換不到我這孩子呢。』仙后這樣的回答，於是就離開他走了，這時阿別龍卻很發怒的說道，『好，你走罷，在明天黎明之前，我必定要來報復你。』他便立刻召了他最喜愛的樞密大臣布克來。

布克（有時人家叫他好魯濱）是個奸猾的小鬼，時常在附近的鄉村裏，和人家惡作劇；有的時候，他走到牛奶房裏去撒牛奶，有的時候，他把那輕飄的身體，投到牛奶桶裏去，因此牛奶也就變爲無用了；他有時又喜歡到釀酒缸裏去惡作劇，把缸裏的酒都流出來。有時當幾個鄉友在一塊兒喝酒的時候，布克就跳到他們的酒杯裏面，變成一隻熏蟹，當老婆婆去喝的時光，就鉗住她們的嘴唇，並且把酒濺到她們的面頰上；又當老婆婆坐着講些悲哀的故事，給鄰居們聽的時光，布克就把她坐的櫈抽掉，於是這可憐的老婆婆就跌了一交，弄得四週閒談的人，拍手大笑。

阿別龍向布克道，『布克，你去替我找些愛懶花來，牠的花汁，滴在睡着人的眼簾上，他們就會愛上醒過後首先看見的東西。在帖旦尼睡着的時候，我要把那花汁去滴在她的眼簾上，她就會愛上醒來所看見的第一樣東西，不論是一隻獅子，是一隻熊，或是一隻猴子；我也另有方法，使花汁的迷醉性消散，可是一定要她把

那孩子給我做侍僮以後，我才施以另一種的符咒。」

布克這個東西，是素來喜歡惡作劇的，他聽見了他主人的吩咐以後，十分喜悅，就立刻遵命去找花。當阿別龍在等着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狄密溪斯和海崙娜，先後的走進樹林來；他又聽見狄密溪斯在責備海崙娜，不應該跟着他走，狄密溪斯說了許多兇厲的話，可是海崙娜依舊和顏悅色的勸告他，說他從前是多麼的愛她，現在怎麼看她好似眼中釘一般，狄密溪斯便立刻轉過身來就走，留她一個人在那裏，希望給野獸吞吃，可是海崙娜盡力的在後面追逐着。

阿別龍對於一班有真心的情人，很表示友愛，所以他看見了這種情景，很憐憫海崙娜。這個時候，布克帶了小小的紫紅花回來了，阿別龍就對他說，「在這個森林裏，有個嬌豔可愛的雅典姑娘，愛着一個少年，那少年卻輕蔑她；如果你看見那個少年在睡覺，你就把一些花汁滴在他的眼睛上，最好設法叫那個姑娘坐近他的時候，把花汁滴上去，好叫他一張開眼睛，首先就看見那個被輕視的姑娘。你將看見一個穿雅典服裝的少年，那就是他。」布克便允許着去做了。阿別龍也走到帖旦尼的寢宮，她正在預備安眠。她的寢宮，是在一條溪水旁邊，那裏生長着五顏六色，芬芳觸鼻的花卉。她常在那裏，過她一部分的黑夜；她拿光滑的蛇皮，做她的被單，雖則蛇皮是很狹小的，但是足夠包着這仙女了。

阿別龍到了那裏，帖旦尼正在吩咐那羣仙女，她吩咐她們道，「你們中間，幾個人替我去除滅玫瑰花裏的害蟲；幾個人去擊打蝙蝠，把牠們的翅膀拿來，好做我的外衣；幾個人再去給我看守着那喧鬧的貓頭鷹，不要使牠近着我，妨害我的安眠；可是在你們沒有出發之先，要唱着歌，好使我入睡。」於是她們便開始唱這催眠歌：

你們這花斑蛇和多針的刺蝟，
請你們不要出現，

壁虎和蚯蚓，

也不要走近我們的仙后。

黃鶯呀！你那清脆悅耳的歌曲，

請當我們的催眠歌唱着，

睡罷，睡罷，快睡罷；睡罷，睡罷，快睡罷；

請你們不要到我們姑娘的跟前，

來傷害，來攪擾，來迷惑；

好使她很幽靜的安睡一夜。

當那班侍候的仙女唱完催眠歌以後，就去做她們主婦吩咐她們的工作。阿別龍便輕輕地跑到帖旦尼跟前，把幾點花汁，滴在她的眼簾上，並且說着，——

你醒過來首先看見的東西，

你就真心的愛他罷。

卻說漢米亞自從那天晚上逃出來以後，就向約定的地方走去。當她走進森林的時光，她的愛人萊生特，早就在那兒等候着了。他們倆遇見了，便一同到萊生特的姑母家裏去，可是他們在樹林裏走得一半路程的時候，漢米亞已覺得十分疲倦了，她的愛人萊生特，不忍心讓她再走，便勸她在那溪水邊的青苔上休息，待天亮了再走，他自己呢，躺在離她不遠的地方，不久他們倆都睡着了。正在這個時候，布克也尋到這裏來，他看見了這漂亮的少年，身上又穿着雅典的服裝，在他的旁邊，更睡着一個美麗的姑娘，布克便確定他就是他主人指定的那個人；他在想，如果那少年醒過來，一定是先看見這個姑娘，因此他就不加思索的，把紫紅花的汁，去滴在他的眼睛上。誰知這樣一來，事情竟弄錯了。海崙娜因為在追尋狄密溪斯，她偶然經過萊生特跟前，就很

驚異的去喚醒他，萊生特一張眼，便看見海崙娜，奇怪得很，萊生特被花汁滴過以後，他愛漢米亞的心，立刻烟消雲散，竟愛上海崙娜起來了。

如果萊生特張開眼睛的時候，首先看見漢米亞，那末對於布克所鑄成的錯，倒還無甚關係，因為萊生特已經很愛着漢米亞了；但是可憐的萊生特，被神仙的愛符，迫着去愛海崙娜，讓漢米亞一個人，冷清清的在半夜裏睡在森林中，這實在是一件很淒慘的事情哩。

原來狄密溪斯因為不愛海崙娜，離開她去了，海崙娜便盡力在後面追，她究竟是個女子，不到一刻工夫，連狄密溪斯的影踪，也看不見了；她便垂頭喪氣的徘徊着，在無意中走到萊生特睡覺的地方，她看見了萊生特，十分驚奇。她就去喚醒了他。萊生特一張開眼睛，首先就看見海崙娜，他立刻就用甜蜜熱情的話，同她談，並且稱讚她的美麗，遠勝過漢米亞，好像一隻鴿子，遠勝過烏鴉一般，甚至爲了愛她的緣故，情願爲她赴湯蹈火，此外更說了許多熱情的話。海崙娜明知萊生特是她朋友漢米亞的情人，並且已經很莊重的訂過了婚，所以她聽了萊生特的話，還以爲是在取笑她，她便很忿怒的說道：『咳！我爲何生來就被人家蔑視呢？被人家譏笑呢？難道我受狄密溪斯的白眼和譏刺還不夠嗎？先生，你莫非是故意假裝着愛我的樣子，向我獻媚嗎？萊生特，我總想你是個溫柔忠厚的君子呢。』她很忿怒的說着，就走開了；可是萊生特依舊在後面跟着，把睡在青苔上的漢米亞，置之九霄雲外。

漢米亞醒了過來，見四週杳無一人，便驚惶失措。她在樹林中徘徊着，不知道他的愛人萊生特，到那兒去了，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他。正在這個時光，狄密溪斯爲了尋不到漢米亞和他的情敵萊生特，走得很疲倦，便在那裏熟睡，不料被阿別龍看見了。阿別龍在諮詢布克以後，知道他把花汁放錯了一個人，現在他既已親自遇見狄密溪斯，他就把花汁滴在他的眼睛上；狄密溪斯醒了過來，首先就看見海崙娜，於是就開口向她說許多熱情話，像萊生特一樣；正在這個時候，漢米亞已跟上萊生特（因為由於布克的錯誤，現在是輪到

她去追逐她的愛人，於是萊生特和狄密溪斯兩個人，受着愛符的力量，就同時在和海崙娜說情話。

海崙娜見了這種情形，總以為是狄密溪斯、萊生特和漢米亞三個人，約同了在戲弄她。

漢米亞呢，也像海崙娜一樣的驚奇：她不知道為什麼萊生特和狄密溪斯，從前都愛過她，現在卻去愛上了海崙娜；漢米亞見了這種情形，卻不當牠為普通的兒戲。

這兩個姑娘，從前都是要好不過的朋友，現在卻變為怒目相向的情敵了。

『好忍心的漢米亞！』海崙娜說，『你指使着萊生特來攪擾我，來譏笑我；你更指使那素來恨我的狄密溪斯，叫他故意稱我是女神，是仙女，是絕世佳人，不可侵犯的天仙。他素來是恨我的，如果你不指使他，他一定不會來戲弄我的。好忍心的漢米亞，你聯絡了男子來譏諷我，難道你已忘卻我們從前在求學時代的友誼了嗎？那時我們常坐在一張椅子上，同唱歌，同繡花，好像雙胞的姊妹，很少分離開來。漢米亞，你不應該聯絡了男子，來戲弄你可憐的朋友呀。』

『我很奇怪你的話。』漢米亞說，『我何嘗譏笑你，你似乎在譏笑我呢。』

『咳，你真忍心，還假裝着莊重的面孔，在我後面向我扮鬼臉，兩個人眉來目去的戲弄我。如果你有些憐恤和顧念人的心腸，你就不會叫我這樣痛心了。』海崙娜這麼回答。

當這兩個姑娘在發怨言的時候，狄密溪斯和萊生特，就離開她們，跑到樹林裏，去爭奪海崙娜。兩個姑娘也就各自分離，去找尋她們的愛人。

他們都離開了以後，在竊聽他們爭論的仙王，就問布克道，『布克，你鑄成這個大錯，是忽略呢，還是故意呀？』

『仙王，這實在是我無意弄錯的，你不是告訴我那男子是穿着雅典的服裝嗎？可是，雖則弄錯，倒怪有與趣呢。』布克這樣回答。

阿別龍便說道，『事情既然如此，那末你現在去這樣做：在今天晚上，你要乘着狄密溪斯和萊生特在爭鬥的時候，你快去起一層很濃厚的霧露，好使他們彼此不能見面。你要假裝着他們的聲音，辱罵他們，叫他們聽了，還以為是他情敵的聲音，好跟着你走。你只管領他們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他們疲乏了不能再走為止；如果你看見他們是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種花汁，滴在萊生特的眼睛裏，等他醒了過來，他就會忘記他的新愛人海崙娜，重新去愛漢米亞；這樣，那兩個美麗的姑娘，就會很快樂的去各愛各的情人了，他們會覺得過去的事情，好像是煩惱的惡夢一般。布克，你快點去做罷，我要去看看帖旦尼已愛上了什麼沒有。』

帖旦尼在那裏睡覺，還沒有醒，阿別龍忽見一個村漢，也睡在離帖旦尼不遠的地方。『這個村漢，要做爲帖旦尼真正的愛人了。』阿別龍說，他說完了，便把一個驢子的頭，急忙套在村漢的頭上；因爲裝得很相稱，所以看起來好像是在他自己的肩頭上一般。阿別龍雖則很輕的把驢頭套上去，可是卻觸醒了那個村漢，他就站起來，向着仙后所睡的亭子裏走去，他並不知道阿別龍向他所做的事情。

帖旦尼的眼睛，因爲被滴了花汁的緣故，她醒了過來，一看見那個套驢頭的村漢，就驚訝的說道，『呀！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天使了，請告訴我，你的聰明，是和你的美麗相稱嗎？』

『太太，如果我有智慧，能在這樹林中找到出路，就算達到目的了。』愚魯的村漢說。

『你不要離開這樹林罷。我不是一個平凡的神仙。我愛你。你現在和我一同去，我要叫許多仙女，來侍候你，』被迷戀着的仙后這樣說。於是她便叫了四個仙女來，她們的名字，一個是叫豌豆花，一個叫蛛網，一個叫燈蛾，還有一個叫芥子。

仙后便吩咐她們道，『你們要好好的服侍這可愛的少年；要在他的面前舞蹈，歌唱；給他吃葡萄和杏梅，還要給他吃野蜜。』她又對村漢道，『少年，你走來同我一起坐，讓我玩玩你那可愛的毛面，美麗的驢子呀！讓我吻吻你那悅目的大耳罷。』

「豌豆花在那兒？」村漢問，他並不十分介意着仙后的獻媚，倒反注意着幾個侍女。

「先生在這裏，」豌豆花回答。

「快來給我抓頭，」村漢說。「蛛網在那兒！」

「在這裏，先生，」蛛網回答。

「好蛛網先生，」愚魯的村漢說，「快給我那隻蜜蜂殺死；好蛛網先生，快替我拿蜜袋來。你的舉動不要太魯莽，當心勿把蜜袋弄破了，也不要把好好的蜜流出來。芥子在那兒呀？」

「在這裏，先生，有甚麼吩咐？」芥子問。

「沒有甚麼事情，好芥子先生，」村漢說，「不過叫你幫着豌豆花先生，給我抓癢；我要到理髮所去修面呢。」

「我的愛人，你要吃些什麼？我要打發一個侍女，去找尋些硬殼果給你吃，」仙后說。

「我寧願吃一把乾豌豆，但是，現在請你們一個人也不要作聲，因為我想睡覺哩。」村漢說。

「那麼你就安睡罷，我要把你抱在懷裏睡。我愛你，我真真的愛你呀！」仙后很熱情的說。

這時仙王阿別龍，見村漢睡在仙后的懷裏，於是就跑到她跟前，責備她不應該向一隻驢子，濫施愛情。這實在叫仙后無從推諉，否認，因為那村漢，剛睡在她的懷裏，並且她還替驢子的頭上，戴着許多鮮花。

阿別龍嘲弄了她一會，就開口向她要孩子；帖旦尼因為被她丈夫發覺了另結新歡的醜態，覺得很羞愧，也就不再敢拒絕他的要求了。

阿別龍既已得到那孩子做侍僮，他便發生憐憫帖旦尼的心腸，憐憫她所受到的凌辱，於是他就把另一種花汁，滴在帖旦尼的眼睛上，帖旦尼立刻似夢中初醒一般，神志也復了原狀，並且一面驚訝，一面怨恨着方才愛戀着的怪物。

阿別龍便把驢頭，從村漢的頭上拿掉，讓他繼續地睡眠。

仙王和仙后，現在既重歸和好，於是他就把那兩對情人的歷史和爭鬪，告訴帖旦尼；帖旦尼因為急欲知道他們的結果是怎樣，便立刻和她的丈夫，一同去看了。

他們走了不久，忽然看見狄密溪斯和萊生特，同着那兩個美麗的姑娘，都睡在相離不遠的地方，布克便乘這機會，要將功贖罪，竭力的把他們拉攏在一起，並且很小心的把萊生特眼睛上的魔符，用解毒藥把牠消除。

漢米亞首先蘇醒過來，她忽然看見失踪多時的萊生特，離她不遠的地方睡着，於是便注目看着他，並且在詫異他的變心。這時萊生特也醒了過來，他一看見他親愛的漢米亞在旁邊，便油然而發出他愛戀她的心，像從前愛她一樣，原來他現在的神志，已經清醒過來了；於是他們倆便互相談着那天夜裏的奇遇，懷疑着這究竟是眞的遭遇，還是不約而同的做了一個迷夢。

這個時候，狄密溪斯和海崙娜，也蘇醒過來了；海崙娜從前的煩惱和忿怒，已給一場熟睡所消散，她現在很喜歡接受狄密溪斯的情話，並且知道他現在乃是真情實意的愛她。

漢米亞和海崙娜兩個姑娘，先前是冤家，現在也重變爲眞誠的朋友了；從前所講的怨言，彼此也都寬恕，於是她們倆便和平靜氣的，商議着對於目前的辦法。後來他們大家都贊同了一個妥善的辦法，就是狄密溪斯情願放棄他固有的要求，不再想娶漢米亞做妻子，並且他情願到漢米亞的父親跟前，去解釋，叫他取銷判決漢米亞將受的死刑。正當狄密溪斯動身到雅典去的時光，很湊巧的遇見了以結司，原來以結司也正來到森林裏，找尋他逃亡的女兒。

以結司既知道狄密溪斯不願意再和他的女兒結婚，也就同意了漢米亞的要求，去和萊生特結婚，他說一定要在第四天舉行婚禮，那就是她原來要受死刑的一天；在那天，海崙娜也同意着和她親愛的狄密溪

斯結婚了。

仙王和仙后，看見他們有這樣快樂圓滿的結局，也非常高興，於是這班仙人，決定在他們舉行婚禮的一天，在仙人國裏要大張喜筵，並且預備着各種的遊藝，來慶祝他們的成功。

現在如果有人對於上述的故事，不以爲然，認爲是太奇怪了，不足置信，可是讀者要知道，上述的奇遇，都是夢中的幻象，深望讀者對於這篇仲夏夜之夢，勿加以無謂的批評。

冬天的故事

理洪德斯是西西利的國王，王后漢密溫，美麗而且賢淑，伉儷間的感情至篤。國王有了這位賢內助，心裏也非常知足。他有一個幼年時代的好同學，名叫保力蓀，是波希米亞的國王，他們從小就在一處，自從彼此接了王位以後，乃天各一方，沒有會面的機會，雖則他們倆常通音信，禮上往來，理洪德斯總想要看看這位多年未見的老友。後來經過再三的邀請，保力蓀才從波希米亞，來到西西利，拜望理洪德斯。

理洪德斯一旦看見了這位多年未遇的老友，自然，心中充滿着快樂，他就把這幼年時代的朋友，介紹給王后認識。他們便大談其以往的事蹟，如求學時代的生活，和幼年時代所做的各種遊戲，王后在旁邊聽得，也津津有味。

保力蓀住了好多日子，便預備回國。理洪德斯留他再住幾天，他因着國事待理，未便久留在外面，所以一定要回去，但是後來經過王后漢密溫的勸留，保力蓀竟就答應再住幾個星期。這麼一來，雖則國王深知他的老友和愛妻，是誠實的，賢淑的，卻不免引起了他嫉妒之心。王后在保力蓀面前的一舉一動，原想要得她丈夫的喜悅，誰知倒反增加了她丈夫的忌恨。多年的老友，感情至篤的丈夫，現在竟一變而爲慘無人道的殘酷者。

他於是吩咐一個大臣開密羅，去設法毒死保力蓀。

開密羅是個明達人，他深知洪德的懷疑，是無中生有，所以他非但不去毒死保力蓀，倒反把這消息去告訴他，並且約同了他，一同逃回波希米亞去。此後開密羅便常住在王宮裏，和保力蓀做了知己的朋友。

西西利王得悉了開密羅逃走的消息以後，他怒不可遏，便走到王后的房裏，遷怒在她身上，那時王后正和愛子馬米拉司坐在一處，聽他講故事，國王進來了，先把孩子領開，然後吩咐侍衛，把漢密溫下在監獄裏，關禁起來。

馬米拉司雖則還是個幼年的孩子，可是他天資聰穎，也很愛他的母親；他目見母親這樣受凌辱，他竟爲她悲痛得患起病來，寢食既然減少，人也日漸消瘦起來，瘦弱得將要死了。

國王把王后關禁在監獄裏以後，他就吩咐兩個大臣，一個叫克利門，一個叫狄洪，到底福司阿普羅神廟裏去求籤，一問王后究竟有否苟且的行爲。

且說漢密溫進了監獄，不久便產生了一個女孩，美麗得非凡，倒給與漢密溫不少的安慰。她向孩子道，『可憐的小囚犯，你是同我一樣的無罪呀。』

漢密溫有個貴族的朋友，名叫寶林娜，是西西利大臣恩帖供斯的妻子，性情很和善；她聽見王后產生了一個孩子，就立刻跑到監獄裏，向獄婢愛密拉道，『請你去告訴王后，她如果信任我，叫她把才生下的孩子交給我，我好把孩子抱到國王跟前，他看見了這孩子，或許會有哀憐的心腸，把王后釋放出來，也未可知。』愛密拉回答道，『賢慧的太太，我必定遵着你的吩咐，去告訴王后，她今天正希望着有個勇敢的朋友，來把孩子抱到國王那裏去呢。』

『請你再告訴王后一聲，我在她丈夫面前，必定肯勇敢的爲她辯護。』寶林娜說。

『你這麼仁慈，願上帝永遠的祝福你！』愛密拉說。於是他就走到漢密溫跟前，把寶林娜的吩咐，一一稟

告給她聽。漢密溫聽了，便很高興的把孩子給寶林娜抱去，因為她知道捨寶林娜外，沒有人再有勇敢，把孩子抱到國王面前去了。

寶林娜就抱了孩子，鼓着勇氣，走到國王面前，把孩子放在他的腳前，很莊嚴的替漢密溫辯護，責備他那苛暴的手段，不應該加在無辜妻子的身上，並且哀求他大開恩門，速速釋放他的妻子和孩子。可是寶林娜的苦諫，非但不能觸動他的慈心，倒反增加了他的忿怒，他就吩咐侍衛，去叫她丈夫恩帖供斯來，把她領回去。

寶林娜臨走的時候，就把孩子留在國王的腳前，希望他獨自存在的時候，會可憐這孤苦的孩子。

誰知國王依舊毫無體恤孩子的心腸，倒反吩咐寶林娜的丈夫恩帖供斯，把孩子送到荒島上，去餓死她。恩帖供斯沒有開密羅大臣那樣仁慈，他就依照國王的吩咐，立刻把孩子抱到船裏，送到荒島上去。

這時國王的餘怒，還沒有息，他就不等克利門和狄洪兩個使者的回音，立刻下令，把漢密溫提到法庭，要當衆審判，不管她產後的身體，有否復原，也不管她的心坎裏，是多麼的憂傷。可憐的王后，像囚犯似的立在許多大臣，判官，和貴族們的面前受審。正在審問的時光，克利門和狄洪兩個使者，走進來了，手裏拿着黃紙封好的籤訣，國王便下令啓封，叫侍臣高聲朗誦，籤訣上說：——「漢密溫無過，保力蓀亦無可示罰，開密羅素稱忠實，理洪德斯乃妒忌之暴君，如不使被棄者歸，國祚將滅。」國王聽了，不信是真的，說是王后的朋友假造的，他乃吩咐判官，進行審問，正在吩咐之間，一個僕役忽然走了進來，報告國王說，王太子馬米拉司，因為聽得他母親被審的消息，憤悶得過份而死了。

漢密溫一聽得這悲慘的消息，她立刻暈眩了過去；這時理洪德斯的心腸，也就軟化了下來，他看見可憐的王后，暈眩得不省人事，便吩咐寶林娜和侍女們，把他領開，好好去使他清醒。不到一刻工夫，寶林娜忽然進來報告國王，說漢密溫也一命嗚呼了。

理洪德斯聽見了這個噩耗，非常的悲痛，懊悔當初不應該待她這麼苛暴，她實在是個無罪無辜的好人。

國王到現在，才相信籤訣上的話是真的，但是想到籤訣上還有『如不使被棄者歸，國祚將滅』的一句，他目前被棄的，無非就是從前被放在荒島上的女兒，於是他決計要設法去把她找回，好做他的後嗣。

卻說國王的嬰孩，被殘暴的恩帖供斯帶了出去，便趁着船出國，不料那隻船被風浪所驅，竟吹到波希米亞的海岸，就是保力孫國王的領土，恩帖供斯就在那裏上了岸，把孩子丟着就走。

恩帖供斯正想回到船裏的時候，忽然從樹林中奔出一隻熊來，那隻熊看見了恩帖供斯，就很兇猛的向前直撲，把他的身體，扯得粉碎，血肉模糊，慘不勝睹，恩帖供斯的性命，就此告終，這也許是他殘暴的報應吧！

卻說孩子被拋棄的時候，衣服著得很富麗，上面還嵌着貴重的珠寶，這服裝還是她母親預備她去見父親的時候，穿上的呢。恩帖供斯還在孩子的衣襟上，扣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孩子的名字叫普狄脫，並且隱隱的說明，這孩子是貴族出身，不過命運很壞罷了。

後來這可憐的孩子，被一個牧羊人所拾得。原來這牧人富有仁慈，他偶然看見了普狄脫，便把她抱到家裏，叫妻子好好撫養着。他們素來是很貧窮的，孩子身上既有如許珠寶，就拿下來去換錢，然後再去添羊羣，置產業，他們竟立刻變成富裕了。可是這樣暴富，又怕人家懷疑，因此他們就搬到另一個地方去暫住。他們把普狄脫，當爲自己的孩子撫養，普狄脫呢，也只知道她就是牧人的女兒。

普狄脫長得秀麗可愛，雖則她沒有受到高深的教育，可是她天資聰穎，態度端方，有大家閨女的風味，這都是從她賢淑的母親，遺傳給她的。從普狄脫的行爲上看來，一望而知她是做官人家的出身。

波希米亞的國王保力孫，祇有一個兒子，名叫福羅西，年紀還很輕。他很喜歡打獵，因此，他常到牧人住宅的附近去找野獸。有一天，他在無意中看見了普狄脫，見她如此美麗，驚爲仙女，又見她的舉動，像大家閨女，他頓時就生出愛慕她的心。他於是立刻改名叫陶立克司，扮着一個平民的樣子，常去牧人的家裏。保力孫見愛子常在外面，很爲此驚疑，他就打發一個僕人，出去偵察，偵察的結果，僕人才知道太子已戀上一個牧人的女

兒。

國王聽了這個消息，很不以為是，他於是去叫從前救他性命的忠臣開密羅來，預備兩人同去看看那個牧人。

國王和開密羅，便扮着平民的模樣，走到牧人家裏，那個時候，牧人家裏正爲着慶祝剪羊毛的收成，大張筵席；他們倆雖則是生客，可是按他們的風俗，這種宴會，不論任何人，都受歡迎的，所以保力菴和開密羅也就參加了他們的宴會。

宴會中充滿着歡樂和笑聲，酒席布置得也很豐美。男女老少，歡聚一堂；孩子們在草地上跳着舞着，少年們在門前，向小販買緞帶，買手套，買玩具，忙個不了。福羅西和普狄脫兩個人呢，面對面的坐在很幽靜的地方，談笑着，好似比什麼都感到有興趣。於是國王裝得像平民一樣，不給他兒子認識；他就走近他們倆談話的地方，聽他們是談些什麼。國王看見了這位秀麗溫雅的姑娘，十分驚異；他就向開密羅道：『在平民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姑娘像她這麼美麗；從她的言行看起來，好像在她的地位之下，不配有這樣莊重尊貴的女子呢。』

『她真是鄉間的翹楚，』開密羅回答。

『好朋友，請你告訴我，同你女兒在談話的那個少年是誰？』國王問那老牧人。

『人家都叫他陶立克司，他說他愛慕着我的女兒。假如他能娶她，還可以得些財富呢，也許他連夢也沒有做到。』牧人回答。他這樣說，意思就是從前孩子身上的珠寶，還留着的一部分，做她出嫁的粧奩哩。

保力菴便向他兒子道：『少年，你的心好像給別樣東西佔據着，早不在宴會上了。當我年青向女性求愛的時候，總買些禮物去送給愛人；你卻讓門外的小販走開，一樣東西也不去買給你的愛人呀。』

王太子還不知道同他談話的，就是他的父親，他便回答道：『老先生，你說得一點不錯，可是這位姑娘，倒

並不注重這些小事；她所希望的禮物，乃是我的一顆心。」他於是又轉過身去，向普狄脫道：「普狄脫，請聽我說，在這位老先生的面前，他要聽見我向你所發的誓言。」福羅西便請這位老人家，做臨時的證人，證實他向普狄脫所許的婚約，他便向那老人道：「請你注意着我倆的婚約。」

「小子，注意你們的離婚吧！」國王說着，便立刻脫去他平民的服裝，叫他認識是他的父親來。於是保力孫責備他的兒子，竟敢和下等階級的女子訂婚，他又拿種種凌辱的話語，來責罵普狄脫，恐嚇她如果再要誘惑他的兒子，那末就要把她和她的父親，置之死地。

國王很忿怒的立刻離開了他們，並且叫開密羅，跟着福羅西走。

普狄脫姑娘受了這一翻辱罵，倒反激動了她貴族的本性，她說道：「雖則我們的親事，還沒有成功，我是一點不在乎；我幾次要開口告訴他，太陽光既照到華麗的王宮，也一樣的會照着我們的茅舍，並沒有貴賤之分，一律平等的看待。」於是她很悲傷的說道：「現在我已經從夢中醒來，知道我不再能做王后了。先生，請你離開我去罷；我要去擠牛奶了。」

仁慈的開密羅，聽了這翻合理的言辭，很以為然；他又見王太子熱戀着這姑娘，於是他想出一種方法，來把他們倆撮合。

開密羅早就聽聞西西利王理洪德斯，已經真真的悔悟了；開密羅雖則和保力孫很親密，可是他極希望能回到故鄉去，看看他先前的主人。他於是就向福羅西和普狄脫提議，大家一同逃到西西利去，受理洪德斯的保護，並且由他去向保力孫調解，允許他們結婚。

他們聽了這個提議，很表贊同；於是開密羅私下準備行裝，好候着機會逃走，並且允許和老牧人一同逃走。

老牧人也很願意和他們偕同出走，他就帶了普狄脫身上餘留下來的珠寶，嬰孩時代所著的衣服，和從

前扣在她衣襟上的一張字條，一同出發。

他們一行幾個人，趁着船，不到幾天，很平安的到達了西西利。這時西西利的國王，依舊終日爲着亡妻漢密溫，和被棄的孩子憂傷，他一看見從前的老友開密羅，和波希米亞的太子一行數人，就竭誠的招待。王太子也把普狄脫介紹給王，國王一見普狄脫，立刻悲從中來，因爲他見普狄脫的相貌，酷似漢密溫。他於是悲慘的說，假如他不把自己的女兒拋棄，那末無疑的，她現在也一定像這位姑娘美麗可愛了。他又向福羅西道：『從前我和我的父親失和，甚至彼此絕交，現在我很希望能重和他見見面，恢復往昔的友誼呢。』

老牧人聽得國王說，從前曾拋棄過一個嬰孩，並且還聽得他說被棄時候的情形，和所著的衣服，老牧人把年代一算，正是他收留普狄脫的那年，因此他就在懷疑，疑心普狄脫或許就是國王的棄女罷。

這時寶林娜也在旁邊聽着。牧人就拾得棄女的情形，和恩帖供斯被野熊撲殺的慘狀，一一同他們講來。同時他把包孩子的抱裙，孩子身上的珠寶，和扣在孩子身上的一張字條，都拿出來給他們看。國王和寶林娜看了，沒有一樣不和從前被棄的嬰孩符合，因此他們斷定普狄脫就是理洪德斯的親生女兒。寶林娜聽得她丈夫死亡的消息以後，便痛哭起來；她又因着多年被棄的公主，現在已長大成人，重聚骨肉之樂，不覺又替國王歡樂。理洪德斯既得了親生女兒，他悲哀他的亡妻，不能再看見這個孩子，悲哀得竟好久說不出話來，但嗚咽的說道：『咳，你可憐的母親，你可憐的母親！』

寶林娜卻先開口說話，打破了那又喜又悲的空氣。她說她家裏新近請了一個意大利的雕刻家，雕成一個漢密溫的肖像，假如國王肯去看看，他一定會認她是真的漢密溫哩。國王因爲急欲看看他的亡妻，同時普狄脫也渴望着要看看她從未見過的母親，所以他們就立刻出發，到寶林娜家裏去了。

他們到了寶林娜家裏，寶林娜就把布幕揭開，國王一見石像，看上去和真的漢密溫，絲毫沒有兩樣，於是又激動了他的悲哀，悲傷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國王，你這樣驚奇，難道這石像不像王后嗎？』寶林娜問。

過了很久，國王才開口道：『呀，她這麼神氣的站着，真好像我從前向她求婚時候的神采呢。但是，寶林娜，漢密溫活着的時候，好像沒有這樣年老吧。』

『這才顯得出雕刻家的本領呀，他會預料二十年後的面容，所以這樣刻法。先生，讓我把布幕拉攏來罷，免得你多看了，格外要引起你的悲哀。』寶林娜說。

『請不要把布幕放下，寶林娜。喂，開密羅，你看見她在呼吸嗎？她的眼睛還在轉動着呢。』理洪德斯說。

『國王，我一定要把布幕放下來了。你已經看得心蕩神怡，所以當她是活了。』寶林娜說。

『呀，寶林娜，讓我來回想二十年前的情況罷。怎麼我又看見她在呼吸哩。難道雕刻家竟會雕出呼吸來嗎？讓我前去吻她一下罷，你們不要笑我在發瘋。』理洪德斯說。

『那是不可以的，國王，她嘴唇上塗的紅色，還未曾乾呢，吻了要染到油漆的。現在我可以放下簾子嗎？』寶林娜問。

『且慢，二十年的情況，我還沒有想完呢。』理洪德斯回答。

這時普狄脫卻跪在石像的面前，很幽靜的在敬仰她母親的慈容；她說道：『我喜歡常留在這裏，看看我親愛的母親。』

『國王，你不要這樣心神不定，讓我快些下幕罷，否則我要給你看更奇妙的事蹟了。我還能用方法，使她真真的行動，從那石座上走下來，用手來拉你呢。你一定以為我是在用魔術，其實不是魔術呢。』寶林娜說。

『我很喜歡看她能行動，也很喜歡看她能說話。』國王很驚愕的說。

於是寶林娜吩咐奏起早先預備好的音樂來，在幽揚莊嚴的樂聲裏，雕像乃從石座上走下，伸出她的雙手，抱住理洪德斯的頸項，開始講起話來，並且為他和新近找到的孩子祝福。在場的衆人看了，沒有一個不在

驚奇。

原來這個雕像，乃是真真的王后假裝的。寶林娜因為要拯救漢密溫的性命，所以故意騙國王，說她已經死了，好使他的忿怒消失，其實漢密溫是好好的住在寶林娜的家裏呢。漢密溫雖則早已饒恕了她丈夫待她一切的苛暴，可是她仍顧慮着，痛傷着她女兒所受到的苛暴呀。

多年悲痛着的理洪德斯，現在卻快樂得無窮，因為他死去的妻子復活，失去的女兒復得，實在再沒有什麼，能使他比這些更感快樂了。

這時的廳堂裏，祇聽得慶賀的聲音，和表示親愛的敘別。一對快樂的父母，爲着福羅西愛上了他們的女兒，表示謝意；並且還感激那位老牧人的撫養。開密羅和寶林娜呢，親眼得見他們有這樣美好的結局，心中也都充滿着喜樂。

卻說波希米亞的國王保力孫，自從他愛子出走以後，切心要把他找回來，依他想去，一定是給開密羅帶到西西利去的，因為他常聽得開密羅說，要回到故鄉去；保力孫就立刻準備着行裝，動身到西西利去。他到了西西利，便進入王宮，這時理洪德斯正在慶祝着骨肉團圓的時光呵。

保力孫這時也替他們快樂，他饒恕了理洪德斯從前待他一切的苛暴，嫉妒，並且兩人重復恢復了童年時代的友誼。保力孫現在也不再反對他兒子去和西西利的公主結婚了。

在萬分痛苦中忍耐着的漢密溫，現在便是她獲得報酬的時候。這位賢淑的王后，此後得再能和她的丈夫過那甜蜜快樂的生活。

無爲的紛擾（或名）舌戰因緣

在墨西哥的王宮裏，有兩個姑娘，年紀都還很輕，一個名叫西路，一個叫裴凱西。西路是墨西哥統領內德的女兒，裴凱西是統領的姪女。這兩個姑娘的性情，各有不同，裴凱西活潑好動，西路則莊重喜靜，因此西路常常給她的堂妹，取笑着，戲謔着。

那時有幾個少年軍官，方才從戰場上凱旋回去，他們經過墨西哥的時光，乘便去看看理內德。內德中有一個叫頓裴羅的，是阿雷供的王太子，一個叫格老丟，是佛羅倫斯的長官，還有一個叫朋狄克，很聰慧，是巴度地的官員。

這三個朋友，從前都已到過墨西哥，所以他們都認識那兩個姑娘，並且和她們很熟悉。

朋狄克進了宮室，便滔滔不絕的和理內德、頓裴羅高談闊論。裴凱西原來也是個健談者，她見朋狄克口若懸河的談着，她便打斷他的談論，說道：『朋狄克先生，你這樣不斷的講着，並沒有人在注意聽你呢。』朋狄克的性情，和裴凱西一樣的浮躁，他聽見了這，心裏很不高興，他想這種沒禮貌的話語，不應該出諸大家閨秀之口，他又想起前次來到墨西哥的時候，裴凱西也常拿他來開玩笑。總之，他們倆不遇則已，假如一碰到，總是針鋒相對的辯論，譏諷，結果弄到不歡而散。所以這次裴凱西打斷朋狄克談話的時候，他就向裴凱西說道：『怎麼，姑娘，你還活着嗎？』這樣一來，舌戰就重復開始起來了。裴凱西明知朋狄克是個戰場上的勇士，可是她故意譏諷他，說她能夠把他殺死的人，一個個的吞下去。她又見頓裴羅太子，很喜歡在聽朋狄克談着，她就格外不快活，稱朋狄克是替太子說笑話的人，朋狄克聽到了這譏諷，比任何的譏諷，更要難受。裴凱西譏刺他是個懦夫，他倒還不在意，因為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勇士；但是現在裴凱西稱他是替太子說笑話的人，這無異說他是個小丑，所以朋狄克聽見了，非常痛恨。

這時那個溫雅靜默的西路，很幽靜的在貴客前聽着，格老丟在私下稱贊她，覺得她比從前，更是秀麗可愛了，太子呢，很有趣的在欣賞朋狄克與裴凱西談諧的談話，他輕輕向理內德道：『這真是個樂觀的姑娘，假

如她給朋狄克做妻子，再配沒有了。」

「不行，先生，如果他們倆結了婚，那末不容過一星期，兩個人必定要辯論得發瘋哩，」理內德回答。雖則理內德不贊成他們倆結爲夫婦，可是太子極願意把他們撮合呢。

當太子和格老丟從王宮裏回去的時候，格老丟滿口讚美着西路，說她是多麼的溫柔而幽靜，太子知道格老丟有心於西路，便問他道：「你愛慕西路嗎？」格老丟回答道：「呀，先生，前回我在墨西那的時候，是用戰士的目光去看她，那時忙着打仗，也無暇去談戀愛；現在戰爭已告結束，我的腦海中，充滿着柔情蜜意，常常叫我想起，西路姑娘是多麼的可愛。」頓裴羅太子聽見了格老丟是多麼的傾愛着西路姑娘，他就去代爲要求理內德，把女兒嫁給格老丟。理內德聽了，也滿口允諾，太子既得到了她家長的同意，他認爲大事已經告成了，因爲他相信，西路小姐對於這天資卓越，受有高深學問的格老丟，必定沒有什麼異議。格老丟的親事，藉太子的幫忙，居然進行得很順利，他於是去和理內德商量，早些決定好結婚的佳期。

格老丟只要再等待幾天，就可以和他心愛的西路結婚了；佳期雖則會很快的臨到，可是格老丟已覺得一天好似一年那麼長久，心裏有些不耐煩起來了，這的確是一般青年的心理。頓裴羅太子，爲要消磨他們的時間起見，就想出一種方法，使朋狄克和裴凱西兩個勢不兩立的對頭，會發生愛情來，這發矇的事情做起來，一定能使格老丟感到日子的容易過去。格老丟一聽到這怪有趣的巧計，十分贊成，理內德也允許一同參加幫忙，甚至西路也願意相助，好使她的堂妹，得到一個如意郎君。

太子所想的巧計是這樣，男的要設法，使朋狄克相信裴凱西是在真的愛他，西路呢，要去使裴凱西相信，朋狄克已經真的愛上了她。

於是頓裴羅太子，理內德和格老丟，先去開始工作：有一天，他們看見朋狄克很幽靜的坐在涼亭裏讀書，他們就去坐在離涼亭不遠的樹林裏，故意高聲的談笑，好使朋狄克聽得；他們先隨意的談了幾句，後來太子

就問理內德道：『你前天不是告訴我，你的姪女已愛上了朋狄克嗎？真希奇，女子竟會愛上男子來。』『先生，連我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回事，她表面上還故意裝出十分恨他呢。』理內德這樣回答。格老丟爲要證實這消息起見，他說西路曾告訴過他，裴凱西是真的愛上了朋狄克，萬一朋狄克拒絕着她的愛，她一定要愁死了；對於這一層，理內德和格老丟，故意表示不能成爲事實，說朋狄克是個喜歡侮辱女性的人，尤其是對待裴凱西！

頓裴羅太子聽了他們的話，就假裝着替裴凱西可憐的樣子，他說他一定要把這消息去告訴朋狄克，格老丟故意阻止道：『不要去告訴他，告訴了他反會增加他的忿怒，並且也會增加裴凱西的痛苦。』太子便說道：『我真不明白，這樣嬌豔秀美的姑娘，朋狄克竟不會愛上她。』說完了以後，他便示意給理內德和格老丟一同離開去，好叫朋狄克獨自去想方才聽到的消息。

當他們三個人在涼亭裏談笑的時光，原來朋狄克在側耳細聽，沒有遺漏一句；當他聽得裴凱西在愛他的時候，他便自問道：『這是真的嗎？不論她是真是假，難道就隨她去嗎？』他這樣志忑的想着，待他們三個人離開以後，他自己又這樣的推想：『他們這樣正經的談着，總不會故意來惡作劇吧；況且他們是從西路那兒得來的消息，似乎很體恤這姑娘的意思。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要結婚啦，我是一個抱獨身主義者，他們都說裴凱西是個秀豔聰慧的姑娘，她真是這樣的動人呀。她並且在無論甚麼事情上，都很聰明，這樣聰明的人，竟會愛上了我，這倒有些奇怪。怎麼，裴凱西前面走來哩。今天看上去，她的確是嬌豔可愛呢，我倒來偵察偵察看，她是否在真的愛我呀。』這時裴凱西已走向前來，她用平日酸刻的口吻，向朋狄克說道：『他們差我來叫你去吃飯，這並不是我的意思呀。』『可愛的裴凱西，謝謝你，這太辛苦你了。』朋狄克回答。這是他第一次用溫和客氣的口吻，同裴凱西講。裴凱西卻粗魯的說了幾句，便離他去了，可是朋狄克以爲她這粗俗無禮貌的話，是給與愛他的暗示，於是他就高聲說道：『假如我不體恤她，我實在是個惡徒。假如我不去愛她，又無異是個』

負情的猶太人哩。我必定去要求她給我一張照片。」

這時朋狄克已陷入他們三人所設的計中了。於是西路也去設法，來愚弄裴凱西。她就叫了兩個侍女來，一個叫猶蘇拉，一個叫瑪克脫，她向瑪克脫道：「你到那面客廳裏去看裴凱西，告訴她我和猶蘇拉正在花園裏談論她的長短，叫她來竊聽。」瑪克脫便遵命去做了。

於是西路和猶蘇拉，走到花園裏。西路向猶蘇拉道：「猶蘇拉，當裴凱西來的時光，我們就在這兒散步，談論着朋狄克的事情，等我提到朋狄克名字的時候，你就故意的贊揚他，說他是個勇毅有爲的少年。我同你所談的，大都是關於朋狄克怎樣的愛着裴凱西。現在我們好開始談起來了，你看，裴凱西已在像野雞似的一起一伏躲藏着，來竊聽我們的談話了。」

「猶蘇拉，真不會的，像裴凱西這樣的好女子，那裏會肯嫁給朋狄克呢。」西路假裝着似乎在回答猶蘇拉所問的。

「你真的知道朋狄克在傾愛裴凱西嗎？」猶蘇拉問。

「頓裴羅和格老丟，都是這麼說呢，說朋狄克在十二分的愛慕着裴凱西，並且他們還請我去通知裴凱西哩；但是我勸他們，假如他們真的愛朋狄克，還是不去給裴凱西知道的好，因為知道了反不會有好結果的。」西路回答。

「當然不應該給她知道，知道了反使朋狄克沒有好處。」猶蘇拉說。

「老實說，我從來未曾看見過像朋狄克那麼少年英俊，聰明勇敢，容貌絕美的青年，而竟會被裴凱西所輕視，」西路故意的說着。

「真的，裴凱西拒絕朋狄克的追求，確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猶蘇拉說。

「但是誰敢去告訴她呢？假如我去告訴了她，她一定會笑我到不能闔口爲止呢，」西路說。

「呀！這樣，你不是辜負了你的堂妹？她經過了正確的判斷，也許不至再拒絕這才貌雙全的朋狄克吧！」
猶蘇拉說。

「他的門第很高，再加年少英俊，才貌俱全，在意大利國中，是很少有的了，格老丟也及不上他呢。」西路說。

這時西路便示意猶蘇拉，叫她轉談別的問題。猶蘇拉便開口問道：「主人，你在甚麼時候結婚呀？」西路告訴她明日就要結婚了，希望她一同到房裏去，看看幾套新做的衣服，好決定明天究竟穿那一套好。當裴凱西聽見了她們倆的談話，就非常驚異，驚異得連氣也透不轉來，待她們離開了以後，便喊叫起來道：「真有這回事嗎？我此後不應該輕蔑他了，怨罵他了。朋狄克，你儘繼續的愛着罷！我必定有以報君。」

由於頓裴羅太子的巧計，竟使素有仇恨的青年男女，一變而為親密的朋友，這實在是該慶幸的一回事。誰知西路命運不佳，在她結婚的一天，忽然使她父女倆，遇到憂傷的事情。

原來頓裴羅太子，有個後母的弟弟，名叫頓約翰，也是在戰爭完畢後，來到墨西哥的。他是個陰險奸惡的小人，專喜做好刁的事情。他恨他的哥哥，並且也恨格老丟，因為他和他哥哥友好的緣故，因此他想要破壞格老丟的親事，好使他和頓裴羅，樂極生悲。他於是去雇了一個惡棍，名叫鮑爾丘，允許做成了，給他極厚的報酬。卻說鮑爾丘和西路的一個侍女瑪克脫，素來是有情愛的。頓約翰就吩咐鮑爾丘和瑪克脫，乘西路在熟睡的时光，兩人要在臥室的窗前談話，瑪克脫必定要穿上西路的衣服，好叫格老丟見了，會誤認是西路。

於是頓約翰就跑到他哥哥和格老丟跟前，告訴他們西路是個浪漫不規矩的姑娘，因為她在半夜裏，還和男子在月下談情，假如不信，可以陪去看。格老丟聽見了，大為震怒，說道：「假若真有這件事，那末明天在行結婚禮的時候，我必定要設法來羞辱她，棄絕她。」這時頓裴羅也說道：「我是個介紹人，如果她真的不規矩，我必定來和你一同羞辱她。」

他們說完了，頓約翰便領他們一同去看。當他們將走近西路臥室的時候，他們果然看見鮑爾丘，立在窗前，和房裏的瑪克脫，憑窗談情。瑪克脫因為穿着西路的衣服，在黑夜裏看起來，他們還以為是西路呢。

格老丟見了這，認為頓約翰的話，不是偽造，他便大大的震怒。從前是多麼的愛她，現在卻恨之刺骨，他決意在明天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揭破她的姦情，好棄絕她。頓裴羅太子，也深以為然。

到了次日，就是他們結婚的日子。禮拜堂裏滿坐着佳賓。當格老丟和西路雙雙立在牧師的面前，牧師剛要開口行禮的時候，格老丟便怒聲怒色的，把西路的姦情，當着大衆，宣佈出來。西路聽了，莫明其妙。如墜五里霧中，非常的驚駭，她便溫和的問道：『丈夫為甚麼這樣胡說呀？你莫非是神經錯亂了嗎？』

理內德忽見這意外的變化，不覺也驚惶失措，他就向頓裴羅太子道：『先生，你為甚麼一句也不開口呀？』
『我還有甚麼好說呢？我已把卑賤的女子，介紹給我的朋友了，叫我怎對得起他呢？理內德，你知道不？昨天夜裏，我們竟看見她立在臥室的窗口，在和一個男子談話呢。』頓裴羅這樣回答理內德。

理內德聽見了這，很驚訝的說道：『這看來不像是個婚禮。』
『上帝呀！這真不像是個婚禮，』碎心的西路說，說完便暈了過去，像死人一樣。太子和格老丟，不管她能否蘇醒，也不管理內德所受的憂傷，便怒氣沖沖的離開了教堂。

裴凱西在旁邊看見了這突然的變化，便倉惶萬分，她就立刻去設法把西路救醒，朋狄克也在旁幫助着，他問裴凱西道：『西路怎樣了？』『我想是死了，』她很悲慘的回答。她素來知道她的堂姊，是誠實可靠的，故此她聽了格老丟的話，一句也不相信。理內德卻相信他女兒的醜事，他雖替女兒悲傷，卻希望她不要再活轉來，免得活了過來，反蒙羞辱。

但是那聰明的老牧師，對於人情世故，觀察得有素，他見西路姑娘受了他們棄絕，羞憤竟至暈眩，可是從她羞愧的面容上看來，好似有正氣發出來，他就向理內德道：『倘使令媛不是橫遭誣辱，請你此後不要相信

我，叫我呆子好了。」

過了一刻，西路清醒過來了，牧師便問她道：「姑娘，他們說你和誰發生曖昧呀？」

「只有他們知道，不瞞你說，連我也不知道是誰呢。」西路回答。她就回轉頭來，向理內德道：「父親呀，假如你能證明我會和不相識的男子談過話，或者證明我昨夜有甚麼曖昧，那末你就棄絕我，咒罵我，甚至打死我。」

牧師聽了，知道內中一定有誤會的地方，他就說道：「關於這件事情，太子和格老丟，一定是誤會了；」於是他就和理內德商議，叫他故意宣佈西路已死的消息，並且要為她舉行喪禮，還要做一塊紀念她的碑。

「爲甚麼要這樣做呢？」理內德問。

「這消息傳到了格老丟的耳邊，一定能叫他轉怒爲悲。假如他從前真心愛她的，他一定要爲她悲哀，悔恨不應該這樣當衆告發，即使她有奸情。」牧師回答。

這時朋狄克向理內德道：「理內德，你照着牧師的話去做罷；我雖則和頓裴羅，格老丟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我決不把這祕密，去告訴他們的。」

理內德就允許照牧師的吩咐去做；他很憂愁的說道：「我現在是多麼的憂傷，你們要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於是牧師就領着理內德和西路父女兩人，另進入一個房間，去好好的安慰他們，祇留着裴凱西和朋狄克兩個人在那兒。現在他們倆能這麼要好，完全是靠他們朋友的計策所撮合的；他們的朋友，原來是爲了作樂而設計的，現在呢，倒反自己遭遇到莫大的痛苦起來了，這實在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哩。

朋狄克首先開口，說道：「裴凱西小姐，你竟哭得這麼長久嗎？」

「是的，堂姊遇到這個不測，叫我怎不難受，」裴凱西回答。

「的確，我相信你的堂姊，是受了冤枉，」朋狄克說。

「唉！如果有人肯替她伸冤，他就是最愛我的人。」裴凱西說。

「那末，有甚麼方法能表示友愛呢？我愛你，勝過世界上的一切呢？你想奇怪不？」朋狄克說。

「這也許是的，至於我呢，除掉愛你以外，再沒有所愛的人了；但是我依舊爲我的堂姊悲傷啊。」裴凱西

說。

「你愛我，我也真真的愛你啊，現在我就拿這把劍做個誓約。你有甚麼吩咐，我必定遵着去做。」朋狄克

說。

「那末請你去刺殺格老丟。」裴凱西說。

「呀！這是斷乎不可以的。」朋狄克說；因爲他愛格老丟，他也相信格老丟是在受人的欺弄。

「格老丟不是一個惡棍嗎？他不是拿我的堂姊凌辱嗎？咒罵嗎？假若我是個男子，我必定要報之以利

刃。」裴凱西說。

「請聽，裴凱西，朋狄克說。但是裴凱西一句也不聽他；她不住的在催促朋狄克去替西路報仇；她說道，「他們都說西路有好情，這真是冤枉呀。假如我是個男子，那我必定要用利刃和格老丟相見；倘使我有個男

朋友，他就必定肯爲我效勞，但是我的勇氣，已化爲禮節了。我現在既不能如願以償，化爲男身，替我的堂姊報仇，只好爲她憂鬱而死。」

「可愛的裴凱西，請慢，現在我憑這隻手向你起誓，我真真的愛你。」朋狄克說。

「你不庸向我宣誓。」裴凱西說。

「你果真相信格老丟冤枉了西路嗎？」朋狄克問。

「是的，我確實的相信。」裴凱西回答。

「好，現在我要和你親手作別，去殺格老丟去，替你的堂姊報仇。你可以去安慰你的堂姊了。」朋狄克說。

當裴凱西和朋狄克正在辯論的時光，理內德也正在責問頓裴羅和格老丟，告訴他們西路已受冤而死了。他們因為理內德年事已高，並且還充滿着憂傷，不願和他有所爭辯，便向他道：『老先生，請你不要來和我們爭辯罷。』這時，朋狄克也走來和格老丟挑戰，責問他為甚麼要損害西路姑娘；於是格老丟和太子彼此說道：『他一定是受了裴凱西的指使吧。』這時，假如格老丟的天良不發現，他一定要和朋狄克一決雌雄了。

太子和格老丟正在商議怎樣下手和朋狄克決鬪的時光，忽然有一個官吏，帶着鮑爾丘好像囚犯似的走來。原來鮑爾丘受雇去陷害西路的消息，給另一個同夥得悉了，他激於義憤，便去報官，法官聽了大怒，乃設法把他捉起來。

鮑爾丘便當着格老丟和頓裴羅的面，把被頓約翰雇用的真情，和瑪克脫假扮西路的情形，一一承認。他們聽了以後，大為震怒，要想來找頓約翰，可是頓約翰得悉了奸計敗露，早已逃之杳杳。

這時的格老丟，心中充滿着悲哀，悲哀他可愛的西路，受了不白之冤，竟送了一條命；他的腦海中，立刻現着一幅西路溫淑可愛的肖像。太子問他聽了鮑爾丘的話怎樣，他回答說聽了他的話，好似吃了一服毒藥。

悔恨的格老丟，這時請求理內德饒恕他的過犯，並且甘願接受理內德所要加與他的任何責罰。

理內德聽了他的話，知道他已真的悔悟了，並且知道這件不幸的事情，原出於誤會，他就罰格老丟，明天一定要和他的一個繼承者，就是西路的表妹結婚，這個表妹，據說酷似西路。格老丟滿口允諾，他說他願意和那不相識的姑娘結婚，即使她像非洲的黑人那麼醜陋，他也願意要她；但是那天晚上，他走到西路的假墳上，痛哭到天亮，悔恨着種種得罪西路的地方。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頓裴羅太子，伴着格老丟一同到禮拜堂裏去，舉行第二次的婚禮；理內德也攙着新娘前來；她的面上，罩着面套，以至格老丟無從辨別她的面孔來。格老丟向新娘道：『請你在神聖牧師的面前，和我來握手罷，我是你的丈夫呀。』

『我已是你的另一個妻子了，』新娘回答；說完，便立刻把面套拿去。誰知全堂的賀客，一見她的真面貌，都驚駭得目瞪口呆，原來這位新娘，不是別人，乃是理內德的女兒，西路本人呀。頓裴羅便很驚奇的叫起來道：『這不是西路嗎？她不是已死了嗎？』理內德卻回答道：『先生，她是已經死了，但是她的誹謗，還活着呢。』牧師便允許他們在婚禮完畢以後，把這件奇蹟講給他們聽。他正預備開始舉行婚禮的時光，忽然給朋狄克中止了，原來他也請求牧師，要在同一個時候，為他和裴凱西證婚。起先裴凱西有些反對這樣匆忙從事，後來經過朋狄克再三的要求，也就答應了和他結婚。他們結婚以後，才知道他們倆所以能由仇恨而愛慕，由愛慕而結為夫婦，完全是受友人的作弄，但是他們的愛根已深，並不因這而減少愛情。他們結婚以後，伉儷間的感情至篤，但是彼此仍嬉謔像先前一樣。朋狄克常對裴凱西說，他的所以娶她做妻子，是爲了憐恤她，因爲他聽見她將爲愛他而死，裴凱西也常這樣說，她所以肯嫁給他，是聽了人家的勸告，說朋狄克因爲相思而成病了，裴凱西再不嫁給他，他就要喪命哩。他們倆常這樣彼此說笑着。

卻說自從頓約翰逃走以後，當局多方設法，才把他捉回墨西哥，刑罰他故意叫他去參與兩對新人的婚宴，他看見了這種景象，同時他感到奸計的失敗，他心裏該多麼的難受呀！

森林裏的會集

從前在法國封建時代，有個諸侯，他的王位是從他哥哥那裏篡來的。哥哥非但失去他的王位，並且還被逐到國外，不准他重入國境，免得他運動復位。

可憐的哥哥自從被逐出以後，就同着幾個忠臣，隱居在阿頓的森林裏，他們久住了以後，覺得野外的生活，清靜而自由，遠勝過那華麗煩惱的朝廷生活。他們在那森林裏住着，好像英國古時候的大俠魯濱漢一樣，

每天有許多貴族青年，從城市裏來歸附他們，過那黃金時代的生活。在夏天的時候，他們就仰臥在樹蔭的下面，拿野鹿來遊戲。當冬天北風怒號的時候，公爵就要感嘆着患難中的遭遇，可是他仍堅忍着，並不挫折，他說道：『吹在我身上的寒風，好似忠臣，牠們不媚人；雖則牠們的寒風刺骨，可是牠們的牙齒，並不像那忘恩負義的銳利。世界上的人，都恨患難，我以為從患難中，才能增加閱歷；好像珍珠，是藥料中的貴品，這珍珠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乃是從有毒的蟾蜍頭裏取出來的。』因此，公爵能從各樣事情上，得到教訓；他能在樹林中，找尋語言，在溪澗中，找尋書冊，在石頭裏，找尋訓誨，總之，沒有一件東西，不與他有好處。

被逐的公爵，有一個獨女，名叫路西冷，她的叔父弗蘭狄克，特為把她留在朝廷裏，做他女兒西利亞的伴侶。她們倆雖然不是親姊妹，但是情誼至篤，好似手足一般。西利亞也明知父親驅逐伯父的不當，所以每當路西冷在想念她父親的時候，西利亞就用溫和的話來勸慰她。

有一天，西利亞正在勸慰她堂姊的時候，忽然走來一個侍女，叫她們快去看將要開始的勇士角力；西利亞想這個角力，看了或者可以解除路西冷的憂慮，所以她們就一同去看了。

角力這樁事情，現在雖不甚流行，可是在那個時候，不論是太子公主，大家閨女，都當為一種很通行的遊戲。西利亞和路西冷一進鬪場，看見一個魁偉的壯士，素長戰鬪的大漢，正要和一個年紀極輕，素無角力經驗的少年相鬪，她們看了，心為之寒，因為明明知道那個少年，一定要死在那個壯漢手下的。

弗蘭狄克公爵見西利亞和路西冷前來觀鬪，就對兩個姑娘道：『你們也來看角力嗎？你們看那兩個鬪士，一強一弱，相差得這麼遠，我很可憐那個少年，你們倒去勸勸看，他肯否聽你們的話。』

西利亞聽了他父親的話，就去阻止那個少年，叫他不要去角力；路西冷也去用很溫和的勸告，阻止他不要去冒那個危險，少年非但不聽她們的勸告，反而要想在這兩個姑娘面前，一顯身手；他就對兩個女郎道：『我很抱歉不聽姑娘們那慈祥的勸告，但是請你們留心的看着，如果我失敗的話，那末我素來不善鬪，失敗

了原沒有甚麼羞恥；假如我被殺了，那末是我自願的；我不埋怨我的朋友，也沒有人來爲我悲哀；我死了，與世界原沒有甚麼損失，因爲像我這沒用的人，在世上並算不得甚麼；與其在世界空佔一席，不如死了爲妙，好把這一席之地，留給英雄豪傑，豈不更好？」

於是兩人就開始角力。西利亞希望那少年不至受傷；可是路西冷格外替他擔憂。路西冷聽了他自述的境況，孤苦而貧乏，寧願一死，以了殘生。路西冷想到自己的境遇，和他一樣，因此她同病相憐的格外可憐他，心中時刻在關懷他的危險，此時可以說她已愛上那個少年了。

且說少年自從受了那兩個貴族美麗的姑娘激勵以後，增加了不少的氣力和勇敢；那魁偉的壯士，反被少年鬪得聲嘶力竭，大受挫傷，一時竟動彈不得。

弗蘭狄克公爵看見了這少年的勇敢和技術，贊揚不已；他急欲知道少年的姓名和家世，意思要叫他在朝廷裏服務。少年就告訴公爵，他的名字叫阿崙特，是羅蘭勳爵最幼的兒子。

原來羅蘭勳爵已經死了多年；在他活着的時候，是被逐公爵的好友。弗蘭狄克一聽得羅蘭是他哥哥的朋友，他立刻把敬愛少年的心，變爲恨惡，很不高興的離開他們走了。雖則他恨着他哥哥的朋友，可是他仍在欽佩那少年的勇氣，在他臨走的時候，他說道：『我很希望阿崙特不是羅蘭的兒子呢。』

路西冷一聽到阿崙特是她父親老友的儿子，非常快樂；她向西利亞道：『我的父親很愛羅蘭，假如我早知道這個少年是他的兒子，那末當我勸他中止角力的時候，一定要流着淚的勸他了。』

少年看見公爵的態度突變，心中頗現不安，兩個姑娘便走到少年的面前，用溫和的話來鼓勵他；路西冷等他們走了以後，一個人又轉回去同那少年談了幾句話，並且把自己頸項上的一條金鏈，拿下來送給他，對他說道：『先生，請你把這金鏈放在你的身邊，做爲我們倆的紀念品。我因爲命運不好，和你一樣落在難中，否則我一定可以送你更貴重的禮物哩。』

此後兩個姑娘在談話的時候，路西冷時常談及阿崙特的事情，西利亞早看出路西冷已經愛上了那美麗的少年武士，她對路西冷道：『你在幾分鐘之間，竟就愛上了那個少年嗎？』

『因為我的父親，很愛那少年的父親，所以我也很愛那個少年。』路西冷這樣回答。

『是否因為你的父親，愛了他的父親，所以你也愛他嗎？這樣說來，我的父親恨着他的父親，我應當也恨他嗎？我一點也不恨他呢。』西利亞說。

由於阿崙特給與弗蘭狄克的惡感，就使公爵憶起被逐的公爵和許多貴族朋友來。公爵時常有不喜悅他姪女的意念，因為國人常稱贊她的德性，並且爲了她父親被逐的緣故，國人都體恤她，誰知這倒反引起了公爵的惡性；當西利亞正在和路西冷談話的時候，弗蘭狄克突然的走了進來，用最嚴厲的聲音，趕她出去，叫她立刻離開王宮，到她被逐的父親那裏去，並且告訴西利亞，無用再爲她辯護，從前留她在宮裏，原是要叫她做她的伴侶。西利亞向她的父親說道：『那時我並沒有請你留她在這裏，因為我還很小，不知道她是好是歹；但是現在我已深知她的價值了，因為我們一向同居，同玩耍，同飲食，如果離開了她，我實在不能生存了。』弗蘭狄克回答道：『她是多麼狡猾的人，她的溫順，她的幽靜，都是假裝出來的，她用柔和的聲音同人家談話，他們都憐憫她。你替她辯護，真是個呆子，她走了以後，可以見得你格外的聰明和賢淑；所以你不要啓口爲她辯護了，我的話已說出，也無從挽回了。』

西利亞見無可挽留，她便毅然決然的離開她的父親，那天晚上，她約同了路西冷，出發到阿頓的森林裏，去尋找路西冷的父親。

在她們沒有出發以前，西利亞認爲兩個少女盛裝外出，恐怕要發生意外的危險，不如改裝爲妙，穿上鄉下姑娘的服裝，暫時裝做兩個鄉下姑娘，路西冷說不如扮成一男一女，格外的可靠；於是她倆便立刻的同意了，路西冷扮鄉下少年，因爲她的身量長些，西利亞扮成一個鄉下姑娘，兩個人自稱是兄妹關係，路西冷改名

叫克尼米，西利亞改名叫愛林納。兩個人就把身上所有的首飾，盡行換錢，好做路上的開支；因為阿頓的森林，遠在國外呢。

路西冷見她的堂妹仗義借行，受着路上的困苦，便激動她格外愛堂妹的真情，格外的勇敢，來保護這柔弱的妹妹。

後來她們果然找到了阿頓的森林，她們到了那裏，四顧荒涼，既找不到可充飢的食物，更沒有可安息的旅舍；她們現在很飢餓，並且走得很疲倦，路西冷起先還能支持，用溫順的話語來安慰西利亞，可是現在她也覺得疲倦不堪了；愛林納說她已經疲倦得不能再走向前去；假扮男人的路西冷，她想安慰和扶助柔弱的女子，乃是男子的責任，她就再鼓着勇氣，向她的妹妹說道：『妹妹，來罷，我們且慢慢走去，因為我們將要走完我們的行程了。』但是假裝出來的丈夫氣和勉強的勇敢，畢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因為她們倆雖則已到了阿頓的森林裏，但是依舊不知道公爵的所在地，所以她們的前途，是很危險而悲慘的，因為她們或者要迷路，餓死在路上；她們正坐在草間休息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鄉下人經過那裏，路西冷再鼓着男子似的勇氣，向他說道：『牧人，如果在這荒地，能够用愛心或金錢接待我們，就請你領我們到一個可以安息的地方去罷；因為我的妹妹，疲乏不堪，並且將要餓死了。』

那個牧人回答道，他也不過是一個牧人的僕役，他主人也很貧窮，正想要出賣他的房子，假若去留宿，設備一定很不週到，如果肯跟着同去，十分歡迎，並且可以享用屋裏的一切用具。她們姊妹倆就跟着那個牧人，一直到他的住所；牧人正在出售他的住所，她們姊妹倆就將住所買了下來，牧人的羊羣也都賣給她們；並且雇用了領她們路的那個僕役；現在她們已經得到一座清靜的茅舍，也預備了充足的食物，打算長久住下去，好設法探聽公爵所住的地方。

她們住了幾天，精神也就復了原，很快樂的過着她們牧人的生活；路西冷從前曾愛上阿崙特，現在還不

時的在想念他。事情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阿崙特也爲了逃難的緣故，也來到這阿頓的森林裏了。

原來阿崙特是羅蘭公爵最小的兒子，在公爵去世的時候，阿崙特的年紀還很小，因此就留給阿崙特的哥哥伍力夫養育，責成伍力夫要給他受高深的教育，好叫他將來榮宗耀祖。誰知伍力夫天性陰險，不聽從他亡父的遺命，從不給他弟弟入學讀書，讓他在家里，蹉跎光陰。但是阿崙特天性聰慧，雖則沒有讀過一本書，可是很明事理，他的一舉一動，宛如管教很嚴的少年。伍力夫看了，憤嫉異常，於是設法來置之死地。阿崙特的所以和那魁偉的力士角力，就是由他哥哥的唆使，希望他的弟弟，死在那力士的手下，無怪阿崙特在角力的時候，吐露着許多的悲語。

誰知伍力夫唆使叫他弟弟角力的結果，反把他的聲譽傳揚了開來，這使伍力夫格外的妒忌，決意要把他燒死。不料這要燒死他弟弟的消息，給他父親的一個老僕聽見了，這個老僕素稱忠實，尤其是愛護阿崙特，因爲他很像他的父親羅蘭公爵。老僕就急忙走出去，等候着阿崙特回來，好叫他乘早逃避。那老僕方才出門，阿崙特也正迎面而來，忠誠的老僕就向他說道：「咳，我可愛的主人，你記着你的父親羅蘭呀！你怎麼這樣的善良，溫和，堅強和勇敢？你又怎麼克服了那魁偉的壯士？贊揚你的聲譽，早比你的人，先到家裏了。」阿崙特聽了，驚訝着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就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老僕便把他哥哥的嫉妬，憤恨和要想燒死他的毒計，一一告訴阿崙特；最後，老僕忠告他立刻就逃走，免得受害。愛頓老僕知道阿崙特身無分文，就把自己私下的積蓄，完全送給小主人，他說道：「這裏我有五百塊錢，是在服侍你父親的時候逐年節省下來的，預備將來養老之用；你快些拿去罷，拿去了倒反能使我得到安慰。這就是五百塊洋錢；你都拿去；我依舊要繼續的服侍你，雖則我的年紀已經老了，可是我還有氣力替你做事呢。」阿崙特聽了，心中甚感，便向老僕說道：「忠誠的老人呀！你服侍我們，是始終的這樣忠實！你的年事，已經這麼高，我怎敢再差你工作？我們就一同逃走罷，在你的積蓄用完以後，我將另行設法，來支持我們倆的生活。」

於是主僕兩個人，動身出發，逃避伍力夫的毒計；他們在無意中也走到阿頓的森林，和路西冷姊妹倆來到森林的時候一樣，身體既覺得疲倦，更找不到可以充飢的東西。他們繼續的向前走去，到後來差不多疲倦得不能再走了。最後愛頓向阿崙特說道：『我可愛的主人呀，我快要餓死了，我不能再向前走了！』於是他就躺了下來，預備死在那裏。阿崙特急向前去，用兩手把他抱起來，把他帶到樹蔭的下面，便向他說道：『愛頓，你不要憂慮，也不要談到死的問題，在這裏休息一刻罷！』

於是阿崙特就去找尋食物，無意中竟找到被逐公爵的地方，看見公爵和隨從他的朋友，正在預備吃飯，公爵坐在樹蔭下的青草上。

阿崙特這時已餓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就不管廉恥的拔出他的劍來，要想去搶他們的食物，說道：『請不要再吃了；我要你們的食物呀！』公爵問他這樣強搶，是否爲了出於不得已呢，還是故意蔑視法律？阿崙特說是爲了餓得沒法，並非故意行劫；公爵聽了，非常可憐他，就請他一同和他們吃飯。阿崙特看見公爵這樣和善，很覺得慚愧，因爲他方才的舉動太粗魯了，於是他把劍收藏好了，向公爵說道：『請你原諒我，我以爲這裏甚麼都是野蠻的，因此我方才用着那粗魯的舉動，來搶你們的食物，實在是不應該的呀。你們怎麼會住在這荒蕪的森林裏，蹉跎歲月？假如你們從前的景況很好；假如會到過禮拜堂裏，聽過道理，或者參加過高等的宴會，或者替可憐的人流過淚，那麼也一定會憐憫我這個窮途的亡命者！』公爵回答道：『真的，我們從前的景況很好的，曾住在大的都會裏，到過禮拜堂，參加過上等的宴會，也曾爲可憐的人流過淚，所以請你坐下來，盡量吃我們的食物罷。』阿崙特回答道：『我還有一個老僕，他跟我走了很遠的路程，現在快要餓死了，我現在不忍先飽，一定要等他吃够了，我才敢染指。』

『快去找他來，我們一定等你們回來了再吃。』公爵說。阿崙特聽了很快活，於是像兔子捷奔的去叫他老僕；不到一刻工夫，阿崙特扶了老僕來了；公爵道：『請把老翁放下來罷；我們很歡迎你們主僕兩人，和我

們一同吃飯呢。」於是就把食物給老翁吃，並且設法使他快樂，不久他就清醒過來，恢復了他的氣力和健康。他們吃完以後，公爵就問阿崙特的家世，阿崙特一一的告訴他。公爵知道了他就是他老友羅蘭的兒子，心裏非常喜悅，就留他倆常和他們同住在一起。

阿崙特和老僕來到森林裏，剛剛比路西冷姊妹倆遲了沒有幾天。

有一天，路西冷和她的妹妹一同出外散步，忽然看見好多棵樹幹上，刻着路西冷的名字，和贊美路西冷的情詩，她們看了，非常驚奇，驚奇着這森林裏，怎會有認識她的人。正在詫異的時候，她們忽然遇見了阿崙特，看見在他的頸項裏，還掛着一圈路西冷送他的金鏈。

阿崙特問了路西冷的姓名，只知道他叫甘尼米，並不知道他就是路西冷。他看見這個牧童，和藹可親，他那溫順的態度，又酷似路西冷，於是阿崙特就開始和他談起話來。路西冷故意裝出男子漢的舉止，好使他辨不出他是個女子來，他向阿崙特說道：「誰在這許多小樹幹上，東也刻着路西冷的名字，西也刻着贊揚路西冷的情詩。如果我能找到這個癡情人，我有很好的忠告，立刻可以醫治他的相思病呢。」

阿崙特說他就是那個癡情人，便請他速將醫治相思病的忠告說出來。甘尼米所說醫治的方法，就是要阿崙特每天到甘尼米和他妹妹的茅舍裏去：「如果你來了，」甘尼米說，「我就假裝路西冷，裝着那窈窕的態度，你也就裝出愛好的樣子，好像你愛真的路西冷一樣；這就是我醫治相思病的方法。」阿崙特聽了，並不相信這樣就能醫治他的相思病，可是他允許每天到他們的茅舍裏，遊玩遊玩；於是阿崙特就照着他的應許，每天到甘尼米的地方，和他們互相談笑。但是甘尼米終於不能醫治阿崙特的相思病。

雖則阿崙特當這件事情，認為遊戲而已，（因為他夢想不到甘尼米就是路西冷）可是他將怎樣愛着路西冷的真情實意，一一的在假裝着的路西冷面前，吐露了出來。

這班少年，每天那樣嬉戲着，又過了好多日子；西利亞看見她的堂姊，很快樂的和阿崙特每天談笑着，也

就聽便他去，不過有時也要打趣她。她也不着急的去催促路西冷去找尋她的父親，雖則阿崙特已告訴她們公爵的所在地了。有一天，甘尼米遇見了公爵，公爵就請問他的家世。甘尼米說他來自名門，和公爵一樣，這話叫公爵聽了，倒使他笑起來了，因為公爵想，一個牧童不見得會出自名門罷！那時公爵看起來很高興，甘尼米也故意要把他的來歷，遲幾天告訴公爵。

一天早晨，阿崙特正要去甘尼米的時候，在路上看見一個男子，睡在草地上，有一條又大又青的毒蛇，圍繞着那個男子的頸項。毒蛇看見了阿崙特，走向前來，就游走到草叢中去了。阿崙特再走近些，忽然看見一隻雌的獅子，離那男子不遠的地方蹲伏着，等那男子醒過來，好去吃他；據說獅子不喜歡吃死去或睡着的人。在那死神將臨的時候，阿崙特忽然走過來，好像是蒼天差他來拯救那男子，脫離毒蛇猛獸的危險。阿崙特仔細一看，這男子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要想謀害他的哥哥伍力夫；伍力夫雖惡待他的弟弟，但是阿崙特素稱和善，又念及兄弟手足之情；他就拔出利劍，動手殺那隻獅子，獅子雖則被挫，可是他的手臂，也給獅子的利爪扯傷了。

當阿崙特和獅子爭鬪的時候，伍力夫也醒了過來，看見他的弟弟正在和兇猛的獅子肉搏，爲了要救別人的性命，他心中大受感動，頓時覺得羞愧和悔恨，悔恨他從前不應該待弟弟那樣苛暴，他就在弟弟面前痛哭着，請求他原諒以前的不是。阿崙特見哥哥痛悔前非，心中非常喜樂，立刻就原諒了他。他倆相互的抱着，親熱異常，此後伍力夫也就真心真意的愛着他的弟弟了。

阿崙特的手臂上，因為流血過多，無力再去訪甘尼米，所以他就請他的哥哥，把這意外的遭遇，去告訴甘尼米。

伍力夫到了那裏，就把阿崙特怎樣救他性命的情形，一一告訴甘尼米和愛林納；講完以後，他就把自己介紹給他們，說他就是阿崙特的哥哥，從前待他很苛刻，現在卻已經和好如初了。

愛林納看見伍力夫這樣真心的懺悔，知道他不是剛愎之流，心裏很敬仰他，她立刻愛上了伍力夫；伍力夫呢，在他痛悔的時候，他看見愛林納表示體恤的樣子，他也就立刻愛上了她。兩人既一見傾心，便情語綿綿的談着。不料甘尼米聽得阿崙特受傷的消息以後，他竟暈眩了過去；等他醒過來以後，他就告訴伍力夫，說他的暈眩是假裝出來的，並且也叫他這樣去告訴他的弟弟。但是伍力夫見他的面色慘白，明明是真的暈眩，他很奇怪男子漢竟會這樣的嬌弱，於是就向他說道：『好，如果你是假裝的話，那麼請你仍假裝着一個男子罷。』『我真是這樣，不過我原是一個女子啊。』甘尼米這樣回答。

伍力夫在那裏談了很久，然後他回到他弟弟那裏去，將遇到的情形，一一講給他弟弟聽，除掉告訴他甘尼米暈眩的事情外，並且把和愛林納相戀的事情，怎樣的愛她，怎樣的定情，講給他弟弟聽，他說他一定要和她結婚，甚至爲了她的緣故，情願常住在這森林裏，做一個牧人，把所有的家產和房屋等，都交給阿崙特掌管。『我也很同意你和愛林納結婚，明天就行婚禮罷，我去請公爵和他的朋友來，一同來參與婚禮。你快趁愛林納一人的時候，去請求她同意，現在她的哥哥來到這裏了，你看。』伍力夫便立刻到愛林納那裏去了；這時，甘尼米也走前來，探望他愛友受傷的情形。

阿崙特和甘尼米兩人坐談之下，阿崙特就告以他的哥哥在明天要和愛林納結婚了，他說如果他能在同一天和路西冷結婚，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情呀。甘尼米說，假若你真心愛着路西冷，我可以使你如願以償；因爲她明天好顯露她本來的面目，況且她也很切盼着和阿崙特結婚呢。

甘尼米騙阿崙特，他曾從叔叔的地方，學到幻術的本領，所以他現在能叫路西冷出現。阿崙特聽了，疑信參半，就問他是否真有這麼一回事。甘尼米回答道：『我真有這個本領，你不容懷疑，明天你去請公爵和你的朋友，來參與你的婚禮就是了；因爲你所希望的路西冷，明天一定會在這裏的啊。』

第二天的早晨，伍力夫已經得到了愛林納的允許，他們倆就到公爵的面前，預備舉行婚禮，阿崙特也同

去的。

當時賀客都聚在一起，來慶祝這兩對新人，但是他們看見只有一個新娘，雖則阿崙特也穿着禮服，立在前面的。賀客都在驚奇和猜想，他們大都以為是甘尼米在嘲弄阿崙特哩。

公爵一聽得阿崙特原來要和他自己的女兒結婚，他就問阿崙特，是否相信那個牧童甘尼米，能夠用幻術變出路西冷來；阿崙特不能回答，正在那個時光，甘尼米也走了進來，問公爵如果他的女兒真的來了，那末是否答應她和阿崙特結婚。公爵回答道：『我願意的，假如我有國度，我也願意一起給她呢。』於是甘尼米再問阿崙特道：『如果我把路西冷帶來了，你說你一定要和她結婚嗎？』阿崙特回答道：『這當然是我所願意的，即使我做了萬國之王，我還是願意和她結婚呢。』

於是甘尼米和愛林納一同走出去，甘尼米就脫去她的男裝，重新換上婦女的服裝，一點不用幻術，立刻就變成路西冷來；愛林納也把鄉下姑娘的衣服脫去，換上她自己富麗的衣服，也立刻變成了西利亞姑娘了。當她們姊妹倆出去的時候，公爵向阿崙特說，他想那個牧童甘尼米，很像他的女兒路西冷；阿崙特也說他很像。

他們正在詫異的時候，路西冷和西利亞，忽然穿着自己的衣服進來了；路西冷就跪在她父親的面前，請求他祝福。路西冷這樣突如其來，使在座的觀衆，都驚駭起來，以為一定是用幻術變來的；這時路西冷不再愚弄她的父親了，她就将被弗蘭狄克驅逐的故事，和同她堂妹西利亞住在森林裏做牧人的事情，一一告訴她父親。

公爵想不到在這荒蕪的森林裏，會遇到他的女兒，心中大悅，於是就核准了她的婚約；阿崙特和路西冷，伍力夫和西利亞，兩對新人，就在同時行了婚禮。雖則在森林中沒有甚麼富麗堂皇的點綴，但是他們的快樂，前所未有的；當他們坐在涼爽的樹蔭下歡宴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信差，告訴公爵一個快樂的消息，就是國民

要請他回去復位了。

原來弗蘭狄克自從他的女兒逃走以後，大爲震怒，他又聽見不少的良民，跟着被逐的公爵到阿頓森林裏去，他格外妒忌，於是他領着大軍，出發到阿頓的森林，要想把他的哥哥和隨從他的人，盡行殺死；奇怪得很，也許是出於神意，當他正領着大軍進入森林的時候，忽然遇見一位教會裏的隱士，勸他不要這樣作惡，並且講給他聽許多爲善的道理，誰知弗蘭狄克聽了大受感動，立刻就痛悔從前的不法行爲，情願放棄非法得來的王位，到教堂裏去過他的餘年。所以他就差遣一個使者，請他哥哥回去復位。

這個想不到的喜信，剛剛在他們吃喜酒的時候聽到，真叫他們喜上加喜。西利亞聽見了這個消息，雖則她已不再是王室的繼承者，可是她毫無嫉妒和怨恨的心，倒反恭賀她的堂姊路西冷，有這樣好命運，做她父親的繼承者。

公爵既復了王位，就大大獎勵那班跟他在森林裏同受甘苦的忠臣和朋友，因爲他們忍耐着，和公爵一同吃苦。此後他們很太平的，幫助着公爵，治理他們的王國。

維羅那的兩個青年

在意大利維羅那城裏，有兩個青年，一個叫范倫丁，一個叫伯拉都，他們倆素來是很好的朋友。當他們還小的時候，常在一處求學，空下來也在一處玩耍，不過伯拉都有個女友，名叫裘麗亞，伯拉都也常去拜望她，爲了這個緣故，范倫丁深爲不滿，多年的友誼，竟因此而失和了；因爲范倫丁自稱是個不喜歡談情愛的人，每逢聽見伯拉都談到裘麗亞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些厭煩，用種種話來取笑他；他常常着伯拉都的面，宣佈他不願和女子親近的決心，寧願一個人過着自由和快樂的生活。

一天早晨，范倫丁來到伯拉都的地方，要和他告別，因為他要到米蘭地方去了。這時伯拉都不忍離別他的老友，就竭力勸阻，叫他不要離開；但是范倫丁向他說道：『親愛的伯拉都，你不要勸阻我了。我決不願像那懶惰的人，把少年時候寶貴的光陰，消磨在家裏。株守家鄉的少年，是永遠沒有出頭日子的。如果你不眷戀着你心愛的裘麗亞，我就請你和我一同去了；但是你眷戀着裘麗亞，你也就不要中止你的愛，希望你倆的愛，與日俱增。』

他們倆在互相表示友誼不變之下，終於分離了。『親愛的范倫丁，再會罷！請你仍記得我，並且請你把路上遇見的有價值的奇蹟，隨時來報告給我聽，好和你共同欣賞。』

范倫丁就在那一天動身到米蘭去了；伯拉都自從他朋友離別後，就立刻坐下來寫一封信給裘麗亞，叫裘麗亞的侍女魯西脫轉交給她。

裘麗亞也很愛伯拉都，但是她有貴族式的脾氣，她想假如很容易的和男子定情，似乎有損她閨秀的身份；因此每逢伯拉都有請求她的時候，她總假裝着拒絕，好顯出她的高貴來。

當魯西脫把伯拉都的信遞給裘麗亞的時候，她不肯接受，並且責備侍女，不應該把伯拉都的信遞來，於是吩咐她立刻走開。裘麗亞雖則在假裝着忿怒的樣子，但是她心裏急欲知道那封信裏的事情，她就叫回她的侍女來；魯西脫回來了，裘麗亞就問她道：『現在是幾點鐘了？』魯西脫知道她主人是要看那封信，故意來問問時間；她就不回答她的問，重新把那封信遞給她。裘麗亞看見她的侍女似乎真的知道她心裏的意思，就發怒起來，把那封信撕成好多片，丟在地板上，並且斥她速速離開去。魯西脫看見碎紙滿地，就僵下去收拾起來；裘麗亞怕拾了去看不見，便故意裝着忿怒的樣子說道：『快去，讓碎紙留在那裏好了，不用你拾起來。』

魯西脫走開以後，裘麗亞就把地板上的碎紙，拼合起來。她第一發現的字句，就是『爲情受創的伯拉都』。其餘的碎紙，已經破裂得不能拼合了，當時她悔恨着，不應該把她愛人的情書，撕得粉碎，她就和碎紙接吻，並

且時刻放在她的胸懷裏，表示和伯拉都親蜜的意思。她並且寫了一封很有情愛的信，給伯拉都，這封信，她從來沒有寫得這麼親蜜過。

伯拉都接到了這封信，非常的歡喜；當他在讀信的時候，他喊叫起來道：『甜蜜的愛，甜蜜的情書，甜蜜的生命！』他正在歡喜得如狂的時候，他的父親忽然走進來向他道：『甚麼事呀！你在讀誰的信？』

『父親，這是我的朋友范倫丁從米蘭寫來的信。』伯拉都這樣回答。

『給我看看，裏面有些甚麼消息。』他父親問。

『父親，沒有甚麼消息。』伯拉都很驚惶失措的回答，『不過他寫着米蘭公爵待他很好，並且他希望我也到他那裏去呢。』

『那麼你的意思怎樣？』父親問。

『父親的意思怎樣，我便怎樣。』伯拉都回答。

事情很湊巧，伯拉都的父親還只剛剛和他的朋友，在談着伯拉都的問題；他的朋友在奇怪他，爲甚麼犧牲他的兒子，在家裏消磨光陰，不像別人家的父親，送他們的兒子，到國外去追求深造；他朋友說道：『有些青年，送到戰場上去，將來好升官發財，有些青年，到很遠的地方去，找尋島嶼，還有些青年呢，到外國的大學堂裏去讀書；他的朋友范倫丁，不是也到米蘭的朝廷裏去了嗎？上面的種種事情，沒有一樣你的兒子不能做得，如果在年青的時候，不叫他出去求點智識和經驗，那麼到他大來，極不方便呢。』

伯拉都的父親，對於他朋友的勸告，很以爲然，所以他一聽見伯拉都說范倫丁在叫他到米蘭去，他便立刻決定要送他去，也不和伯拉都商量商量，他說道：『我的意思也和范倫丁一樣。』這時他看見他的兒子，有些驚奇的樣子，於是他再繼續的說道：『我這樣迅速的決定送你到米蘭去，你不容奇怪；我要你怎樣，你就怎樣，無用多說。明天就準備動身罷，不要再有甚麼推託，因爲我已經決定好了。』

伯拉都知道父命難違，只好責備自己說說的不是，這個謊言說了，反而使他和親愛的裘麗亞分離開來了。

裘麗亞知道了伯拉都要和她長久的分離，她就不再裝出無情來；他們倆很憂傷的在話別，立着許多的誓，表示永久的相愛。他們倆又互相交換了戒指，作為永久的紀念；於是伯拉都很悲傷的離別他的愛人，起程到米蘭去了。

范倫丁在米蘭的朝廷裏，真的很受公爵的優待；現在他大變從前的宗旨，在米蘭也愛上一個女子來，這倒是伯拉都夢想不到的。

使范倫丁拜倒的女子，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公爵的女兒雪維亞，她也很愛范倫丁；他們倆這樣相愛，是瞞着公爵的，因為公爵雖則很善待范倫丁，每天請他到王宮裏來，可是公爵早有意思，要把他的女兒，嫁給一個年輕的朝臣，名叫掃羅。雪維亞很瞧不起掃羅，因為他的才學和性情，沒有一樣能及到范倫丁的。

有一天，這兩個情敵，掃羅和范倫丁，同時去探訪雪維亞，范倫丁因為要取歡於雪維亞，掃羅每談到一件事情，總被范倫丁推翻而取笑，他們正在談笑的時候，公爵忽然走了進來，告訴范倫丁，他的好友伯拉都來了。范倫丁聽了很奇怪，想不到他會突如其來。於是他就到公爵面前，大大的贊揚伯拉都，說道：『我主，雖則我是蹉跎光陰，可是我的朋友伯拉都，卻會善用他的光陰，他真是才貌俱全的青年，文士的美德，樣樣俱備呀。』

『他的人品，既然是這樣的高貴，我也要按禮接待他，』公爵說。這時伯拉都走進來了，因此他們的談話，被他中止了。范倫丁便將他的老友，介紹給雪維亞，說道：『親愛的姑娘，請你款待他，像款待我的朋友一樣罷。』當范倫丁把伯拉都一一介紹完畢後，其餘的人就都離開，只剩下范倫丁和伯拉都兩個人在那裏了。范倫丁便開口說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的事情已怎樣了？你的裘麗亞怎樣，你們的愛情，已經增進到甚麼地步了？』伯拉都回答道：『講起我的戀愛問題來，總要使你厭煩。我知道你是素來不喜歡談戀愛問題的。』

范倫丁回答道：『噫，伯拉都，我已經改變我的方針了。從前雖則我厭煩着談到戀愛的問題，可是現在我覺得，戀愛問題再有趣沒有了。現在我除掉戀愛問題之外，就不喜歡再談論其他的問題了。我現在一談到愛的問題，連飯也不想吃，覺也不想睡呢。』

伯拉都聽見他的性情大變，非常奇怪。但是自從伯拉都看見雪維亞以後，他忽然把愛裘麗亞的心，置之腦後，轉愛上了雪維亞，他非但完全忘記了裘麗亞，並且也不顧到和范倫丁多年老友的情面；當他還沒有愛他朋友的情人以前，他心裏也曾有過種種的不安和遲疑；但是他的情感，畢竟戰勝了他的理智，終久走入那痛苦的情網裏去了。

范倫丁的性情，素稱直爽，他將他的情史，一一講給伯拉都聽，並且告訴他，他們倆的戀愛，是瞞着公爵的，因為他們將來的結婚問題，恐怕要被公爵反對，所以他勸着雪維亞，當晚逃到門都去；他並且把預備好了的繩梯，就是幫助雪維亞爬窗的繩梯，拿出來給伯拉都看。

伯拉都聽見了這個秘密，就到公爵那裏去告發。在他報告的時候，說得很動聽，他說，依朋友的情誼講起來，是不應該宣佈朋友的秘密，但是公爵這樣好的款待我，那末我不敢把與公爵不利的秘密，祕而不宣。於是把他女兒預備私奔的祕密，與范倫丁和他所講的一切，都告訴了公爵，並且說出幫助逃走的繩梯，還藏在范倫丁的長袍裏面。

公爵聽了伯拉都的報告，認為他誠實可靠，就竭力的贊揚他，並且應許他不把他告密的事情，洩漏出去，可是要用巧計，使范倫丁自露他的醜蹟。於是公爵在天將晚的時候，等着范倫丁來到宮裏，不久他果然看見范倫丁，急忙的走向前來，在他的袍子裏，聳起得好像有一包東西似的，他想這一定就是繩梯了。

公爵便止住他道：『范倫丁，你爲甚麼走得這樣快？——范倫丁即刻回答道：『外面等着一個信差，等我的信要去遞給我的朋友，所以我現在急忙的去把信交給他。』范倫丁這樣說，卻不能瞞着早知內容的

公爵。

「這許多信大概一定有很要緊的事情罷！」公爵說。

「並沒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公爵，信上不過告訴我的父親，我在你的朝廷裏，很安好和快樂呢。」范倫丁回答。

「既然沒有甚麼要事，那麼請你到我這裏來一刻工夫，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咧。」公爵道。於是他就虛構出來一件事實，他說我有意要將我的女兒，嫁給掃羅，可是她極力的反對，不聽我的話，這樣蔑視父親的女兒，還有甚麼可愛之處？我現在已經決定，要把她趕出去，無論那一個人收留她，就給他做妻子。我把她趕了出去，已經決定再娶一個妻子，好在我年老的時候服侍我。

范倫丁聽了，驚惶得不知怎樣是好，後來他回答公爵道：「你究竟要我爲你做甚麼？」

「我要請你做我求婚的先生。我希望和一個賢淑端莊的女子結婚，她不會嫌我年老多煩。」公爵說。於是范倫丁告訴他青年人求愛的方法，像饋送禮物啦，殷勤的探望啦，和諸如此類的方法。

公爵說他曾送過禮物給一個女子，可是給她拒絕了，並且那個女子被她的父親，嚴密的管束着，不准有一個男子，在白晝來會見她。

「那麼，你在晚上去會她好了。」范倫丁說。

這狡猾的公爵，已把他的談話，漸漸移到他的目的上去了，他說道：「但是在夜裏，她的門都緊緊的鎖着呢。」

范倫丁並不知道公爵是在用計策，他就很直爽的告訴他，如果夜裏那女子的門緊關着，那末可以用繩索做的梯子，從窗子裏縫進去，並且忠告他，繩梯要藏在袍子裏面，像他自己身上所穿的袍子一樣，免得被人看見。「請你把袍子借給我。」公爵說，他故意這樣講，是要他脫去外衣；他說完了，就立刻走上去脫范倫丁的

外衣，忽然在他的衣服裏面，發現一部繩梯，還有雪維亞給他的情書，他就立刻把牠拆開來讀，裏面又發現他們預備私奔的計劃，公爵看了，怒不可遏，痛斥他不應該做出這種忘恩負義的事情來，於是就把他驅逐出去，永遠不准他再到米蘭來；范倫丁就在那天夜裏，被強逼着離開，連雪維亞也沒有會過面。

伯拉都在米蘭中傷范倫丁的時候，也正是裘麗亞在維羅納悔恨伯拉都久別的時候；最後她便決意離開家鄉，到米蘭去找尋她的愛人；爲了要防免路上的危險起見，於是她和她的侍女羅西脫，都穿着男人的衣服，假扮着男子，動身到米蘭去。她們來到米蘭的時候，剛剛是范倫丁被驅逐出去の後幾天。

裘麗亞到達米蘭的時候，正在正午，她就寄寓在一個小客棧裏；她那時的思想，因爲都集中在她愛人伯拉都的身上，所以她一進客棧，就詢問着客棧的主人，希望從他那裏，得到一些關於伯拉都的消息。

客棧的主人看見了這美貌的少年，（他並不知道他是女子裝扮的）舉止端莊，態度大方，認爲他一定是貴族子弟，就同他很相熟似的談着；棧主原是個慈祥者，他看見這個少年的面容上，露着憂鬱的樣子，他很替他難受；爲要使這個少年旅客解除憂慮起見，棧主就請他去聽美好的音樂，說是有個青年，在今晚特爲要爲他的愛人，奏一曲特別的音樂。

裘麗亞心中所以鬱鬱不樂的原因，是因爲從前伯拉都愛她，是愛她賢淑的品性，和莊重的態度，現在她降格的愛伯拉都，她怕伯拉都反要因此而輕視她，所以她終日的面露戚容。

裘麗亞這時很快樂的答應棧主，一同去聽音樂；她心地裏還希望着因此而能遇到伯拉都。誰知裘麗亞一到奏樂的地方，心裏竟悲慟得說不出話來，原來她看見她的愛人伯拉都，在爲着雪維亞姑娘奏樂，並且和她說了許多的情話。裘麗亞又聽見雪維亞在責備伯拉都，不應該遺棄原有的愛人，也不應該忘恩負義，待他的朋友范倫丁；責備完了，就離開伯拉都走了，也不去聽他的音樂；因爲她是忠於范倫丁的女子，不直伯拉都那卑下的行爲。

裘麗亞看見了這種情形，雖則很痛心而失望，可是她仍舊愛着伯拉都；她聽說伯拉都要請一個僕人，裘麗亞就由棧主的介紹，去做他的僕人；伯拉都並不知道她就是裘麗亞，他時常差她去送信和禮物，給她的情敵雪維亞，甚至他把裘麗亞從前送給他的那隻戒子，也叫她去送給雪維亞。

當裘麗亞把戒子去送給雪維亞的時候，雪維亞拒絕着不受，裘麗亞倒非常高興；裘麗亞或者有人叫她，是西佩頓侍童，就和雪維亞談到伯拉都，初愛裘麗亞的情形。她說她也認識裘麗亞的，並且告訴她裘麗亞是多麼的愛着伯拉都，現在伯拉都竟然遺棄她，她要多麼的傷心呀！西佩頓又向雪維亞道：「裘麗亞的身量和我差不多高，她的面貌，也和我差不多，至於她的眼睛和頭髮的顏色，簡直和我的一樣。」雪維亞聽了這樣柔弱的女子，被愛人遺棄，心裏就生出體恤她的心腸來；當裘麗亞把戒指給雪維亞的時候，雪維亞拒絕着說道：「他把這戒指送給我，他一點不知道羞恥；我決計不受；因為我常聽他說，這隻戒指是他的愛人裘麗亞送給他的。少年，我愛你，因為你倒有哀憐裘麗亞的心。這裏有隻錢袋，爲了裘麗亞的緣故，我要送給你。」這愛鬱改裝的姑娘，聽見了雪維亞那安慰的說話，心裏非常喜悅。

卻說范倫丁自從被驅逐以後，他無顏再回到他的家鄉，現在他不知道走那一條路是好；當他正在離米蘭不遠的森林裏徘徊着的時候，忽然被強盜包圍，問他要錢。

范倫丁告訴他們，他是個被逐出的落難人，除掉身上所穿的衣服外，一無所有了。強盜聽見他說是個落難人，便很可憐他，但是看他有大家之風，態度也很莊重，便要求他做他們的首領，他們情願服從命令；如果不肯接受他們的請求的話，那麼就要把他置之死地。

范倫丁這時，早將他的身體，置之度外，他說他情願做他們的首領，禁止他們不准搶劫婦女和窮苦的人。從此以後，范倫丁便過着綠林的生活，像英國的大盜魯濱漢一樣；誰知范倫丁竟在這森林裏，遇到了雪維亞。

原來自從范倫丁被驅逐以後，雪維亞的父親，強迫着她嫁給掃羅，雪維亞堅決的反對，因此她決計逃走，預備到門都去尋找范倫丁，她並不知道范倫丁還在森林裏，過那綠林的生活呢。范倫丁雖然擔任着強盜領袖的名義，可是從不參預他們的搶掠，並且竭力勸戒那班強盜，對行人發些慈心。

雪維亞逃走的時候，還伴着一個仁慈的老僕，名叫艾勒默，做她的保護人。從米蘭到門都，一定要經過那個森林，就是范倫丁和羣盜出沒的地方。當他們主僕倆經過森林的時候，雪維亞忽然被一個強盜擄去了，艾勒默走得快，卻被他逃走了。

雪維亞看見了強盜，驚惶失措，強盜就叫她不要驚恐，現在不過是把她帶到他們首領的地方去，所以不用恐懼，因為他們的首領，很知禮義，尤其不會蹂躪婦女。雪維亞聽了他的話，少微安心一點。她這時很悲慘的叫道，「范倫丁，我是爲着你受苦呀！」

強盜正預備帶雪維亞去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伯拉都和假扮侍童的裘麗亞，他們特爲出來尋雪維亞的。伯拉都見雪維亞被強盜捉着，他就走上去救雪維亞，從強盜的手裏帶了下來，雪維亞很感激他的救助，伯拉都趁這機會，就要求她和他結婚，當時裘麗亞立在旁邊，聽見伯拉都的要求，心中非常憂急，她怕雪維亞爲着要酬謝伯拉都的救助起見，也許會允許他的要求，不料正在這個時候，范倫丁因聽得他的強盜，搶到一個姑娘，特爲走來安慰和釋放她的，這時范倫丁忽然來到他們的面前，和他們互見之下，都驚奇得說不出話來。伯拉都這回向着雪維亞求婚，被范倫丁聽見，他非常羞愧，他就在范倫丁的面前，認他的過犯，悔恨着當初不應該暗傷范倫丁，但是范倫丁，素來是個心境寬大，天生直爽的青年，他非但饒恕他的過犯，和恢復從前的友誼，並且還很豪爽的說道，「我完全原諒你，甚至雪維亞姑娘，我也情願放棄了給你。」裘麗亞一聽見這話，忽然暈眩了過去，因爲她怕不能和伯拉都結爲夫婦。他們看見裘麗亞暈絕了過去，就都走過去，設法使她蘇醒。這時雪維亞心裏也非常忿恨，她忿恨着范倫丁不應該把她轉讓給伯拉都。當裘麗亞蘇醒了過來，她說

道，「呀！主人叫我把這隻戒指給雪維亞，我忘記了。」伯拉都一見這隻戒指，是他從前和裘麗亞定情的戒指，並非是叫她去送給雪維亞的那隻戒指，他便說道，「這是裘麗亞的戒指啊，怎麼會在你的地方，侍童？」裘麗亞回答道，「這是裘麗亞自己給我的，並且是她親身送來的。」

伯拉都現在仔細把侍童西佩頓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裘麗亞姑娘，伯拉都看見她那堅決不移的愛他，頓時就受她的感動，愛她的心油然而生，於是同她愛好如初，也不再追求雪維亞姑娘了。

這時伯拉都和范倫丁重歸和好，並且都伴着忠心的愛人，所以表示着非常快樂。正當那個時候，他們很驚奇的看見米蘭的公爵和掃羅，忽然走來追尋雪維亞。掃羅先走過來，要想奪回雪維亞，他說，「雪維亞是屬於我的。」范倫丁說道，「掃羅，快些走開，如果你再說雪維亞是你的，我將致你於死地。她立在這裏，你敢搗她嗎？」掃羅原是個膽小的人，他聽見了范倫丁的恐嚇，就退了回去，他說他也不想硬娶雪維亞了，況且雪維亞原不愛他。

公爵聽見了掃羅的話，認為是侮辱他的女兒，便很發怒的說道，「你不應該這樣侮辱我的女兒。」於是公爵又轉過身來向范倫丁道，「范倫丁，我很欽佩你的精神，像你這種人，才配娶我的公主。」於是范倫丁就走向前去，很謙和的吻着公爵的手，表示很感激的接受他的女兒，范倫丁趁着這快樂的時候，就請求公爵寬宥那班強盜，說他們並不是素來為匪的，都是被逐的國事犯，假如讓他們重回故國，那麼其中很多是可用之材。公爵也就允許了他的請求。他們因為要處罰伯拉都這虛偽的朋友，就罰他當着大眾的面，宣佈他的情史和暗傷范倫丁的事蹟，這實在使他難以為情極了。伯拉都宣佈完了以後，四個情人就回到米蘭去，在公爵面前舉行了婚禮，大家都很快樂的歡宴着。

威尼斯城的商人

從前有個猶太人名字名珊勒克，住意大利的威尼斯。他專做盤剝重利的生意，把金錢借給經商的基督徒，因此他擁有極富的家產。珊勒克的性情，素稱苛暴，當借款到期的時候，一定要迫着借債的人歸還，不容寬延，所以人人都恨他，其中尤以威尼斯的一個年輕商人，名叫安東尼，格外的恨他。珊勒克也很恨安東尼，因為安東尼專把金錢借給貧窮人，從不收他們的利息，珊勒克認為有礙他的進益，所以恨之刺骨。安東尼每逢遇到珊勒克的時候，就責罵他專剝重利的不是，和他刻薄的手段，珊勒克聽了，似乎是忍受着，其實在打算着要報他的仇呢。

安東尼卻是當代的一個大慈善家，他的家境很好，他那樂善好施的精神，是當時全意大利人中所少有的，無怪他受着人人的愛戴。他有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名叫佩珊尼，是威尼斯的貴冑，不過他的家產，被他揮霍得將近沒有了。所以他在沒有錢用的時候，安東尼就來濟助他；似乎在他們兩人中間，只有一條心，一隻錢袋。有一天，佩珊尼來到安東尼的面前，告訴他他要和一個富有家產的女郎結婚，她的父親是新近死了的，所以她承受了她父親所有的產業；在她父親還活着的時候，他常到她的家裏去玩耍，從熟識而互相愛慕，後來竟有婚嫁的意思；但是要成就這件美事，非得籌有巨款，才配和這富饒的女子結婚，因此他就向安東尼暫借三千金，作為聘禮。

這時安東尼手下，剛沒有現款，來借給他的朋友；不過他希望着幾隻貨船，不久將載着貨物回來了，他說他要去向那很有錢的珊勒克，專門放債給人家的借錢，情願拿他幾船的貨物，做為抵押品。

於是安東尼和佩珊尼同去見珊勒克，安東尼便開口向他借三千金，利息聽便他定規，等貨物上了岸，再來還這筆款子。珊勒克聽了，他心裏在思想，『如果我有一次佔他的上風，那麼我必定要大報其宿怨；他很恨我們猶太國；他放債不取利，他當着商人的面前，又時常辱罵我，說我是剝人家的重利，這回我決不輕放他過去。』安東尼見他在默想着，置借錢的問題不理，便開口向他說道，『珊勒克，你聽見嗎？你究竟肯借不肯借？』

珊勒克便回答道：『安東尼先生，你常常着衆人的面前，辱罵我剝人的重利，我都忍受着；你又叫我是化外人，說我是兇惡的狗，並且吐唾沫在我的袍子上，又用腳來踢我，當我是一隻狗。現在你倒有求於我了，跑來說：『珊勒克，借些錢給我。』難道狗也有錢嗎？你想一隻惡狗也能借給你三千金嗎？』安東尼聽了，很忿怒的，回答他道：『我依舊要辱罵你那卑陋的行爲，假如你肯借錢給我，不要視我爲朋友，就算借給你的仇敵好了，倘使到了期不能還款，隨你怎樣處罰就是了。』珊勒克道：『先生，怎麼你在發怒了啊！我很願意和你做朋友呢。我不再記起從前的宿怨。我也願意借錢給你，你不容付利息。』這種似乎很仁慈的口氣，倒使安東尼大大的詫異起來了；於是珊勒克仍舊裝着仁慈的樣子，告訴他情願將三千金借給他，不取一些利息；不過要安東尼和他一同到律師那裏，簽一張娛樂式的合同，倘使那筆借款到了期不能償還，那麼就要罰安東尼一磅肉，任憑珊勒克喜悅，要從安東尼的身上剝下來。

『很好，我願意簽這張合同，猶太人究屬仁慈。』安東尼說。

佩珊尼卻很不以爲然，他叫安東尼不要簽字；但是安東尼仍堅持着要簽，因爲他的幾隻貨船，在還款期之前，就會載着好多倍於借款的價值回來的。

珊勒克聽了他倆的爭辯，便叫喊起來道：『我祖亞伯拉罕呀，這班基督教徒多麼的會懷疑呀！他們自己狡猾，猜度人家也和他們一樣的狡猾。佩珊尼，請你告訴我：如果他果真失了約，因此也果真依照了合同實行，那末與我又有什么裨益呢？從人身上割下來的一磅肉，遠不及羊肉牛肉的價錢。我所以這麼要求，無非是表示友誼而已；如果允許的話，那麼就照這樣辦，否則就作罷論。』

但是到最後，安東尼不聽佩珊尼的忠告，終於簽了這張合同，他還認爲是遊戲性的合同哩。

佩珊尼的愛人，名叫保娣娜，住在離威尼斯不遠的地方，名叫貝爾孟。保娣娜嬌豔多姿，冠於全國的女子，所以拜倒石榴裙下的男子很多。

佩珊尼既借到了三千金，便大壯行色，隨從着許多僕役，同着他的侍從葛雷丁，動身到貝爾孟地方去了。保娣娜見他威風凜凜，立刻就允許嫁給他，承認他是她的丈夫。

佩珊尼告訴保娣娜，他已經是沒有多少家產了，他現在可以誇耀的，就祇是他出自貴族之門，可是保娣娜的愛他，是愛他高尚的品格，倒不在乎富有不富有，她很莊重的回答他，像他這才貌俱全的青年，她需要比現在有千倍的美麗，和萬倍的富饒，才配得上嫁給他；並且她說她未曾受過教育，是不學無術的女子，幸虧年齡還不大，情願從他的地方，領教一切；於是她便向佩珊尼說道：『我的身體，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了，你和你的一切，也都屬我了。不過，昨天我還是這座大廈的主婦，也是這些僕役的主人，我也還稱着公主；可是，現在這座大廈，這許多僕役，甚至連我自己，也都屬於你的了；這些家產，和這隻戒指，我都交給你罷。』說着便將戒指給佩珊尼。

佩珊尼受了保娣娜的抬舉，她不但嫌他貧困，並且還把她的一切，都給佩珊尼掌管，因此他的心裏，非常感激而快活，甚至快活得說不出話來；他就受了她的戒指，他起誓說，他將永久不離開這隻戒指。

佩珊尼的侍從葛雷丁，當時也很愛着保娣娜的侍女倪里沙，很想要和她結婚，於是他就去要求他的主人。

『葛雷丁，倘使你能找到一個妻子，我很願意成就你的美事呢。』佩珊尼說。

於是葛雷丁告訴他的主人，他很喜愛保娣娜的侍女倪里沙，並且她已經允許過肯嫁給他。保娣娜便去問倪里沙，這究竟是真是假。倪里沙回答道：『夫人，這的確是真的，假如你也贊同。』保娣娜就立刻允許了她，佩珊尼笑着說道：『葛雷丁，這樣同日成婚，那末我們的婚宴，將格外的有趣味了。』

他們正在快樂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信差，從安東尼的地方，帶來了一個悲痛的信息。當佩珊尼讀着安東尼的來信的時候，面色忽然變為慘白，保娣娜還以為那封信，是報告他知友死亡的消息；她就問佩珊尼，信

上究竟有些甚麼悲慘的消息，他說道，『可愛的保娣娜呀，這裏有幾行悲痛得不堪入目的話語；溫和的姑娘，我最初已經告訴過你，我除掉一身之外，就別無長物；但是我要坦白的告訴你，我非但一無所有，倒反還欠有一筆債呢。』於是佩珊尼就把舉債的情形，如何去向安東尼借錢，安東尼又怎樣去向那個猶太人珊勒克轉借，和過期償債要剝肉的種種情形，一一講給保娣娜聽；於是他又把安東尼的信讀出來，信上這樣說，『親愛的佩珊尼，我的船都沉沒在海中了，現在我只能照着合同受罰，因為我已經不能還那筆款項，我希望在臨死之前，能夠和你一會；不過也聽你的便；如果你不能來的話，也不必來了。』保娣娜聽了，也很爲之悲痛，她就對佩珊尼說道，『呀，我愛，快些準備一切，去救你那親蜜的朋友，你可以把二十倍的金子，去還給那個猶太人，切不可損及安東尼的一根頭髮；你既然爲着愛我的緣故，這樣的舉債，此後我當格外的愛你。』於是保娣娜說在他出發之前，先要成婚，好叫他合法來承受她的家產；他們就在那天結了婚，葛雷丁和倪里沙也成婚了；婚禮一完畢，佩珊尼和葛雷丁，就急忙的動身到威尼斯去，到了那裏，安東尼已經下在監獄裏了。

這時付款的期限已過，佩珊尼把借款還給那兇惡的猶太人，可是他不肯接受，一定要安東尼身上的一磅肉，並且他們已經指定好一天，要在威尼斯公爵的面前，審判這件案子，佩珊尼則中心志忑，在等候着解決。當保娣娜和她丈夫分別的時候，她很快樂的對佩珊尼說，在案子結束了以後，請他和他親愛的朋友，一同回來；可是她仔細一想，她怕這次凶多吉少，因此她一個人在思念，怎樣去救助佩珊尼的朋友安東尼；她先前雖則已經同佩珊尼說過，事事要服從她的丈夫，受他的管束，可是現在在危急的時候，她也不能再等着她丈夫的允許，決定要動身到威尼斯去，爲安東尼辯護。

保娣娜有個親戚，名叫貝勒耳，他是個律師；保娣娜就寫了一封信給他，把案情告訴他，問問他有甚麼意見，並且向他借一套律師的衣服。不多一刻工夫，信差回來了，帶着貝勒耳指導辯護的一封信，和律師所需要的一切物件。

於是保娣娜就扮着男子的樣式，穿着律師的衣服，再叫她的侍女倪里沙，也扮做男子，做她的書記，她們就立刻動身，她們到威尼斯的一天，剛巧是要審判那件案子的一天。保娣娜和她的侍女，就走向高等法院去，預備開審。保娣娜進了法院，就把貝勒耳的一封信，呈給公爵，那封信是貝勒耳寫給公爵的，信上這麼說，他本來想親自替安東尼辯護的，可是現在因患病的阻擋，所以就另請了一位少年法學博士貝珊沙（就是保娣娜的假名）來代替辯護。公爵也就答應了，同時很驚奇着他那美麗的面貌。

現在就要開始審問這件重要的案子了。保娣娜四週打量了一回，她看見兇惡的猶太人，她也看見佩珊尼，面帶憂容的立在安東尼的旁邊，佩珊尼並不知道這位年少英俊的律師，就是他的愛妻保娣娜咧。

保娣娜在法庭中，鼓足她的勇氣，毫不膽怯。她先對珊勒克說，按法律上說來，他可以依照合同上所訂定的，罰安東尼一磅肉，不過人人當有仁慈之心，彼天降甘霖，也無非是仁慈的表示，上帝以愛人為懷，所以他給與人類一切所需要的，保娣娜又對珊勒克說，我輩禱告，求上帝大施恩慰，同時我等待人，也當施以恩慰。現在如果你不一定要爭這塊肉，就接受了安東尼的還款，於法於情，豈不都說得過去嗎？保娣娜這樣反覆說着開恩的話，無非要希望感動珊勒克，不再斤斤為一塊肉而爭辯。誰知珊勒克聽了她的一翻勸告，屹然不為動，反而要求着速速依照合同上面所載的執行。保娣娜便問道，「他是否無力還這筆借款？」話還沒有說完，佩珊尼就把三千金，付給猶太人，並且允許付他多倍的利息，聽便他要求就是了；珊勒克仍拒絕着不受，非要安東尼的肉不可，佩珊尼卻請求這位辯護的律師，將法律少些遷就一點，好救安東尼的一條性命。但是保娣娜很莊重的回答他，國家所定的法律，不得變更。珊勒克聽了這句話，似乎律師在幫着他辯護了，便很快樂的說道，「公正善斷的但尼爾來審判了呀，聰明的律師，我多麼的敬仰你，你的智慧和辯才，遠勝過你的年齡呢。」

這時保娣娜就把合同一看，她讀完了以後，說道，「合同上載得很明顯，安東尼理當受罰，給珊勒克在胸間剜一磅肉。」於是她又向珊勒克道，「你就發些慈心罷，你不如就接受他的金錢，把合同撕了就算罷。」但

是這兇惡的珊勒克，非特一些不肯寬宥，並且還咬牙切齒的說道：『我敢對我的良心起誓，無論甚麼人，不能變更我的旨意了。』保娣娜就向安東尼道：『安東尼，你還有甚麼可說？預備着你的胸膛，給珊勒克宰割罷。』她剛剛說完，珊勒克就抽出長刀，用力磨得銳利明亮，預備下手割肉。保娣娜問安東尼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嗎？』安東尼很鎮靜的回答，他還有幾句話要說。於是他對佩珊尼說道：『佩珊尼，請把你的手給我！好和你作最後的握別！你不必因我所受到的不幸而悲痛。請你告訴你的夫人，我是多麼的愛着你！』佩珊尼很沉痛的說道：『安東尼，我愛我的妻子，勝於我的性命；不過我的生命，我妻子的生命，甚至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及你的生命，來得尊貴；我寧願損失一切，犧牲一切，來救你的生命。』

保娣娜在旁邊聽了，忍痛着向佩珊尼說道：『假如你的妻子也在這裏，會允許你說那樣的話嗎？』葛雷丁見他的主人這樣安慰安東尼，他也向着安東尼說幾句安慰的話：『我有個妻子，我非常愛着她；不過我希望她能在天上，懇求着上帝，來改變這兇暴殘忍的猶太人。』倪里沙這時她扮着書記，她聽見了便向葛雷丁說道：『你只好背着你的妻子這樣說，否則你們就要爭吵起來了。』

這時珊勒克催促的叫道：『我們徒然浪費這時間，請快些宣佈罪刑罷。』於是法庭中充滿着緊張的空氣，個個人都爲着安東尼擔憂。

保娣娜問磅肉的天平秤有預備好否？她就向猶太人說道：『珊勒克，你必定要請好一個醫生在旁邊，否則他流血不止，一定要死去的。』珊勒克原欲置之死地，他就回答律師道：『這在合同上並沒有提及。』保娣娜回答道：『這誠然在合同上沒有提及，但是如果你請了醫生來，救他一條性命，你不是行了一件善事嗎？』珊勒克依舊回答道：『我找不到醫生；況且這在合同上是沒有的。』保娣娜道：『那麼，安東尼身上的一磅肉，是屬於你的了。這是法律所允許的，也是法庭所判斷的。你可以從他的胸膛前，割他的肉了。』這時珊勒克又喊叫起來道：『聰明和公正的審判官呀！但尼爾來審判這件案子了！』於是他再磨着他的長刀，注視着安東尼

道，『快來預備給我宰割罷！』

保娣娜忽然止住他道，『珊勒克，且慢，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呢。這張合同上只寫明是「一磅肉」，沒有寫明可以流他一滴血呢。倘使在你割肉的時候，流他一滴血，那末按法律就要把你所有的產業充公。』珊勒克聽了，驚惶得竟不敢下手。全法庭上的人，也都在敬仰這位少年律師的奇妙的智慧，欽羨和贊揚的聲浪，在法庭的四週，如沸水般的響着；葛雷丁這時也照着珊勒克先前所說的喊叫起來道，『聰明公正的審判官呀！但尼爾來判斷這案子了！』

珊勒克知道訴訟已告失敗，不能再達到他那兇暴的惡計，便垂頭喪氣的說道，他願意接受借款了；佩珊尼喜出望外，他便叫出來道，『錢就在這裏！』但是保娣娜阻止他道，『且慢，不容着急，根據合同，珊勒克並沒有受錢的載明，只載着可以罰一磅肉，所以請珊勒克預備割肉罷，可是你要記着，不可流血並且不可以割得多於一磅，或者少於一磅；如果有差分毫，那你就犯威尼斯的法律，要處死刑的，並且要把你的產業充公。』珊勒克道，『那麼將錢還給我罷，讓我好回去。』『我早預備好了，錢就在這裏呀。』佩珊尼說。

珊勒克正想去拿錢的時候，保娣娜又阻止他道，『且慢，我還有話要和你說。你既然要想謀害一個人的性命，按威尼斯的法律，你的家產應該充公，你能否免於一死，還要看公爵肯否憐憫呢；你不如快些跪下來，請他原諒。』

於是公爵向珊勒克說道，『你可以看出我們基督徒的精神，和常人不同，你還沒有要求我，我早就原諒你了；照我的意思，你不如把一半的產業，歸安東尼，其他的一半，則充公給國家罷。』

這慷慨的安東尼，情願放棄他應得的一半產業，他說珊勒克倘使肯簽字，寧願把一半的產業，將來給他自己的女兒和女婿承受；原來珊勒克有個獨生女，因為她沒有得到她父親同意的緣故，去嫁給一個年輕的基督徒，名叫羅崙沙，也是安東尼的朋友，爲了這個緣故，珊勒克就取消她的繼承權。

珊勒克很贊同安東尼的提議；不過他因為他的毒計，已告失敗，並且家產反因之充公，他很不快活的說道：『我有病了，讓我先回去，然後你們把契據拿來，好給我簽字。』公爵說道：『那麼你就回去簽字罷；假如你肯改過而變為一個基督徒，我將饒恕你，把另一半的產業歸還你。』

於是公爵就宣告退庭，並且也釋放了安東尼。同時公爵還贊揚律師的智慧，請他到家裏去吃飯。保娣娜因為要在她丈夫之先，到達家裏，因此她回答道：『謝謝你的盛意，我不能如願了，因為我必須要回去。』公爵說這是很可惜的一回事；於是他又向安東尼道：『你要感激這位先生呢，因為你得免一死，全靠這位先生咧。』這時公爵和他的議員都離開了法庭；於是佩珊尼向保娣娜說道：『至尊的先生，由於你的智慧，我和我的朋友，竟免除了痛苦的刑罰，現在我請求你接受這預備還給那猶太人的三千金罷。』安東尼也說：『你先生給與我們的恩惠，決不是這三千金所能報答得盡的。』

保娣娜卻不肯接受，佩珊尼勸之再三，請她收受，她便向佩珊尼說道：『既然這樣，請你把你的手套給我夠了；我要為你的緣故，常套在手上。』其實保娣娜問他要手套，目的是在他脫手套的時候，可以向他要手指上的一只戒指，試試他究竟肯給人不肯；所以當保娣娜看見他的戒指的時候，便向他說道：『你既然一定要酬報我，那麼請你就把這只戒指給我罷。』佩珊尼聽了，很覺得難受，因為保娣娜別樣東西都不要，偏要佩珊尼寶貴得不能分離的戒指，於是他便又慚又窘的回答他，他不能允許把戒指給他，因為這是他妻子的禮物，曾經起過誓，永久不離開牠的；可是倘使他一定要這只戒指，那麼可以隨他在威尼斯城裏揀一只最寶貴的，買來送給他。保娣娜聽了，假裝着發怒道：『先生此言，好似來愚乞丐而已。』說着便很生氣似的走了。

『親愛的佩珊尼，請你看我的情面上，就把戒指送給他罷，尊夫人如有不樂，那末我和我的情誼，和這位律師給與我的大恩，足以在你妻子前伸辯。』安東尼說。佩珊尼雖則不欲有負他的妻子，但是經過他朋友的勸說，也就首肯了；他就叫葛雷丁追上去，把戒指送給保娣娜；書記倪里沙看見了葛雷丁，也就問他要一只戒

指，葛雷丁見他的主人這樣慷慨，他也就把倪里沙先前給他的戒指，送給了倪里沙，主僕倆便狂笑着去了，因為知道他們回家以後，一定要受到不白之冤了。

保娣娜在回去的時候，心裏充滿着非常的欣慰，因為她的計策成就了。她見了天空裏的月亮，似乎比以前格外來得有光采；她這時所聽到的音樂，似乎比先前格外來得悅耳了。

保娣娜和倪里沙一回到家裏，就換上原來的衣服，等候着她們的丈夫，誰知她們的丈夫不久也就回來了，還伴着安東尼、佩珊尼就把他知己的朋友，介紹給保娣娜，保娣娜便竭誠的招待，並且慶賀他訴訟的勝利，正在這個時候，他們忽然聽見倪里沙和她的丈夫，在房子的一角，爭吵個不止。保娣娜道：『你們新婚還不久，怎麼爭吵了起來？究竟爲些甚麼事呀？』葛雷丁回答道：『原來爲了倪里沙給我的一只戒指而已，上面刻着「愛我，永不離開我」幾個小字。』

倪里沙說道：『那戒指上面所刻的幾個字，是表明甚麼呀？當我給你戒指的時候，你曾向我立過誓，永久不離開這只戒指，一直到你死爲止；現在你說已送給一個律師的書記了。我知道你是一定送給女人的。』——『我真的是送給一個少年男子的，那個男子不比你長多少；他是一個律師的書記，藉着那聰明律師的辯護，竟救了安東尼的一條性命；那男子一定要問我討那只戒指，我卻不能拒絕他。』保娣娜道：『葛雷丁，你把你妻子的第一件禮物，送給人家，那是應該受責的。我也曾給我丈夫一只戒指，我深信他決不會送給別人呢。』葛雷丁要想免除他的過失起見，便說道：『原是我的主人佩珊尼，先把他的戒指送給律師，後來他的書記看見了，才問我要戒指的呢。』

保娣娜聽了，便裝出很忿怒似的去責備佩珊尼，說他已把戒指去送給女人了。佩珊尼心裏很覺得不安，因為他觸犯了他的愛妻，他便很誠摯的說道：『我願拿人格來擔保，我實在沒有把戒指給女人，乃是送給一個律師的，他因爲不肯接受我給他的三千金，一定要我那只戒指，我拒絕着他，他就生氣的走了。親愛的保娣』

娜！當時叫我怎麼辦呢？我實在不是有心忘恩負義，把戒指送給他，乃是爲了羞恥逼迫着才給他的。好姑娘，請你原諒我罷；倘使你在那裏，我想你也要請求我，把戒指送給那可尊的律師的。」

「呀！我實在是你們爭吵的罪魁啦。」安東尼歎着氣說。

保娣娜請求安東尼不容悲傷，安東尼說道：「我已經爲佩珊尼的緣故，犧牲了我一次的身體，倘使你丈夫不肯犧牲他一只戒指，我就早沒有性命了。現在我敢再擔保的說，你的丈夫決不肯再有負於你了。」保娣娜便說道：「那麼你就做他的保人罷，請把這只戒指給他，叫他好好的保藏着，比先前一只保守得更好。」

佩珊尼一看見這只戒指，就非常驚奇，因爲他看出這只戒指就是他送給律師的那只；這時保娣娜才把真情，一一告訴佩珊尼；佩珊尼便恍然大悟，原來拯救安東尼性命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勇敢和聰明的妻子哩。

安東尼正在感激保娣娜的時候，保娣娜就給他幾封信，這幾封信不知怎樣剛巧落在她的手裏，內中述及安東尼的幾隻貨船，並沒有沉沒，早已平安的到達港口了；安東尼聽了，喜出望外，大家便很高興的大談其戒指的笑話，和丈夫會不認識自己妻子的滑稽；葛雷丁，用着合韻的辭句，起了一個滑稽式的誓願，

——他一生最感痛苦的事，

沒有再過於保藏倪里沙的戒指。

辛佩林

當羅馬王奧古士丁凱撒在位的時候，辛佩林正做着英國的皇帝。

辛佩林的第一個妻子死亡以後，留下了三個很幼的孩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公主名叫伊瑪勤，在她三

歲的時候，她兩個還是嬰孩的弟弟，忽然被人家偷了去；辛佩林始終不知道是誰偷去的，更不知道他兩個孩子的結局是怎樣。

後來辛佩林又娶了一個妻子，她是一個兇悍多詭計的婦女，待伊瑪勤尤其來得兇暴。

伊瑪勤的繼母，先前已嫁過人，並且曾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克拉登，她意欲把伊瑪勤給克拉登做妻子，好等辛佩林死後，克拉登得繼續王位；因為她知道如果不這樣做，將來的王位，必定要由伊瑪勤繼承。但是繼母的計劃，終於失敗了，因為伊瑪勤早背着她的父親和繼母，去和她的愛人巴多馬結婚了。

巴多馬是個少年英俊，才學俱備的青年。他的父親，是為辛佩林戰死的，他的母親，在他生出不久，也因着悲痛過分而死了。

辛佩林因為可憐這孤苦的孩子，便把他帶到朝廷裏，給他受教育。巴多馬的名字，是遺腹子的意思，這名字也是辛佩林給他取的。

伊瑪勤和巴多馬，從小就在一處讀書，在一處玩耍；在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彼此的愛慕着，後來他倆的情愛，與日俱增，所以到長大成人，便私下的結婚了。

這個失望的王后，不久就得悉了他們結婚的祕密，因為她雇了幾個偵探，隨時在注意伊瑪勤的行動，她就將伊瑪勤和巴多馬結婚的事情，去告訴王帝。

辛佩林聽得他女兒不願自身的尊嚴，去和一個平民結婚，於是大大的震怒，立刻就驅逐巴多馬離開英國，永遠不准他回來。

王后假裝着體恤伊瑪勤的樣子，故意乘巴多馬還沒有離開英國之前，設法給她和巴多馬有個晤談的機會，她這樣故示殷勤，原來希望日後去要求伊瑪勤給克拉登做妻子的時候，可以得到她的首肯。

於是伊瑪勤和巴多馬，作最後的晤談，兩人因捨不得分離，相顧而痛哭。伊瑪勤就把她母親的一只鑽戒，

送給了巴多馬，巴多馬允許永不離開這只戒指；他也就送給伊瑪勤一只手鐲，請求她好好的保存着，做爲她丈夫的紀念品；於是他們倆就此話別，各人起着永遠親愛的誓願。

伊瑪勤此後過着她寂寞悲慘的生活，巴多馬也安抵了羅馬，就是他自己選定好作爲他被驅逐的地方。巴多馬到了羅馬，便和幾個各國的風流少年交遊，他們都喜歡談着姑娘們的事情，各人稱讚着他們本國的女子，和他們自己的愛人。巴多馬也在朋友的面前，贊揚他愛妻伊瑪勤的德行，聰明，和恆心，說在世上是少有的了。

少年中有個名叫亞吉馬的，他不信英國的姑娘，會比羅馬的姑娘來得更好，因此常和巴多馬爲了這問題而爭辯，最後他們倆就賭東道，如果亞吉馬能得到伊瑪勤的垂青，肯將那只手鐲給他，就算他獲勝，那麼巴多馬情願把伊瑪勤送他的那只戒指，轉送給亞吉馬，不過，亞吉馬倘使失敗了他的奸計，就要罰大筆的罰金。巴多馬很相信他的妻子，一定不至爲亞吉馬所動。

亞吉馬到了英國，去看伊瑪勤，伊瑪勤因爲知道他是她丈夫的朋友，便很客氣的接待他；但是當亞吉馬向她表示情愛的時候，伊瑪勤非但不加理睬，並且很輕視似的拒絕了他，因此亞吉馬知道他的奸計是不能成就了。

亞吉馬回了他的寓所，就在思想怎樣才能贏得這個東道，後來他想出一個計策，來欺騙巴多馬，他就用了許多金錢，去賄賂伊瑪勤的幾個侍女，得着她們的許可，去躲在伊瑪勤臥室內的一隻大衣箱裏；到了晚上，等伊瑪勤睡着了，亞吉馬才從衣箱裏輕輕的走出來，很留心的在打量着房裏的佈置，把牠們一一記在書上，特別注意着伊瑪勤頸項上的一顆痣，於是他趁着伊瑪勤正在熟睡的時候，就輕輕的去把她的手鐲，脫了下來，然後仍回到衣箱裏去；到了第二天，他就急速的回到羅馬去，向巴多馬誇耀，說伊瑪勤已經把那手鐲給他了，並且還允許他睡在她的臥室裏；爲要使巴多馬相信起見，他便說了許多假話，他說道：『她的臥室裏，掛

着絲和銀織的圖畫，畫着埃及女王見恩頓尼的一幅像。」

「這真是真的，不過你不親見，也可以從侍女那裏探聽得到的。」巴多馬說。

「我還記得房裏的煙囪，是在南面，火爐架上，還刻着達安娜女神出浴的形像哩。」亞吉馬說。

「這也可以從侍女那兒探聽得到的，有甚麼希奇呢？」巴多馬回答。

於是亞吉馬又在述說臥房的屋頂，說得一點也不錯；他又繼續的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幾乎忘記了沒有告訴你，就是在靠壁火爐的架子上，有兩個眉目傳情的愛神的銀像，每個像都是用一只腳立着。」這時，亞吉馬就把手鐲拿了出來，說道：「先生，你知道這只手鐲嗎？這是伊瑪勤送給我的。她說她從前也曾寶貴過牠。」最後，他把伊瑪勤頸項上的一顆痣，也告訴給巴多馬聽。

巴多馬起初還竭力的和亞吉馬強辯，等到一看見那只金鐲，也就不能再和他強辯了，他心中頓時生出怨恨伊瑪勤的心來，同時他只好把他的鑽戒，輸給亞吉馬。

於是巴多馬就寫了一封信，給他朋友畢散尼，他也是伊瑪勤侍僕之一；巴多馬就把伊瑪勤不貞節的證據，一一告訴畢散尼，並且暗暗地囑他領公主到威爾斯的海口密爾福的地方，想在那裏殺死她。同時他也寫了一封欺騙的信，給伊瑪勤，告訴她因多時不見，想念得很，現在請她同着畢散尼，同到密爾福地方去，好在那裏相會，即或因此而喪生，也是甘願的。伊瑪勤慨然的就和畢散尼同去，因為她愛她的丈夫，遠勝過一切。

當他們將要到密爾福的時候，畢散尼很覺得巴多馬這個舉動的不義，他雖則很忠於巴多馬，可是對於這件惡事，就不便再忠於他了，於是他就把巴多馬囑託他的原委，告訴伊瑪勤。伊瑪勤聽到了這出於意外的毒計，悲痛得幾乎要昏絕的樣子。

畢散尼勸她不容悲哀，叫她忍耐的等候着，將來是非曲直，總有明白的一天，便勸她回去，伊瑪勤不肯再回到她父親那裏去，於是畢散尼叫她穿上男子的服裝，好在行旅上比較安穩些，伊瑪勤就依着去做了，她決

心要到羅馬去，會見她的丈夫。

畢散尼爲她預備好了新裝，又給她一小瓶的提神藥，他說這是王后送給他自已服的，能治各種的疾病；於是他離別着公主，回到朝廷裏去了。

原來這一小瓶藥，是王后想毒死畢散尼而給他的。王后爲了畢散尼是伊瑪勤和巴多馬的朋友，所以也恨之刺骨。當王后吩咐她的侍醫配藥的時光，只說是用來毒死畜牲的；誰知醫生素來知道她的惡意，沒有配上毒藥，就配上一些發暈的藥給她，服了這藥，就會像真的死去一樣，不過過了幾個鐘頭，就自然會醒過來的。畢散尼並不知道這藥性怎樣，他把這藥送給伊瑪勤，原是好意，以爲真的可以治百病，所以他就給了伊瑪勤，並且祝福着她一路平安而快樂，祈禱着不會遇到種種的困苦，便離開她去了。

很奇怪，伊瑪勤由於天神的引導，直走向她從前被竊的兩個弟弟那裏去了。原來她兩個弟弟，是被貝拉里偷去的；貝拉里本來是辛佩林的大臣，因爲有人誣告他要叛逆國王，就被驅逐出朝廷，因此他爲報復起見，就偷了辛佩林的兩個兒子，藏在一個山洞裏。他雖則是爲了報仇的緣故去偷這兩個孩子，可是他很愛着他們，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很當心的教育他們，不久他們弟兄倆都長成有爲的少年，聰明勇敢，不愧爲國王的兒子；他們因爲以打獵爲生，所以活潑而勤勉，常常要求着貝拉里，讓他們去打仗，好從戰爭中得到佳運。

卻說伊瑪勤離別了畢散尼，就獨自走向密爾福地方去；誰知她走進了一個大森林，竟在那裏迷失了路；那時她走得很疲乏，並且肚裏餓得幾乎要死了；因爲究竟不是一個嬌弱的女子，能夠這樣長途的跋涉。她看見前面有個山洞，就走去看看，希望裏面有人住着，好得到些食物吃，她一跑到洞裏，連一個人的影蹤也沒有，但見有幾塊冷肉留着，她現在因飢餓得不堪，便坐下來就吃。她向着自己嘆息道：『咳，我覺得男子的生活，是究竟厭倦的；現在我是多麼的疲乏呀！奔走了兩天，晚上只得席地而睡；好在我抱着決心，否則我早害病了。當畢散尼在山頂上把密爾福指給我看的時候，似乎是多麼的近啊！怎麼走到現在還不到呢。』於是她又想起

了巴多馬，她說道，『親愛的巴多馬，你不是真的愛我呀！』

這時伊瑪勤的兩個弟弟，同着他們的假父親貝拉里，打完了獵回來了。他們兄弟倆，貝拉里給他們取名叫普力多和凱德華，他們除掉知道貝拉里是他們的父親外，此外便一無所知了；其實他們兄弟倆的真名字，一個是叫蓋特立，一個是叫阿維格。

貝拉里先走進洞來，他看見了伊瑪勤，驚奇得很，便阻止他兩個兒子道，『且慢進來；有人在吃我們的食物哩，倘使他不吃，我還以為他是一個仙人呢。』

兩個少年問道，『父親，甚麼事情啊？』貝拉里回答道，『天呀，在我們洞裏有個天使，如果不是天使，也必定是人間的美人。』

伊瑪勤聽見了聲音，就從洞裏走出來，向他們說道，『好先生，請你們毋加害於我；我來到這洞，原想來乞求些食物，或者用錢買一些，誰知洞裏杳無一人，可是洞裏的物件，我一樣也沒有偷。先生們如果不回來，我也將付那幾塊肉的代價，並且要默謝這塊肉的主人。』她說完了，便將錢付給貝拉里，他們一定不肯接受。

『你叫甚麼名字，要到那裏去？』貝拉里問。

『我的名字叫菲特爾，我有個親戚，到了意大利，因此我也將到密爾福去趁船，到意大利去，誰知竟迷失了路，幾乎要餓死了。』伊瑪勤這樣回答。

『好少年，請你不要想我們是野人，爲了我們住在這荒山野地。現在天已將晚了，你不如就在這裏下榻，到明天再走。孩子們，進來招待這位少年罷。』貝拉里說。

兩個孩子就歡迎着伊瑪勤，進到洞裏去，說了許多客氣的話語，說他們都愛他，如同自己的弟兄一樣；他們進了洞，就殺了一隻鹿，來款待他，伊瑪勤也幫助着他們預備晚飯；雖則貴族的少女，是不慣烹飪的，伊瑪勤卻不然，她善於烹調，因爲她在王宮裏的時候，也常學習着。當伊瑪勤在幫忙的時候，嘴裏還不停的唱着，於是

普力多向他弟弟說道，「他唱得真像天使一樣好聽呀！」

他們又看見菲特爾的面容上，雖則笑得很可愛，可是總露着憂鬱的樣子，不知道他有甚麼隱痛在心裏。普力多和凱德華，很愛伊瑪勤的柔順而溫和，同時伊瑪勤也非常愛着他們，於是她決定暫和他們住在一處，等到精神完全恢復了再走。

過了些日子，他們的食物吃完了，於是父子三人，再出發去打獵，菲特爾因為有病，所以沒有和他們同去。不容說，她心裏的憂鬱，和長途跋涉，是使她生病的原因。

三個人去了以後，只留着伊瑪勤一個人在洞裏，他因為覺得身體不舒爽，便服了畢散尼給他的一瓶藥，誰知服了以後，他立刻就暈了過去，像死去一樣。

這時貝拉里和他的兩個兒子，正打獵完畢回來了，普力多先走進洞來，看見她在熟睡，便脫去了他的革靴，以免驚擾她；過了一刻，她依舊不醒，甚至很大的聲音，也不能驚醒她，普力多以為她是死了，就痛哭起來，痛哭得好似死去手足一樣悲哀，貝拉里就吩咐他兩個兒子，把她抬到森林裏去安葬，並且要為她舉行喪葬的儀式。

伊瑪勤的兩個弟弟，就把她抬到一個樹蔭下，輕輕的放在草地上，他們一面唱着哀歌，一面把樹葉和鮮花，蓋在她的身上，普力多說道，「菲特爾，此後我當乘鮮花盛開的時候，天天來散花在你的塚上。那灰白色的櫻花，真好像你的面龐；這藍色的燈籠花，很像是你的脈絡；你的芬芳之氣，遠勝過這薔薇的香氣；這一切的花，我將放在你的身上；在隆冬苦寒，沒有鮮花的時候，我就把綠苔來蓋你的屍體。」喪事完畢後，兄弟倆便很悲傷的回去了。

他們弟兄倆離去不久，伊瑪勤也蘇醒過來了，她就將蓋在身上的鮮花和樹葉，輕輕的推開，慢慢的坐了起來，她覺得好似在夢裏一樣，她便很詫異的說道，「我記得我是在洞裏看守着，替他們在煮飯，怎麼會睡在

這裏，還蓋着這許多鮮花。」她這時既看不見那三個同伴，更不認識到山洞的那條路，她認為這一定是一場迷夢而已；於是伊瑪勤繼續她的行程，向着密爾福走去，好在那裏乘船到意大利；因為她仍舊忘不掉她的丈夫巴多馬呢。

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國事大變，伊瑪勤絲毫不知道；這時羅馬王凱撒和英王辛佩林，忽然開起戰來了；羅馬的軍隊，正來自伊瑪勤的那條路，預備去侵犯英國，巴多馬也正在這個軍隊裏面。

巴多馬雖則在羅馬的軍隊裏，他並非甘願來攻打他的同胞，實在想趁這個機會，回到英國去投軍，為他的本國來效勞。

巴多馬這時，仍舊相信着伊瑪勤是個不貞節的姑娘；畢散尼已經寫信告訴他，騙他已經把伊瑪勤殺死了，巴多馬雖則早蓄殺她的心，可是他得到了他朋友的報告，心中未免鬱鬱，因此他決意要回到英國去，抱着必死的決心，不為辛佩林所殺，也必為戰爭而死。

羅馬的軍隊，在路上遇見了伊瑪勤，兵士就把他帶到盧西將軍跟前，盧西將軍看他眉清目秀，舉止端莊，便叫他做隨身的侍童。

這時，英王辛佩林的軍隊，也正出發應戰，他們經過森林的時候，普力多和凱德華，也投入了軍隊，為國効力，他們並不知道是為着他們的父親打仗呢。貝拉里這時很痛悔着從前帶走王子的不是，他也就加入了軍隊，替辛佩林力戰，希望能夠將功贖罪。

那時兩方大軍雲集，戰爭立刻就開始起來了，英國的軍隊，如果沒有巴多馬，貝拉里和普力多兄弟倆的奮勇殺敵，非但戰事要失敗，就是辛佩林的性命，也決不可保。

戰爭結束以後，巴多馬因為依舊沒有達到他死亡的目的，於是他就到辛佩林的一個長官那裏去自首，請求他治以死罪。

伊瑪勤和她的主人盧西將軍，都被英國的軍隊囚了起來。有一天，兵士們就把他們帶到辛佩林的面前，並且還帶了另一個羅馬軍官亞吉馬，這亞吉馬就是和巴多馬賭東道的；當這許多俘虜在國王面前受審的時候，巴多馬也正帶了來受審；貝拉里同着普力多和凱德華，這時也來到辛佩林的面前，接受營救國王脫險的獎賞。畢散尼因為是國王侍從之一，所以這時也在場。

羅馬的軍官首先發言；其餘的人，都寂靜無聲的立在國王的面前，寸心都跳躍得不止。

伊瑪勤看見了巴多馬，認出他就是她的丈夫；但是巴多馬不認識她是誰，因為她穿着男子的衣服；伊瑪勤也認識亞吉馬，並且看見他的手指上，還戴着她的一只鑽戒，不過她還不知道，亞吉馬就是使她備嘗患難的主動者哩。

畢散尼這時也認出伊瑪勤來，因為她身上的男裝，還是畢散尼替她扮的，他心裏這樣想着，「這位公主啊，她怎會到這裏來的呢？」貝拉里也認識她，他低聲向凱德華說道，「這孩子真像菲特爾，難道他復活了不成？」凱德華答道，「真真好像菲特爾，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像他的了。」普力多也說道，「莫非他活轉來了罷！」貝拉里說道，「不要作聲，如果真的是他，他一定會和我們講話的。」這時普力多又在輕輕的說道，「可是我們看他死的啊。」貝拉里道，「靜些罷。」

巴多馬這時一聲不響，靜候着國王判以死刑；他因為早抱着一死的決心，所以他也不把營救國王脫險的功勞說明，恐怕說明了，辛佩林要赦免他。

羅馬將軍盧西，勇敢多智，他在國王的面前，首先發言，下面就是他向國王所說的：——

「我聽說你是不會寬宥俘虜的，都要處之死地；我是羅馬人，當然不免一死。不過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求國王的。」於是他就將伊瑪勤帶到國王的面前，說道，「這個孩子是英國人，讓他贖罪罷。他是我的侍童。我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侍童，像他那樣溫和，盡職，忠誠和殷勤。他雖則服務着一個羅馬人，可是他對於英國，並沒有

做錯的地方。如果國王不肯饒恕其他的俘虜，那麼就請釋放這個孩子罷。」

這時辛佩林注視着伊瑪勤，他並不知道這假扮着的男子，就是他的女兒；不過他仔細一看，便很希奇的說道：「這個人，似乎是我素來熟識的；赦了你罷，你如果還有甚麼要求，我也一定賜給你，甚至你要求我釋放一個囚犯，也一定給你成就。」伊瑪勤便很謙遜的道謝國王。

當時在場的犯人，都在注意的聽着，聽伊瑪勤要求國王釋放誰；盧西將軍向她道：「你遲遲不言，莫非要想爲我請求釋放嗎？我爲國家犧牲，是應該死的，好孩子，你不容爲我請求啊。」伊瑪勤說道：「不，不，我另有所求；我不能爲你請命。」

這個似乎要想得釋放的羅馬將軍，聽了伊瑪勤的話，就奇怪起來，以爲他是個無情的孩子。

於是伊瑪勤注視着亞吉馬，她不要求別的，只要求國王，吩咐亞吉馬自述他手指上那只戒指的來歷。

辛佩林允許了她的請求，叫亞吉馬自述鑽戒的來歷，如果有虛飾的地方，就要處以重刑。

於是亞吉馬就把所有的經過，怎樣和巴多馬賭東道，怎樣用了奸計，來贏得這個東道，一一的述說出來。

這時巴多馬聽了，才知道和他妻子的誤會，都是亞吉馬一個人弄出來的，他就立刻走到國王的面前，請求他處以死罪，因爲他說他曾叫畢散尼，設計來殺死公主；這時他如同發狂似的叫道：「哦，伊瑪勤！哦，我的妻子伊瑪勤！」

伊瑪勤見巴多馬這樣悲慟，心裏也受了極大的感觸，她就走到巴多馬的面前，告訴他她就是伊瑪勤。

辛佩林一聽見是伊瑪勤，心裏就充滿着快樂，因爲這個女兒，是失而復得，於是他就愛她如初，他非但原諒了巴多馬，並且也承認他是他的女婿。

貝拉里趁着國王歡悅的時候，也承認了他從前的不是。他就把普力多和凱德華，領到國王的面前，告訴他這就是他兩個被竊的兒子，蓋特立和阿維格。

辛佩林也寬宥了貝拉里；因爲在非常快樂的時候，誰還會想到刑罰？國王這時既得到了愛女，又得到了多年失去的兒子，並且還看見他們勇敢的殺敵，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快樂！

這時伊瑪勤就替盧西將軍請命，國王允許了她的請求，釋放了他；由於盧西將軍的和解，英意兩國，雙方也就太平了幾年，各不侵犯。

惡毒的王后，見她自己的兒子克拉登，和人爭鬪而被殺，又因她所設的奸計，一一失敗，這時她良心發現，憂鬱得竟病死了。至於那個狡猾的亞吉馬，也因着國王的快樂，得免罪釋放了去。

英王利爾

英王利爾，有三個女兒；長女叫康納里，嫁給阿本尼的公爵做妻子；次女叫雷安，嫁給康華爾的公爵；三女叫高特麗，還沒有出嫁，她是一個美麗的妙齡少女，因此法國的國王，和貝根狄的公爵，都想娶她做妻子，所以他們都住在王宮裏求婚。

國王年已八十以上，精神也早衰老，他已無心於政事，想把他的政權，給女兒去統治，自己好卸去政治的生涯，以享其殘年。他於是叫了三個女兒來，問她們誰最愛他，誰回答得最親熱，就給她更多的土地。

康納里首先回答，她說她愛父親的心，不能用言語來形容，愛父親勝過愛她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國王聽了很喜悅，以爲她是真真的愛他，並不知道她是虛僞的表示，於是將國度的三分之一，給康納里和她的丈夫。國王又叫了第二個女兒來，問她怎樣說。雷安也像她姊姊一樣虛僞，說了許多愛父親的假話，比她姊姊說得更動聽，她說她只要愛着父親，此外一個人也不想愛了。

利爾聽了，心中暗暗地在慶幸他自己有這樣的孝女，他於是也把國度的三分之一，給她夫婦兩人。

最後國王便問他最小的女兒高特麗，問她怎樣說，國王因爲最寵愛這個女兒，以爲她的回答，一定比她兩個姊姊，格外來得親熱。誰知高特麗是個不會諂媚的女子，她更恨着她姊姊們的虛僞，所以她就照直向她父親說，她愛她的父親，是照她的本分愛着，一點不敢虛飾，來欺騙父親。

國王一聽到他素所鍾愛的女兒，說了這忘恩負義的話語，就大大的震怒，叫她再說着悅耳的話語，來贖前愆，否則就沒有國土分給她。

於是高特麗對她父親說，父親生她愛她，並且將她養育成人，現在報之以恩，乃是應盡的責任，並且要眞的服從他，敬愛他，可是她不能像她的姊姊們，說着動聽而虛僞的話，來欺騙父親。如果依她們所說，不愛別人，只愛着父親，那麼她們爲甚麼要嫁丈夫呢？一個女子嫁了丈夫，丈夫當然要她的愛護，要她盡着妻子的責任；她的所以不出嫁，原是爲了好專心愛她的父親。

其實高特麗愛她的父親，比她的姊姊們格外來得誠摯，不喜歡像她的姊姊們，口是心非的來欺騙父親。她原想把她心中之意，在父親面前說明，不過她素來不喜歡諂媚，所以她打定主意，還是不聲不響，依舊盡她的本分愛他，表示着她愛她的父親，不是要想得到甚麼。

國王的性情，素來暴戾，他非但不諒解高特麗的眞情，倒反加以責罵，把她應得三分之一的國土，平分給康納里和雷安，並且叫了她們的丈夫來，當着許多朝臣的面前，把王冕賜給他們，又給與他們所有的政權，自己只掛上國王的空名；此外他雇用着一百個衛士，供他的使喚，由兩個女兒，每月輪流着供給他的食糧。

朝廷裏的衆臣，見國王荒唐行事，不依照公理，大家都驚愕而擔憂，當時卻又沒有一個臣子，敢到國王的面前，去指斥他的不是，惟獨康脫的公爵，勇敢的去見國王，替高特麗解釋，雖則國王用處以死刑的話來恐嚇他，他卻毫無畏色。他素來是尊敬國王的，愛國王像愛自己的父親一樣，國王每有不對的地方，他也常去勸諫他，所以他這次爲了高特麗的事情，仍冒着險去勸諫他。

國王聽了他的勸諫，非但不聽，並且激起了他的忿怒，如同一個瘋狂的病人，把他的醫生殺死，寧願不要醫治，國王便把這個忠臣，驅逐出境，寬限他五天功夫；如果在第六天仍舊不離開，那麼就要置之死地。於是公爵就辭別了國王，預備離開英國，在他臨行的時候，也爲高特麗祈禱着，求神能保佑她，並且希望她的姊姊們，能照她們所說的，敬愛她們的父親，說完，他就動身去了。

康脫的公爵，既然離開了英國，國王便去召法國的國王和貝根狄的公爵來，問他們誰最愛着他的小女兒。現在高特麗因爲已經失去了她父親的歡心，所以父親不再允許給她土地了；貝根狄的公爵，他求婚的目的，素在土地，國王既然不給以土地，他就不再想娶高特麗了；法國的國王，素來知道高特麗是個賢淑的姑娘，不過因爲她不會像她姊姊們一樣的諂媚，故此失了她父親的歡心，他認爲她的德性，遠勝過拿國土來做粧奩，他就娶了高特麗，叫她和她的父親與姊姊們辭別，跟他到法國去，做他的王后，承受比她姊姊們更高的地位；法王見貝根狄的公爵，愛情不專一，一霎那把愛女子的心，就像流水般的流去，所以便稱他是浮薄的公爵。

於是高特麗雙眼含着淚，別了她兩個姊姊，勸她們好好的愛着父親，不要言行不符；姊姊們素來輕視她，叫她不容干預她們的事情，她們知道自己的責任；只要她專心愛着丈夫就好了。於是高特麗很擔心事似的，分別了他們，因爲她知道姊姊們的狡猾，她希望她父親將來的境地，比她離開的時候更好。

高特麗去家不久，她姊姊們兇惡的性情，也就顯露了出來。甚至在利爾輪流到康納里家裏就食的第一個月，利爾已經覺得她女兒待他的冷淡，言行不能相符。康納里覺得現在的父親，不過是一個討厭的負擔，尤其是他一百個衛士，每天所耗費的特別來得多，所以她心中很爲此不樂，每天給她父親看不快活的面孔；父親有話同她說的時候，她就假裝着有病，或者用別的方法來避開他，甚至她的僕役們，也照樣的輕慢他，不聽他的命令，或者故意不睬他。利爾也知道他女兒的冷待，他也沒法，只得閉着眼睛，裝着沒有看見，他倒並不憎

恨他的女兒，因為他知道這個錯誤是他自己造成的。

康脫的公爵，始終對於國王，敬愛而忠心，他雖則被國王驅逐了出去，他猶不甘願離開國王的左右，依舊改了裝，回國來做他的侍僕，竭力幫助着國王，他當時改名叫凱依司，國王並不知道他就是他素來所寵愛的康脫公爵。

有一天，康納里的僕人，對國王大大的不恭，非特給他看凶暴的面孔，並且用很不客氣的話來對待國王，他有這樣大膽，無疑的是受了他女主人的感力，凱依司卻不能忍受這公然侮辱國王的舉動，他就毫不遲延的把那入絆了一交，把他放在狗棚裏；國王看見他這樣忠心，便和他格外的接近了。

這時非但凱依司是利爾的朋友，此外還有一個優孟，也常使他喜樂，這說笑者早就在他的宮裏，原來按古時的風俗，王宮裏都雇用一個說笑者，做爲國王厭倦時候的消遣；這個說笑者，雖則常在國王面前說說笑笑，可是他也不時的譏笑着國王，諷諷他把王冕和政權，都交給女兒；這時他對於國王的女兒，說了幾句譏諷話，

這些女兒，要爲了暫時的快樂痛哭，

他爲着悲愁而歌唱，

這樣的國王玩着捉野貓的遊戲，

在愚人中奔跑。

這小丑肚裏有很多像這類的歌曲呢，他有時竟在康納里的面前譏諷；他說國王好比是麻雀，替杜鵑撫育小鳥，到小鳥長大了，就把麻雀的頭啄去；他又把車子拉馬，倒行逆馳的比喻，來譏諷國王和他的女兒，康納里聽了，很不耐煩，常加以鞭打。

有一天，康納里對她的父親說，這時似乎無需擁有一百個衛士，因爲費用既大，並且徒然養他們在王宮

裏，喧鬧狂妄，不如解散了他們，留一個老年人侍候着就够了。

利爾起初還不相信他女兒的種種苛待，等到他女兒要求他遣散衛士，他便大發雷霆，說她是凶狠的梟，拿謊言來騙人，因為他一百個衛士，都是行爲正直，態度嚴肅的武士，個個各盡其職，從不如她所說，喧噪和狂妄。於是他吩咐衛士預備着馬，一同出發到他第二個女兒雷安那裏去居住。他咒罵着康納里，默禱她永遠不要生孩子，免得孩子長大了，也同樣的惡待她。康納里的丈夫，在國王面前解釋，他並沒有參與他女兒苛暴的待遇，國王不等他說完，很忿怒的吩咐把馬鞍裝好，準備出發到雷安那裏去。這時國王回想到高特麗的過錯，和康納里比較起來，真是微小極了，他想到這裏，便哭了起來；他又想到男子漢大丈夫，竟被一個女子弄哭，他又覺得羞愧起來了。

雷安和她的丈夫，正在佈置他們宮殿的時候，利爾正差着他的僕人凱依司，送一封信給雷安，叫她準備着接待。誰知在同一個時候，康納里也差着一個僕役，送一封信給雷安，告發她的父親，性情剛愎而乖戾，勸她不要接待這大隊人馬。這個僕役和凱依司一同到了王宮的門口，原來這個僕役，就是凱依司的仇人，從前把他絆跌過的管家。凱依司恨着他那卑陋的行爲，要向他挑戰，那個僕役不肯，當時凱依司爲忠勇之氣激動了，就將他痛打了一頓；雷安和她的丈夫在裏面聽見了，大大的震怒，把凱依司的雙手雙腳，上了刑具；因此國王一進入王宮，首先就看見他忠誠的僕人，在受着侮辱的刑罰。

這實在是個不好的預兆，隨後也就跟着更不幸的事情來了，原來國王進了王宮，問及他的女兒和女婿，據說他們因爲一夜的遊行，疲倦得不能起牀；最後國王發着怒，一定要見他的女兒，於是女兒們才出來接見他，當時康納里也在裏面，她是預先來報告她父親的暴厲，叫她妹妹拒絕接待。

利爾見雷安牽了她姊姊的手，他很不耐煩，問康納里怎有面孔，再見她白髮蒼蒼的父親。雷安勸父親仍舊回到康納里的家裏，遣散一半的衛士，請女兒原諒，很太平的住下去。利爾認爲到他自己的女兒前去曲膝，

哀求衣食，是多麼荒謬的一回事呀！他一定拒絕着不去，要住在雷安家裏，他說他一定還記得他給她一半的國土，她也一定不會像康納里那樣凶悍。他說與其叫他回到康納里的家裏，寧願到法國去，依賴小女兒的。

誰知雷安的凶悍，還勝過她的姊姊哩。她對父親說，如果要和她同住，雇用二十五個衛士也足夠了，五十個衛士似乎太多。利爾聽了，心碎似的嘆了一口氣，便向康納里說道，他願意重回到她家裏去住，因為她說過肯供給五十個衛士，所以她的愛心，還勝過雷安一倍呢。可是康納里又食言道，父親要用二十五個衛士做甚麼？十個衛士也太多，甚至五個也用不着，因為有她的僕役，或者她妹妹的僕役，來服侍他。此時，這兩個凶惡的女兒，在爭奪誰最會虐待她們的父親，算爲本領，所以到後來，把父親的衛士，減到一個也沒有了。雖則這一百個衛士，並非一定要雇用的，可是由國王一變而爲乞丐，由統治萬人的元首而變爲一個侍從也沒有，這究竟是一個絕大的變更；他女兒們這樣的忘恩負義，用苛暴的手段來虐待他，他想到這裏，神志竟昏亂了，誓言要設法復仇，好做世上悍婦的儆戒。

他這樣的恐嚇，其實不是他衰弱的老翁所能做到的；當時天將夜了，外面忽然起了狂風暴雨，雷電交作；他的女兒們依舊堅持着不准衛士進內，於是國王就吩咐侍從，把馬牽來，準備離開這裏，他寧願和風雨奮鬥，而不情願和忘恩負義的女兒同居；女兒們還說這是悖謬的老人應得的刑罰，說完便將大門緊閉，讓他去受風雨。

這時風吹得很厲害，雨也愈下愈大，國王只得奮鬪着。他們走了好多里路，找不到一處好避風雨的地方，連樹林也沒有；他希望狂風能將大地，吹到海中，把忘恩負義的人滅絕。現在國王只有一個說笑者，跟着他走，其餘的侍從，已不知去向了；說笑者仍在戲謔國王，他說在這狂風暴雨的夜裏，國王不如仍回到他女兒那裏，請求她收納——

他因爲愚笨，

所以在風雨中嗟歎！
雖則雨是天天的落着，

他也應該滿足他的命運：

他並且誓言着這樣的晚上，可以寒女子的驕悍。

這時，凱依司從後面追了來，說道：「咳！主人，你在這裏嗎？在這風雨暴烈的夜裏，野獸也躲着不敢出洞，你怎麼還冒着雨前進呀？」國王責備他道，受這一些風雨，就算痛苦嗎？更厲害的痛苦還有着呢。他又想到他女兒們的不肖，他說，這好像指頭把食物送到嘴裏的時候，手指反被牙齒咬了一口。

凱依司竭力的勸國王不要再冒風雨，叫他到前面一座破舊的茅舍裏去避避雨，那個說笑者就先走了進去，忽然很恐懼的跑了出來，他說他看見裏面有個鬼怪。後來他們進去仔細一看，原來是個瘋狂的乞丐，也是來到茅舍裏躲雨的，他特爲用了尖釘，把手臂上刺出血來，好叫鄉人哀憐他，多給他幾個錢，說笑者因爲常住在宮中，從來沒有看見過，所以當他是個鬼怪。國王看見這個乞丐，處境這樣可憐，身上除掉一條破舊的毛毯，遮着下身外，此外也就一無所有了，國王想他也一定是將他所有的，給了不孝的女兒，所以他自己到這個地步，因爲國王以爲世上的患難男子，都是給不孝的女兒，窘迫所致的。

凱依司從乞丐的談話上看來，知道他的確是由於女兒的苛待而發瘋的。這時凱依司很想替國王做些更實際的工作，他回憶在他從前都維的堡壘裏，還有他的幾個知己的朋友和兵士在，他想叫利爾，在這裏重登王位；於是他就出發到法國去見高特麗，他就把她父親所處的苦境，用動人之辭，告訴高特麗，並且述說她姊姊們慘無人道的行爲，於是這孝女高特麗，哀求她的丈夫，允許給她以兵力，出發到英國去，討伐她苛暴的姊姊們，和她們的丈夫，使她年老的父親，重登王位；法王允許了她這個要求，她就領了忠勇的軍隊出發，到都維登岸。

高特麗到都維的時候，國王已經逃到曠野，發着瘋，高聲歌唱，頭上還戴着各種野草做成的冠冕，他終於給高特麗的兵士找到了。高特麗就請醫生來診治，醫生囑高特麗且慢些去會她的父親，等他睡了一回，藥性發足了，他就會恢復他安靜態度的。過了一刻，國王果然蘇醒了過來，瘋病也痊癒了，一見他的女兒，快活得差不多又要發狂了；高特麗就把金銀和寶石，重賞那班醫生。

當他們父女倆會面的一霎那，真是一幕令人傷感的景象；原來國王這時喜愧交集，喜的是重見他的愛女，愧的是受着棄女的優待；他的神經，似乎又錯亂起來了，他記不清楚自己是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誰在吻着他，他在懷疑着莫非是高特麗？他就跪下來，請他的女兒原諒；同時她也跪了下來，求父親祝福，叫他不應該跪下，做女兒的才應該跪下。高特麗就吻了他一下，（據她說）她這樣一吻，是要消滅她姊姊們的一切苛待；她又說，姊姊們應當羞愧，忍心讓她們的老父，在黑夜中冒這麼大的風雨，即使一隻惡狗咬了她一口，她也不忍心讓牠在外面，招受風雨呢。她於是向她父親，述說她來自法國的目的，是來幫助父親討逆復位的；她父親便請求她原諒以前的苛待，因為他年老無知，所以做出那不近人情的事情來；他又說，高特麗不愛父親猶可，康納里和雷安不孝，那是無可原諒的。可是高特麗說，她也應該和她的姊姊們一樣，應該愛着父親。

高特麗因他的父親，神智又有些不清起來，便仍去請醫生來醫好他，此後國王就受着高特麗的照顧。

且說兩個苛待父親的女兒，這時竟都厭棄她們的丈夫來了，她們公開的表示，另愛上了別個男子。不料事情竟出於意外，原來她們姊妹倆，愛上了同一個男子。這男子名叫艾特門，他是死去不久革老司德伯爵的私生子，他用了奸計，篡襲了他哥哥艾特格應繼的爵位；他是一個惡人，倒很配做康納里和雷安的愛人。正在這個時候，雷安的丈夫剛巧死了，雷安就立刻宣佈，她要艾特門結婚了，這就引起了她姊姊的嫉妒心。康納里因嫉妒而懷恨，竟設法毒死了她的妹妹，後來這件事被她的丈夫，就是阿本尼的公爵，偵查出來了，就把她下在監獄裏，康納里悲羞交集，便在監獄裏自殺了，這也是她們姊妹倆應得的報應呀。

國人正在慶幸着上天公正刑罰的時候，不料事情竟出於意外，這位賢淑的女兒高特麗，也竟受到淒慘的結果。的確，世上每有許多好人，得不到好的結果。原來高特麗和革老司德的伯爵艾特門交戰，艾特門竟得了勝仗，把高特麗擄了去，在監獄裏將她擊斃了。利爾在他的女兒死去不久，也就死去了。

凱依司在國王還沒有死去的時候，申明他就是康脫的公爵，凱依司是他的假名，利爾在這神智不清的時候，聽得莫明其妙，更不信凱依司和康脫的公爵，就是一個人。凱依司想，此時也不用和他多說，來煩擾他；國王死了以後，這個忠誠的僕人，爲他哀哭不止，不久也和世永別了。

後來艾特門篡襲爵位的事情，被他哥哥艾特格偵悉了，艾特格就領了兵去攻打他，艾特門果然被殺，這也是他應得的果報。至於阿本尼的公爵，就是康納里的丈夫，素來不贊成他妻子的種種惡謀和苛暴的，國人倒還愛戴他，所以在利爾死了以後，就擁護他做英國的國王。

馬克伯

當蘇格蘭王鄧肯在位的時候，有一個大臣，名叫馬克伯，是國王的近親，他生來勇敢而有戰略，所以很得國王的敬重；他最近又大顯戰功，擊敗了由挪威軍隊援助的叛軍。

馬克伯和潘固將軍，正從戰場上凱旋回去，路過荒地，忽然看見了三個婦女似的妖怪，枯癯的皮膚，面上生着胡鬚，身上還穿着粗陋的衣服。馬克伯首先向她們說話，可是被她們阻止住了；第一個女妖就向馬克伯行禮，稱他是克蘭米司的男爵，馬克伯原來是克蘭米司的男爵，所以他很奇怪，怎麼會被這女妖知悉；但是更奇怪的，就是第二個女妖，稱他是高特爾的男爵，這個爵位略高，馬克伯並不想望這個爵位；第三個女妖，竟稱他是國王。馬克伯聽了這種預言式的恭賀，非常驚奇，因爲他知道國王的兒子在世，他是沒有希望做王的。

於是女妖們對潘固說道，「你的爵位雖不如馬克伯，可是比他尊貴得多！雖則現在不比他快樂，將來卻會比他有更多的快樂！因為你的兒子們，將做蘇格蘭的國王。」說完，她們便飄然不見了。

馬克伯和潘固正在驚異的時光，忽然從國王那裏來了幾個使者，叫他升做高特爾的爵位，馬克伯驚爲佳兆，因爲正應驗着女妖向他所說的預言，他驚奇得甚至說不出話來；從這個時候起，他就起了做王的野心，因爲他相信第三個女妖向他所說的預言，也必定有成功的一日。

馬克伯便轉向潘固道，「女妖向我所說的預言，已經很奇怪，你也不希望你的兒子做王嗎？」潘固回答道，「那個希望要引起你做王的觀念了；不過妖魔之言，往往在小事上應驗，大事上未必盡然。」

但是馬克伯早爲女妖的預言所醉迷，置潘固的警告於不顧，天天在計劃着謀取王位的方法。

馬克伯有個妻子，是個野心勃勃的女子，馬克伯將女妖的預言告訴她，她聽了很喜悅，便和她丈夫計劃着刺死國王的方法。

國王因爲馬克伯打着勝仗回來，便同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叫馬爾康，一個叫度納本，和大隊的貴族侍從，到馬克伯的家裏，去慶祝他的勝利。

馬克伯的堡壘，是建築在風景絕佳的地方，四週圍繞着花草樹木，空氣清新，再合衛生沒有了，堡壘的牆壁上，有許多燕雀做着窠，唱着悅耳的音樂。國王一走進堡壘，如同身入畫境，心坎中頓時覺得舒暢和快樂，馬克伯因國王光降，招待備至，他夫人也故示殷勤，豈知她心含惡意，面容上卻裝着笑臉，外表雖像一朵無瑕疵的香花，實則根下伏着一條毒蛇呢。

國王因爲在路途上走得很疲倦，很早就去睡了，房裏還睡着兩個衛士。他受了這熱烈的款待，心中非常歡樂，他就在睡眠之前，把禮物送給幾個重要的官員；此外又把一只貴重的鑽戒，送給馬克伯夫人，來答謝她殷勤的招待。

到了半夜，正在夜深沉寂，人們在做着好夢的時候，正是馬克伯夫人謀刺國王的好機會。她本不願自己動手去謀害國王，但是她恐怕她的丈夫，一旦發了天良，便猶豫不決的停止進行，所以她就自己拿了刺刀，走進國王的臥室；兩個衛士因為在日間飲酒的時候，給馬克伯夫人灌得很醉，所以此刻很熟的睡着了，忽略了他們的責任。國王也正在熟睡，馬克伯夫人向他仔細一看，他的面貌很像他的父親；她這時再也沒有勇氣下手了。

她便回去和丈夫商量。這時馬克伯要謀刺國王的決心，也動搖起來了。他認為有好多充份的理由，不能下手。第一個原因，他不單是個普通的國民，他還是國王的近親呢；他是這天款待的主人，照理要多麼的當心，來保護客人。他又認為國王一向是多麼的公正，仁慈；他是多麼愛他的朝臣，特別是喜愛着他；這種國王，連天也特別的保佑他，人民也很愛戴他。此外因着國王的抬舉，馬克伯才被人人敬重，這樣看來，他怎麼去冒這天下大不韙的罪惡呢？

他妻子知道他在猶豫不決，似乎不想再去下手了，她便向丈夫一一解釋，說這件事情是多麼的容易做，只要用一舉手的勞苦，就可以統治全國了！於是她輕視他意志的不堅定，責備他膽怯而沒有主見。她又說，即使有人要問國王致死的原因，那麼可以推在醉着的衛士身上，也很足叫人相信。馬克伯聽了，又重新發動了他的殺心。

於是他就拿了刺刀，輕輕地跑進鄧肯的臥室；在他進去的時候，他似乎看見一把鮮血淋漓的刺刀，向着他刺來；但是當他想去握住的時候，又沒有甚麼東西，原來是他的幻想而已。

馬克伯便鼓着勇氣，走進國王的房間，用刺刀向國王猛戳了一下，國王就立刻氣絕了。正在他行刺以後，房裏的一個衛士，在夢中歡笑，另外一個衛士喊叫起來道，『謀殺！』給他這麼一叫，兩個人都驚醒了；他們做了一個短短的禱告；其中一個人說道，『願上帝祝福我們！』另外一個衛士接應道，『阿們！』（意即固所願

也)說完了以後,又都各自睡着了。馬克伯在聽了一個衛士說着「願上帝祝福我們」的時候,他想接應着說「阿們」,因為他很想得到祝福,不過「阿們」兩個字,塞住了他的喉嚨,竟發不出聲音來。這時他又好像聽見呼叫着馬克伯謀害國王的聲音,他便心慌意亂的回到他妻子那裏去了。

他妻子看見他恐懼得面色也變了,神志也昏亂了,她就設法安慰他,使他定心些,替他洗去手上的血漬,她於是把刺刀上的鮮血,去塗在兩個衛士的面上,好將責任卸在他們身上。

到了第二天早晨,國王的死耗就傳揚了開來;雖則馬克伯夫婦表示着極大的悲傷,可是衆人仍懷疑馬克伯是刺王的兇手,因為他們不相信那愚魯的衛士,敢有這麼大的膽量;國王的兩個兒子,聽見了這個凶耗,也知道是被馬克伯所殺死的,於是馬爾康就逃到英國,度納本逃到愛爾蘭。

國王的兩個兒子,既然都逃走了,這時要算馬克伯和國王的親屬最近了,朝臣便擁他做王,這真真是應驗了女妖的預言。

馬克伯既做了蘇格蘭的國王,他想起女妖的預言,潘固的兒子,將要繼承王位,馬克伯因此日夜不安,要想置他們父子倆於死地,好不至再應驗女妖的預言。

因此馬克伯就特爲預備了酒席,來宴幾個重要的朝臣,當時潘固和他的兒子弗林斯,也在被邀之列。那天晚上,在潘固走進王宮的時候,就被預先埋伏的凶手刺死了,弗林斯走得快,幸而被他脫逃了。以後弗林斯和他的子孫,果然都做了蘇格蘭的國王,直到蘇格蘭的約瑟第六,才把英吉利和蘇格蘭合併了起來。

在他們歡宴的時候,王后也坐在席上,應酬着貴客,馬克伯立起來說道,可惜今晚潘固沒有來和我們坐席,否則全國的大臣,都在這屋裏了,我們豈不格外的快樂嗎?他說完正預備坐下去的時候,忽然看見週身染着鮮血的潘固,面貌猙獰,坐在王位上,就席的人都看不見,只有馬克伯能看見;他雖則素來是很勇敢的,可是這個時候,他也懼怕起來了,面孔嚇得發白,一聲也不響,兩隻眼睛呆視着那個鬼。王后就走到他的面前,輕輕

的向他說，這不過是他的幻想而已，叫他定神些，不容恐懼。她又怕丈夫神志昏亂了，吐露出真情來，她便急忙吩咐散席，說是因為國王神志昏亂的舊病，又發起來了。

此後國王和王后，真是所謂夜不安枕了，因為他們常做着潘固的惡夢，在夢裏看見他種種可怕的容貌。他們又因為弗林斯的在逃，後患不可設想，因此日夜不安。於是馬克伯決定要去找三個女妖來，再來問問她們。

後來馬克伯果然在一個山洞裏找到了她們，那時她們正在預備着可怕的符咒，這符咒是由蝦蟆，蝙蝠，毒蛇，壁虎的眼睛，狗的舌頭，蜥蜴的腿，夜鷹的翅膀，龍的鱗，狼的牙齒，沙魚的胃，女巫的屍體，山羊的膽，猶太人的肝，從墳墓裏生出來的扁柏的枝條，死去嬰孩的指頭，和在夜間採得的毒草的根，將他們一切，都放在大鍋裏，煮之使沸，到燒燙了以後，再用狗頭猴的血，使牠變冷。這時，再把這些混合物，和以曾經吃過幼豕的牝豕的血，並且把絞刑架上刮下來的血，放在火裏，這樣才做成了符咒，叫陰靈來回答他們的問題。

這時，女妖們就問馬克伯，他的疑問，要她們來解答呢，還是要她們的主人，就是鬼，來替他解決。他很勇敢的回答道，『主人在那裏，讓我看。』她們就叫了三個鬼來。第一個鬼先起來，頭上戎裝着，他就叫着馬克伯的名字，叫他要小心着凡夫公爵馬克度，原來馬克度就是馬克伯的仇敵。

於是第二個鬼起來了，他看起來似乎像血肉模糊的孩子，他也叫着馬克伯的名字，叫你不要恐懼，因為凡是由婦女生的人，沒有一個能傷害他，並且叫他要勇敢，要堅決。馬克伯相信他的話，也就不怕馬克度了。

第二個鬼走了以後，第三個就起來了，他的形狀也好像一個孩子，頭上戴着冠冕，手裏還拿着一棵樹。他安慰了馬克伯，對他說他不會失敗，除非要等到柏南的樹木，移到登西能山來攻打他。馬克伯聽了這個預言，心裏非常喜樂，他便喊叫起來道，『可愛的朕兆，好極了！誰能將根深蒂固的樹木，從這裏移到那裏？這樣看來，我也不怕誰會來加害於我了。但是，請問潘固的子孫，究竟將繼承王位否？』這時鬼怪都走入地底下去了，音

樂也大作起來，馬克伯看見有八個國王的影子，從他面前經過，潘固在最後，手裏還拿着一面鏡子，裏面現着許多人影，潘固還向馬克伯作苦笑，馬克伯知道那鏡子裏的人影，就是潘固的子孫，將來要繼承蘇格蘭王位的女妖們就在音樂悠揚的聲浪中，忽然的不見了。此後馬克伯便日夜的惴惴不安。

他離開了妖婦的山洞，第一就聽見凡夫的公爵馬克度已潛入英國，去連絡着前任國王的兒子馬爾康，來驅逐馬克伯。馬克伯聽見了大怒，便立刻去圍攻馬克度的堡壘，把馬克度的妻子兒女，和他們的親屬，殺戮無遺。

朝臣見了這慘酷的手段，便都去投奔馬爾康和馬克度，那時他們正率領着軍隊，前來攻打馬克伯。這時國人都恨着這專制的君王，再沒有人愛着他，或是尊敬他了；但是人人都懷疑着他，此時他倒反羨慕着鄧肯，平平安安的睡在墳墓裏。

王后因為不能忍受公衆的忿怒和唾罵，她便自殺了；這樣，祇留着馬克伯一個人，既沒有人去愛他，更沒有人來照顧他，他的惡計，也沒有一個朋友來和他商量。

馬克伯正在厭世求死的時候，忽然馬爾康的軍隊已迫近首都了，於是他就重新發作他的勇氣，決定戎裝就死。此外他相信女妖的預言，沒有人能傷害他，因此他就自己關閉在他的堡壘裏，等候着馬爾康軍隊的來到。有一天，一個報信的人走來，面孔嚇得慘白，連話也說不出來；他說他看見柏南的樹木，已在移動了！馬克伯很發怒的道：『你這個說謊者，你這個賤僕，如果你騙人的話，就將你活活的吊死在樹上。』這時馬克伯的心裏，也在猶豫了，難道樹木真會移動嗎？他於是說道：『倘使他說的是真實的，那麼讓我們就武裝着出去迎戰罷。我也活得厭了，就是死也甘願的。』說完，他便領着軍隊，向圍攻的敵軍衝去。

原來敵軍經過柏南森林的時候，馬爾康叫他的兵士，將樹枝砍下，每個兵士拿一枝，遮蔽着身體，這樣做法，好叫敵軍看不清他們兵士的確數。因此報信的人，遠遠看去，還以為是樹木在移動，所以使他驚惶起來了。

其實這就是應驗妖女的預言，不過馬克伯誤會着，以為樹木自己會移動。

現在戰爭在開始了，這時連馬克伯的朋友，也不肯爲他效力，因為他們恨着這個暴君，他們情願去投奔馬爾康。馬克伯看見了馬克度，他就憶及女妖的話，叫他要避免和馬克度的爭鬪，所以他想回去了，但是馬克度已在搜索他多時，怎肯放他回去呢？於是惡戰又開始了，馬克度痛責他慘殺他全家的惡毒，馬克伯仍拒絕着交戰，馬克度不許，並且罵他是暴君，凶手，人間的殘忍者，地獄裏的惡狗。

於是馬克伯又想起鬼的話來，凡是由婦女生的人，沒有一個能傷害他；因此他笑着向馬克度道，『你雖則有本領，很不費力的傷害人，可是你不能傷害我，因為我已經得到符咒的保護，凡是由婦女生的，沒有一個人能傷害我。』

馬克度說道，『果然，那麼你的死期到了，因為我不是由婦女所生，我的生出，與衆人不同，因為我的母親是難產，沒有足月就從母腹裏剖出來的。』

馬克伯聽了大驚，他這時對於女妖的話，也不再信任了。他知道不免要死在馬克度的手裏，所以他說不再戰爭了。

馬克度帶着譏笑說道，『那麼你就活着罷，只要你肯讓我們把你放在熱鬧的街上，給人家看看，如同怪物給人家覽展一樣，並且有一塊木板，上面要寫着「請看這個暴君」幾個字。』

馬克伯道，『我決不肯忍受這個恥辱，與其叫我活着跪在馬爾康的腳前，我寧願一死。』說完，雙方又繼續交戰起來，結果，馬克度的軍隊大勝，馬克伯也被馬克度所殺，並且頭也被斬下來，去獻給馬爾康。馬爾康既去奸徒，他便在國人歡呼聲中，接了帝位。

善始善終

倍德蘭是法國的伯爵，他父親死去不久，所以倍德蘭的爵位和產業，還是新近得到的。他父親活着的時候，很得法王的寵愛，後來法王聽得他死亡的消息，便立刻召倍德蘭進宮，很想提拔這個少年，因他父親的緣故，給以特別的恩惠。

法王就差了一個多年的朝臣，名叫雷福的，去領倍德蘭。那時，倍德蘭和他的老母同住著。他的老母雖則依戀不捨的不肯讓她兒子遠離，可是法王是個絕對專制的君王，無論甚麼命令，都不得違抗；因此這寡老的母親，雖則她心裏有如同死去丈夫般的悲傷，她也不敢多留他一天，只得吩咐他離去。雷福看了這種景象，很憐憫着她，便用種種的話來安慰她，說國王是素來很好的，他將來待倍德蘭，必定能像父親待兒子一樣。雷福又告訴伯爵夫人，國王在患着一種醫生束手的病症，據醫生說來，這種病症是不能治好的。夫人聽了這個消息，面貌上露着憂傷的樣子，她便指着她的侍女海冷娜，向雷福道，如果她父親活著的話，她相信必定能夠醫治好國王的病症。她於是把海冷娜的一點歷史，告訴雷福，說她是名醫納爾朋的獨養女兒，在她父親將死的時候，託她照顧的，她的品性很好，像她父親一樣的賢淑。在伯爵夫人講述的時候，海冷娜隱泣不止，夫人知道她在想念她的父親，便安慰着她。

這時倍德蘭要和他的母親分離了，他母親含着淚在送行，祝福他出去以後，平安無事，她又託雷福要加意照顧，說道，『先生，我的兒子還小，毫無閱歷，請你隨時隨地的指導他罷。』

倍德蘭在臨走的時候，吩咐海冷娜好好安慰着他的母親，並且格外要待她好。

原來海冷娜的隱泣，並不是爲着她的父親，實在是爲了她久愛慕着的倍德蘭，因爲她想到這次的分離，不知要到那一天才得會面，所以她想到這裏，便痛哭起來了。

海冷娜雖則已久愛着倍德蘭，可是她想到倍德蘭是法國的貴胄，聲勢俱佳，她自己呢，出身低微，父母又沒有聲望。她的地位和倍德蘭比較起來，無異有主僕的分別，所以如果想和他結婚，豈不是像要去和天上的

一夥明星結婚一樣難嗎？

倍德蘭的遠離，很使海冷娜憂傷；因為她雖則知道得不到倍德蘭的垂青，可是時刻能看見他那美麗可愛的容貌，倒也能給與她不少的安慰。

在納爾朋死的時候，除掉留下幾種祕方給他女兒以外，別的甚麼也沒有。內中有一張祕方，可以治愈國王的病症，所以海冷娜很想親自到巴黎去，醫治國王的絕症，如果醫治好了，那麼她要嫁給倍德蘭的希望，也許能給她成全。

海冷娜把這種意思，常在侍僕前吐露出來，一天有個管家，去告訴伯爵夫人，說從海冷娜的談話中，她很傾愛着倍德蘭，並且有意要跟他到巴黎去。夫人聽了，便吩咐他去叫海冷娜來。當時夫人便憶及她青年時代的情愛，她便向自己說道，『玫瑰的多刺，真好似年輕男女的多情一樣。當我年輕的時候，也如同海冷娜一樣的多情呢。』夫人正在默念的時候，海冷娜走進來了，夫人便向她說道，『海冷娜，你知道我是你的母親嗎？』海冷娜回答道，『你是我至尊的主婦。』夫人又說道，『你是我的女兒。我說我是你的母親，你為甚麼對於這句話，這樣驚惶，連面色也變白了？』海冷娜真的已驚惶得連思想也錯亂了，怕夫人已知道她心中所愛的，她便依舊回答道，『請原諒，太太，你不是我的母親，倍德蘭也不能做我的哥哥。』夫人道，『不過，海冷娜，你可以做我的媳婦，我知道方才所說的母親和女兒等等稱呼，使你弄不清楚。海冷娜，你愛我的兒子嗎？』海冷娜很驚惶的說道，『好太太，請原諒，我沒有聽清楚。』於是夫人就重問了一遍，『你愛我的兒子嗎？』海冷娜說道，『好太太，你不愛他嗎？』夫人回答道，『你不要故意用別種話來回答我呀，你來，你來把你的情愛講給我聽，因為我已經知道你在愛着我的兒子了。』海冷娜便立刻跪在夫人的腳前，很羞澀的把心中的情愛告訴她，並且告訴夫人，倍德蘭並不知道她在愛他，她的地位，實在卑微，沒有資格來愛上倍德蘭。夫人問她是否有意要到巴黎去醫治國王的病症，是否真心為國王而去，海冷娜照直的說出來，她到巴黎去的目的，實在是為

了倍德蘭夫人便問她秘方究能治愈國王否？海冷娜說這秘方很見功效，有藥到病除的靈驗，夫人便慨然允許她入都，並且給以金錢，以壯行色，夫人又吩咐幾個侍僕，陪她一同入都。

海冷娜既到了巴黎，便由雷福引見國王。國王看見她年紀還輕，對於醫學一門，必定還缺少經驗，因此國王不信仰她的藥。海冷娜說她是名醫納爾朋的女兒，這醫方是她父親多年的精華，有藥到病除的靈驗，如果國王服了，在兩天之內不見功效，願以性命爲質。後來國王便允許試服，兩天內如不見效，便立刻要將海冷娜處死；假若果見靈效，那麼允許海冷娜在全國中，捨王太子外，可以任意選一個男子，做她的丈夫，這條條件倒正合着她去治病的目的呵。

國王服藥不到兩天，果然恢復了健康，他於是就召集了朝廷裏未婚的臣子來，好叫海冷娜任擇一個男子，做她的丈夫。海冷娜毫不疑慮的選定了倍德蘭，她說道：『我不敢說是嫁給公子，不過我願把我的身體和我的服務，在你指揮之下罷了。』國王說道：『那麼，倍德蘭，你就娶她罷；她是你的妻子。』倍德蘭卻竭力的反對着，說她出身貧寒，現在是由他的母親留養着。海冷娜聽了這種拒絕，便對國王道：『婢女此次入宮，原是為了治病而來，國王既已痊愈，乃國家的大幸，倍公子既反對這婚事，那麼就作罷論，讓我們告別回去罷。』國王因倍德蘭不從命，大怒，命即日成婚；於是婚禮就在強迫中告成了。

他們結婚不久，倍德蘭就叫海冷娜代爲到國王面前，請假出遊，國王也就允許了。倍德蘭便向海冷娜道：他並沒有預備這突然的結婚，所以心中很覺得不安。他說他不久要出都遠遊，吩咐海冷娜回到他母親那裏去。海冷娜回答道：『先生，我也無話可說，不過我是你最服從的僕人，必定永遠謹守着我應受之份。』可是這謙和的話語，仍然不能感動倍德蘭，他也不向海冷娜道別，毅然的出去了。

於是海冷娜只好回到她婆婆那裏去，她現在好似一個被棄絕的女子。當她跑進門的時候，她接到了倍德蘭寄給她的一封信，是和她決絕的信，海冷娜讀完這信，悲痛得甚至心也將碎了。

伯爵夫人見這賢慧的媳婦回來了，心裏很高興，並且竭誠的接待她。她更用溫和的話，來安慰海冷娜，責備她的兒子，不應該在新婚的時候，叫她一個人回家。可是這溫和的勸慰，仍不能叫海冷娜得到一些喜樂。她說道：『太太，我的丈夫去了，將永遠不回来了。』於是她把倍德蘭信裏最悲痛的兩句話，讀了出來：『你如果能夠得到我手指上的一只戒指，那麼你就做我的妻子，否則將永不再見。』海冷娜讀完了便說道：『這是多麼可痛的字句呀！』夫人聽了，也驚愕非凡，可是她仍用着溫和的話，來安慰媳婦，叫她忍耐些；但是海冷娜心中的憂傷，依舊沒有減少。

海冷娜還不住的注視着倍德蘭的信，她很悲痛的叫出來道：『吾妻不去，吾將不復回巴黎。』夫人問她這兩句話是否也在信上的，海冷娜嗚咽的答道：『婆婆是的。』

第二天早晨，海冷娜也就不告而離走了。僕人便把她留下的一封信，交給夫人，信內說她很對不起，因為了她的緣故，以致使倍德蘭不回來，罪甚罪甚，所以現在要到聖約各堂裏，去懺悔前愆，請夫人告知公子，他所痛恨的妻子，已經永久離開他的家庭了。

卻說自從倍德蘭離開了巴黎，就跑到弗魯倫司，在那裏做了弗魯倫司公爵軍隊裏的一個官長，很有聲譽；他得到了他母親的書信，告訴他海冷娜已經出外修道，於是他預備着要回家去了，誰知剛巧在這個時候，海冷娜也正經過弗魯倫司城。

海冷娜到了弗魯倫司城，她聽見在這個城裏，住着一個熱心的寡婦，時常以禮接待一班修道的過路客人，供給住宿，並且給以熱誠的款待。海冷娜也就到她那裏去投宿，寡婦很熱忱的招待她，並且請她去參觀全城的名勝，如果她喜歡去看看公爵的軍隊，寡婦說她也很情願陪她一同去，她便向海冷娜說道：『在軍隊裏你可以看見你的一個同鄉，名叫羅西倫伯爵，他在公爵的軍隊裏，建立了許多功績。』海冷娜立刻答應了她，要去一會那個人，她一看見了她丈夫的面容，心中興起了無限的悲傷。寡婦問道：『他不是一個漂亮的少年』

嗎？」海冷娜很真誠的回答道，「我很喜歡他。」他們一路走去，寡婦都談着關於倍德蘭的事情，告訴她倍德蘭怎樣遺棄他妻子而特爲避到軍隊裏來的情形，和怎樣愛上了她女兒淡安娜的一回事，海冷娜都很忍耐的聽着。

卻說自從倍德蘭投入了弗魯倫司的軍隊裏，他就愛上了美麗的淡安娜，每天晚上，他用各種的詩歌來贊揚她，並且常到她的家裏，來追求她，淡安娜因爲知道他是有婦之夫，並且她自己是個良家閨女，所以她不允许倍德蘭的請求。

這時她們倆且行且述，寡婦稱贊着她女兒的德性，說這完全是由於她的高深的學問和所受的家教的緣故；寡婦又說道，倍德蘭將在明晨離此他往，所以他竭誠的要求淡安娜，在今晚和他一會。

雖然海冷娜聽了這段故事，心裏很悲傷，可是她這時想出了一個計策，來挽回她丈夫的喜愛。她於是告訴寡婦，她就是被倍德蘭棄絕的妻子海冷娜，請求她們今晚讓倍德蘭來此相會，由她來替代淡安娜，接待倍德蘭，她說她所以要這麼做，是想得到他的一只戒指，因爲他曾說過，戒指得到了就可以承認她是妻子的。

寡婦和她的女兒，允許了海冷娜的請求，並且肯幫助她成就這件事情，因爲她們非但希望能得些酬報，更是爲了可憐這個弱女子的緣故。到了那天，她們特地僞言海冷娜已經死了，好使倍德蘭自以爲可以自由的重娶淡安娜。

到了晚上，倍德蘭就到淡安娜的臥室，海冷娜假扮着淡安娜，殷勤的接待他。倍德蘭不知道她是假扮的淡安娜，所以他向着假扮的淡安娜，說了許多恩愛的情話，並且見她很親熱的愛他，他於是立誓要娶她做妻子。

原來海冷娜住在倍德蘭家裏的時候，沈默寡言，並且不加修飾，因此倍德蘭見了她，不會發生愛慕她的心。可是現在不然，她用活潑動聽的談話，和溫柔婀娜的態度，有意來媚倍德蘭，倍德蘭大悅，誓言要娶她做妻

子。海冷娜就乘這機會，向他要求那只戒指，同時她也將法王贈她的一只戒指，送給倍德蘭。在天還未曾亮之前，倍德蘭便離了她，即刻動身回到他母親的地方去了。

到了次日早晨，海冷娜便請了淡安娜母女同到巴黎去，好再幫助她成就她的計策。當她們到了巴黎，聽說法王已到倍德蘭的家裏去了，於是三人也急速的趕到倍德蘭的家裏。

國王此時仍舊很壯健，他感激着伯爵夫人設法治愈他疾病的盛意。後來法王聽到了海冷娜已死的消息，很懷疑是爲倍德蘭所謀害。此時，忠誠的老臣雷福，不停的在惋惜那賢慧女子的死亡。法王便叫倍德蘭到他的面前來，想治以殺人之罪，可是倍德蘭這時表示着深切的悔恨，似乎在悔恨他自己不應該這樣損害海冷娜的性命。法王看了他父母的面上，也就原諒了他。當時國王忽然看見倍德蘭手指上戴着他送給海冷娜的那只戒指，大怒，格外相信海冷娜是給他殺死的，因爲國王記得海冷娜曾向天起過誓，這只戒指除非在禍患臨頭的時候，以示國王，將永不落在任何人的手中。國王就詢問他這只戒指的來歷，倍德蘭假造說是一個女子從窗外丟給他的，並且否認從和她分離以後，曾看見過她。法王不信，叫衛兵加以逮捕，好正之以法。正在這個時候，淡安娜和她的母親走進來了，請求國王饒恕倍德蘭，因爲那只戒指是她送給他的。國王問淡安娜戒指來自何處，淡安娜說是從市上購來的。國王聽了大怒，因爲她所說的與倍德蘭的話不合，因下令也將淡安娜逮捕，如果不把得到戒指的真情說出來，那麼就要把這兩人處以死刑。淡安娜道，國王如若不信，她可以請她的母親去領那出售戒指的人前來，國王便允許了她的請求，她母親於是出去，立刻領了海冷娜進來。

那時伯爵夫人，很替她的愛子擔憂，她懷疑着海冷娜是真的爲倍德蘭所害，她忽然看見海冷娜走進來，驚喜得竟不能自主，國王也不信她就是海冷娜，便問道：『這真是倍德蘭的妻子嗎？』海冷娜因爲當時還沒有被倍德蘭所承認，她便回答道：『不是的，國王，我徒有妻子的名，而無妻子的實。』倍德蘭呼叫起來道：『都有的，名實都有的，請釋前愆罷！』海冷娜道：『當那天在弗魯倫司相聚的晚上，你多麼的和善，多麼的愛我，怎

麼你的情愛，前後好似兩個人呢？你從前曾在信中宣誓過，誰能得到這只戒指的，你就承認她是你的妻子，現在我已經得到了這只戒指，你情願做我的丈夫嗎？」倍德蘭回答道：「如果你能證明你就是那天晚上和我歡聚的姑娘，我就必定永久的愛你。」這並非是一件難事，因為有淡安娜母女倆在旁證明；當時國王非常贊揚淡安娜，因為她幫助了海冷娜做成了一件美事，國王就許她選擇一個賢能的貴族丈夫給她。此後倍德蘭和海冷娜夫妻倆，也很恩愛的同住著，過着他們賢伉儷的生活。

悍婦的馴服

悍婦凱西林，是巴度富紳白帖司脫的長女。她是一個天生兇悍，性情暴戾的姑娘，待人接物，恆報以惡聲，因此巴度地方的人民，都稱她是凱西林潑婦。無怪沒有一個少年，敢向她求婚。凱西林有個妹妹，名叫朋克，溫順而多姿，向她求婚的人，接踵而至，白帖司脫因為長女還未出閣，未便叫小女兒先出嫁，所以拒絕了許多向朋克求婚的少年。

那時有個少年，名叫潘曲喬，特地到巴度來，找尋一個妻子，他聽聞凱西林美麗而富有，決意要娶她做妻子，他並不因她是個兇悍的潑婦，而減少他向凱西林求婚的勇氣，他想在結婚以後，訓練她成功一個溫和而順從的妻子。潘曲喬是個素性滑稽，善於內媚的男子，無怪他敢去嘗試其他男子所不敢嘗試的事情。

潘曲喬就先去見白帖司脫，說他久仰女公子的才貌，所以特地從維魯納來，想向女公子求婚。白帖司脫固然很情願將女兒出嫁，可是他聽了潘曲喬的一番贊揚，覺得很羞愧，因為正在那個時候，凱西林兇悍的行爲，又在他們面前顯露了出來，原來凱西林的音樂教師，忽然從外面衝了進來，頭上滿染着鮮血，說是爲了要改正凱西林彈琴的錯誤起見，被凱西林用六絃琴擊破了頭；潘曲喬聽見了這，他便說道：「她真是一個勇敢

的少婦，我比先前還要愛她，我希望能和她當面談談；」因之他催促白帖司脫速速允許他的要求，他又說道，「白先生，我的事務很忙，我不能天天來求婚。你知道，我的父親已早死去了，他的田地和產業，都由我一個人承繼着，所以我的家務很忙。請你告訴我，如果我和我的女兒結婚，你將備些甚麼嫁妝。」白帖司脫聽了他的話，認爲他不知道愛情的真諦，可是他又不喜歡久留女兒在家裏，因此允許給她五萬金，作爲嫁妝，並且允許在他死去以後，將給以一半的產業。於是雙方立刻表示同意，白帖司脫就走進去通知他的女兒，叫她出來接待向她求婚的潘曲喬。

當潘曲喬一個人坐着的時候，他在想凱西林倘使出來了，我必定要用巧術來向她求婚。如果她開口罵我，我就稱贊她的聲音，好似黃鶯的歌聲；如果她怒目視我，我就稱贊她的容貌，好似受朝露洗過的玫瑰那般清秀。如果她默不開口，我就稱贊她口才鋒利；如果她趕我走，我就謝她的盛意，好像謝她留我住下一般。正在這個時候，凱西林進來了，潘曲喬見了她，先向她說道，「凱西，早，你好嗎？」凱西林聽了不快活，說道，「人家都叫我凱西林的，沒有一個人叫我凱西的。」潘曲喬回答道，「你在騙人，因爲你是叫凱西，美麗的凱西，有時候人家叫你凱西潑婦；凱西呀！你真是世上最美麗的姑娘，因此，凱西，我聽聞了你那溫順的聲譽，沒有一個人不在稱贊你，所以我特地來向你求婚。」

凱西林卻用高聲忿怒的話語，表示她應該得到悍婦的綽號，潘曲喬非特不怒，反稱贊着她那可愛而端莊的話語，直等到她的父親走來，這時潘曲喬意欲早將婚事解決，他便向凱西林說道，「可愛的凱西林，讓我們將閒談暫擱，你的父親已允許將你給我做妻子了，你的嫁妝也已贊同了，無論你願與不願，我決計要娶你做妻子。」

這時白帖司脫走了進來，潘曲喬告訴他，他女兒款待他很好，並且她已經允許，在下星期日結婚。凱西林卻竭力的否認着，她說還不如見他在星期日吊死的好，她又責問她的父親，不應該將女兒嫁給如此瘋狂的

兇漢。潘曲喬叫她的父親不必聽她的怒語，因為這是他們說定好的，故意要在父親面前裝出不願的樣子，但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她卻十分的愛他；於是潘曲喬對凱西林道：『凱西，請將你的手給我；我要到威尼斯去爲你添辦華麗的衣服，好在結婚的時候穿。父親，請你預備喜筵，並且早爲通知親友，請他們來赴喜宴。我已決定要去購置戒指，和富麗的衣服，好給我的凱西林穿戴；凱西，來吻我，橫豎我們已決定在星期日結婚了。』白帖司脫信以爲真，便照着他的話去做了。

到了星期日的那天，賀客已滿座了，他們等候了好久，還不見潘曲喬來到，凱西林等得不耐煩，竟在房裏哭起來了，認爲潘曲喬不是真來娶她，不過是來戲弄她罷了。過了許多時候，才見潘曲喬姍姍來遲，他既沒有帶一些先前允許給新娘的飾物來，自己更沒有打扮得像新郎一般，卻穿着奇異零亂的服裝，似乎是預備來開玩笑的；至於跟他來的僕役，和他們所騎的馬匹，也同樣的滑稽得可笑。

親友中見潘曲喬着了這種裝束，便勸他速速去更換，潘曲喬不聽；他說凱西林的嫁我是嫁給我的人，並不是嫁給我的衣服；衆人見辯論無效，便送他們夫婦倆到禮拜堂去，牧師問潘曲喬，究竟要娶凱西林做妻子否，他便裝作瘋癲的樣子，高聲起誓說，她必須要做他的妻子，衆人聽了大譁起來，連牧師也驚奇得把聖經落在地上，當他俯下去拾起來的時候，這個瘋狂的新郎，就在牧師的背上，用力擊了一拳，因此牧師跌了下去，聖經也重復落在地上了。潘曲喬瘋狂不止，以至使凱西林嚇得戰慄起來了。禮畢，當他們還在禮拜堂的時候，新郎叫侍僕拿酒來，和伴他的友朋狂飲，正在飲得出神的時候，瘋漢便拿吃剩的菜蔬，擲在禮拜堂司事的面上，衆人見了，驚愕得都不止，都說在結婚禮中，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瘋漢；其實這都是潘曲喬故意裝出來的，爲要達到他馴服他悍妻的計策。

婚禮完畢了以後，白帖司脫在家中預備了豐盛的筵席，來款待一對新人，和許多親友，誰知當他們離開禮拜堂的時候，潘曲喬牽了凱西林的手，要立刻把她帶回去，岳父的勸阻，和凱西林的盛怒，一概不能變更他

的意旨。他說丈夫有任意指揮妻子的權柄，因此他催促凱西林，速速動身。

於是潘曲喬將他的妻子，騎在一隻故意預備好的劣馬上，那只馬既瘦且弱，他自己和僕役呢，也是騎在同樣的劣馬上；他們就在高底不平而且泥濘的道路上前進，每當凱西林的馬匹顛蹶的時候，潘曲喬便痛斥那隻可憐的畜牲，做出他在體恤凱西林的樣子。

他們都很疲乏的向前進，在路上只聽得潘曲喬痛斥僕役和馬匹的惡聲，走了多時，才到達了潘曲喬的家裏。潘曲喬便很熱忱的歡迎她，可是他決定在那天晚上，不給她休息，也不給她東西吃。所以他見了所預備的晚飯，對於每盆菜蔬，故意裝出不滿意的樣子，將盆子擲在地板上，說這樣的菜蔬，怎麼可以拿來款待凱西林，便吩咐僕役收去，他這樣做法，還似乎是爲着愛凱西林的緣故呢。凱西林既沒有吃到一些東西，疲倦得更不能支持，便預備去睡眠了，誰知潘曲喬又到牀上去找尋錯處，把枕頭和被褥，擲在臥室的外面，說牠們太不合用，因此凱西林又祇得被迫着坐在椅子上安眠，當她正要入眠的時候，她又被潘曲喬怒斥僕役的大聲所吵醒，鬧得她簡直不能閉目。

到了第二天，潘曲喬仍用同樣的方法，不給凱西林以食物吃，卻在她面前說着好話；凱西林已不堪再餓下去了，便請求僕婢瞞着潘曲喬，拿些食物來；誰知那班僕婢，早由主人說通好的，拒絕凱西林的請求，只說主人不知道，他們不敢私下拿來的。凱西林道：『呀，潘曲喬和我結婚，豈將餓死我嗎？乞丐來到我父親的門口求乞，尚且還給以食物，而從來不知道求人的我，將在這裏倦死餓死了，倒反說是爲了愛我的緣故，我真莫明其妙。』正在這個時候，潘曲喬拿着一小塊肉走進來了，向他妻子道：『親愛的凱西，你的起居如何？我愛你看我多麼勤儉，自己動手燒這塊肉。我相信一定能得到你的感激。怎麼，你一聲也不響？無非是你不喜歡這塊肉；這樣看來，我真是徒勞無功了。』於是他吩咐僕人把碟子拿開。凱西林因爲已經餓到極點，她也不能再像往昔一樣的傲慢，她便開口說道：『請你把碟子放在這裏。』潘曲喬道：『服務的代價，乃是感謝，我今爲你燒肉，沒

有聽見你感恩，所以在你未吃這塊肉以前，我也要你感激我一聲。」於是凱西林勉強發出微聲道：「先生，謝謝你。」這時他才讓凱西林吃一些東西，說道：「凱西，希望你吃了這，能獲益不少；快些吃罷！我愛，現在我們要回到你父親那裏去，我們要好好裝束一下，要穿絲衣，戴絲帽，御金戒，各人備有綉領，圍巾，扇子，和其他雙套的裝飾品；」爲要使她信仰起見，他就叫了裁縫和雜貨商進來，把新做的衣服和首飾，都拿出來給凱西林看，同時他吩咐僕人，把她尚未吃完的碟子收去。於是雜貨商便把預定好的一隻帽子呈上，潘曲喬一見大怒，說帽子小得像胡桃殼一樣，叫他要拿回去重做。凱西林卻說道：「我愛戴這頂帽子；社會上的一班閨秀，都是戴着這種帽子呢。」潘曲喬回答道：「到你變爲文雅的時候，也戴一頂這樣的帽子罷，現在還不是戴這帽子的時候呢。」凱西林因爲方才吃了一些肉，所以她的精神，也稍微恢復了些，因而怒聲道：「先生，我可以自由發言，我既不是嬰孩，更非兒童，你怎可禁止我發言呢？」潘曲喬卻不和她爭辯，因爲他知道如果與她爭辯，她的脾氣就要激發起來的，他早已獲得制服他妻子的良法，因此他回答道：「你說的很對，這是一隻鄙陋的帽子，我真愛你，因爲你也像我一樣的不喜愛牠。」凱西林說道：「你究竟是愛我呢，還是不愛我，我很喜愛這頂帽子呢。」潘曲喬便故意裝出誤會的樣子，把他們的談話忽然轉到另一個問題上去，說道：「你說你要看看長袍呀。」說着便叫裁縫把定製的長袍拿來。潘曲喬的本意，是帽子和長袍一樣也不給他妻子，便故意又在長袍上找尋錯處，說道：「這塊質料不好，袖手也沒有樣子。」裁縫道：「原是你叫我要照最新式的樣子做的呀。」凱西林說她從來未曾見過比這件式樣更好的長袍。潘曲喬聽了裁縫的話，便裝出忿怒的樣子，把裁縫和雜貨商，一概都趕了出去，其實他早就私下承認賠償他們的損失了。於是潘曲喬向凱西林道：「凱西，那末我們就穿了隨身的衣服，到你的父親那裏去罷。」潘曲喬便吩咐僕役預備着馬，說一定要在正午的時候趕到，因爲此刻還只七點鐘。其實那時已近正午了；凱西林已被他的狂暴所制服，因此她很和善的說道：「先生，現在已是兩點鐘了，在我們到達之前，一定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原來潘曲喬的意思，是要她完全服從，所以他說

出甚麼時候，就是甚麼時候；他便說道：『因為我所說的，或是所做的，你仍然不依從我。我今天不去了，當我去的時候，一定要我說是幾點鐘，就是幾點鐘。』到了第二天，在他們的行程中，潘曲喬又給與凱西林以服從的試驗，他擡頭看見了太陽，故意的說道：『白晝的月亮，多麼的明亮呀。』凱西林道：『這不是月亮，是太陽啦。』潘曲喬聽了大怒，準備又要回去了；凱西林又怕不得回家去，這時的她，已不像先前的兇悍，一變而為順從的妻子了，她說道：『請不要再回去了，路已走得這麼多，這是太陽也好，月亮也好，甚至你說牠是蠟燭，我也無何異言。』為要試驗她真否服從起見，他便向着太陽道：『我說牠是月亮。』凱西林回答道：『這真是月亮。』潘曲喬道：『你騙人了，這不是月亮，是惠人的太陽啦。』凱西林回答道：『那麼牠就是惠人的太陽罷；你說牠不是太陽，就不是太陽。總之，你說牠是甚麼，我也就跟你說是甚麼。』於是他們又前進着；潘曲喬想還要試驗試驗她，便把路上遇到的一個白髮老翁，故意的當他是個年輕的婦女，問凱西林道：『你有看見前面的一個婦女嗎？真美麗呀。』這時的凱西林，已完全的被制服了，她於是立刻依從了她丈夫的意見，說那個老翁，是個美麗的婦女，並且向老翁道：『美麗的少婦，你真是嬌豔而可愛；你往那裏去，你家住在那裏呀？你的父母真有福氣，生你這可愛的孩子。』潘曲喬道：『凱西，你怎樣了，你不要發瘋呀，這不是一個婦女，是個老年的男人呢。』凱西林聽了，便向老翁說道：『老翁，請原諒我；因為我的眼睛對着太陽，所以前面的東西，都看不清楚。現在我看清你是可敬的老先生；我希望你原諒這個大大的錯誤。』潘曲喬也道：『老先生，請原諒罷，你往那裏去呀。如果你是和我們同路，我們很喜歡和你作伴。』老翁回答道：『我的名字叫費孫都，現在我要到巴度去，望望我的兒子魯孫都。』於是潘曲喬從這老人的地方，得悉魯孫都就是白帖司脫小女兒朋克的未婚夫，他便祝賀這老人，並且告訴他，他的兒子將娶一個富有的妻子，老人聽了很喜樂；於是他們就一路很快活的前進，直到了白帖司脫的家裏，這時，已是賀客盈門，他們都是來祝賀朋克和魯孫都的婚禮的。

當他們進了屋子，白帖司脫便歡迎他們就席歡宴，同席中還坐着一對新近結婚的夫婦。

那新婚的男子，名叫霍頓索，他和朋克的丈夫魯孫都，在席間不時的取笑潘曲喬，似乎笑他娶了一個兇悍的妻子，笑他的豔福，遠不及他們兩個人。潘曲喬故意不甚注意他們的戲謔，直等到女賓都退了席，潘曲喬聽得白帖司脫也在向他取笑，因為他說他的妻子，確比他們的妻子，來得順從，白帖司脫說道：『我兒潘曲喬，我想你的妻子，是再兇悍沒有了。』潘曲喬道：『不，我的妻子最溫和，最順服，如果不信，我們可以來賭個東道，讓我們三個人各去叫自己的妻子來，看誰的妻子最服從，如果誰的妻子，經一呼叫以後便首先來的，就算得勝。』魯孫都和霍頓索聽了以後，很表同意，因為他們深信他們的妻子，確比凱西林順服得多啦；於是他們提議賭洋五十元，潘曲喬說這個數目太少，後來他們就把數目，增加了五倍。魯孫都首先吩咐僕人去叫朋克來，誰知僕人回來道：『先生，太太很忙，她不能來。』潘曲喬道：『怎樣，她是否說忙着不能來？她豈能用這種回答來回答丈夫？』在座的人都在笑他，說他的妻子凱西林，將給以更厲害的回答呢。現在要輪到霍頓索去叫他的妻子了；他向他的僕役道：『你去，去請我的妻子來。』潘曲喬說道：『哈哈！去請她！那麼她該要來的了。』霍頓索譏諷他道：『先生，我怕你的妻子，連請也請不動呢。』僕人去了不久，來向霍頓索道：『主母說，你要向她開玩笑，所以她不肯來。她叫你去呢。』潘曲喬道：『愈弄愈不對了！』於是他就叫他的僕人來，向他說道：『雪蘭，到你的主婦那裏去，告訴她我吩咐她到這裏來。』他們忽而都很驚奇起來，因為凱西林真的立刻走來了，並且很溫和的向潘曲喬道：『先生，你叫我來做甚麼？』潘曲喬問道：『你的妹妹和霍頓索的妻子，得在甚麼地方？』凱西林回答道：『她們都坐在客堂裏的火爐旁談論呢。』潘曲喬道：『你去叫她們來。』凱西林便遵着命去了。他們見了這出於意外的事情，都非常驚訝。潘曲喬卻說道：『不庸奇怪，愛情，幽靜的生活，公正的權力，總之，甚麼都是甜蜜而快樂的。』這時白帖司脫見了他素來以兇悍著名的女兒，一變而為溫和順從的妻子，心裏非常高興，於是向潘曲喬說道：『我婿潘曲喬，你已經贏得這個東道了，我想不到你能改變我的女兒，使她變得這麼馴良，我要再給你五十萬金，作為我女兒的嫁粧哩。』潘曲喬道：『我的妻子已能唯命是』

從了，我要再叫她顯示幾種服從的事情來，給你們看看。」這時凱西林正領着他們頑梗的妻子來了，潘曲喬向他妻子道，「凱西林，你的帽子不好，不如把牠丟去罷。」凱西林便立刻把帽子丟掉了。這時霍頓索和魯孫都的妻子，都白着眼在怨恨她們的丈夫，責備他們不應該故意叫她們來開玩笑。於是潘曲喬向他妻子說道，「凱西林，你勸勸這班頑梗的女子，叫她們應該順從她們的丈夫。」凱西林果然用她流利的口才，勸她們應該要怎樣的順服丈夫，以盡做妻子的責任。在座的人聽了這話，都非常驚奇。從此以後，凱西林不再被稱爲一個悍婦，而成爲巴度地方唯一著名的順從而盡責的賢妻了。

錯中錯

西西里的西拉克，和小亞細亞的以弗所，是素無往來的仇國，因此以弗所定了一條苛暴的法律，如果在國境內發覺有西拉克人，就要處以死刑，除非他能付以一千馬克的贖金，否則難免一死。

有一天，西拉克有個年老的商人，名叫義勤，他到了以弗所城，被以人發覺了，便把他帶到公爵前受審，或者付罰款，或者受死刑。

義勤沒有能力來付罰款，公爵頗憐憫他的老邁，便詢問他的歷史，並且要他述說冒險來到以弗所的原由。

義勤說，他並不怕死，因爲他所感受到的憂傷，已經使他覺得生活是乏味了，所以現在死也甘心，他認爲沒有一件事，再比述說他不幸的命運，來得悲慘了。於是他就開始敘述他一生的歷史道：

「我是生在西拉克，長大了便經商。後來娶了妻子，和她很快樂的住着，不久又去埃及經商，在那裏住了六個月的光景，似乎有久住下去的必要，於是叫妻子也隨了去，當她到了埃及不久時候，便產生了兩

個雙生子，很奇怪，他們倆的相貌和聲音，完全相同，簡直不能把他們彼此分別出來。恰巧在那個時候，在我們投宿的客棧裏，住着一個貧苦的婦人，也在同一個時候，生了一對雙生子，容貌和聲音，也都完全相像。孩子的父母因為非常貧苦，無力養活他們，我便將兩個孩子買了來，撫養他們，預備做我兩個兒子的侍童。

『我的兩個孩子，都活潑可愛，但是我的妻子，還不滿足；她天天要想着回家去，經我勸阻也無效，只得同他們乘船回去；約莫走了一海里的光景，忽然起了極大的風浪，猛烈得不堪，以致水手也無法可想，只得擁到小船上，救他們自己的性命，留我們在將要被風浪顛覆的船上。

『在這危急存亡的一霎那，我的妻子不住的哭泣着，孩子們也照樣的啼哭起來，我看了這種景象，不覺心裏爲他們酸痛起來了，其實我自己倒並不怕死；那時我的思想，完全在替他們設法求安全的方法。於是我就把我的幼子，縛在桅桿的一端，另一端縛着最小的侍童，同時我叫我的妻子，把另外兩個孩子，照樣也縛在另一根桅桿上。因此她照顧着兩個大的孩子，我照顧着兩個小的，我們自己各自和兩個孩子，縛在一起；後來不料船身觸在一塊極大的礁石上，把船身撞得粉碎，因此我和妻子從此分散了；但是在那風濤澎湃中，我還看見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被一隻捉魚船所救起，那隻漁船，想來是從哥林多駛來的。不久我們也被一隻船救了起來，船上的水手們，素來認識我的，便很好的待遇我們，把我們送到西拉克；從這個時候起，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是生是死，也就無從探悉。

『現在我的幼子，已經十八歲了，他時常問及我關於他母親和哥哥的消息，並且時刻的請求我，允許他和他同庚的侍童，去找尋失去的母親和哥哥；我雖則急欲知道我妻子和大兒子的消息，但是我又怕小兒子也要走失，所以我不願他茫然出去，後來他們再三的要求，我終於勉強的允許了他們。自從他們離別了我，已是七年了；我已經用了五年的工夫，飄流在外面，找尋我的幼子；我曾遠及希臘，經過亞細亞的邊界，再沿着海岸回來，現在到了以弗所，原想還要繼續的去找尋，但是今日死期已到，我只要確知我的妻子和兒子們都活

着，那麼我死也甘願。」

公爵聽了義勤這段慘史，油然而生出憐憫的心來，因此他說道，如果不是觸犯他們的法律，和有損他信用的話，他一定情願釋放他；因此公爵特地寬限他一天，讓他出外設法借錢，做他的贖款。

公爵給與義勤這一天的恩惠，仍然與他無濟於事，因為在以弗所地方，人地生疏，沒有求助的地方，所以他從公爵那裏退了出去，仍去受監獄的拘禁。

義勤還以為在以弗所地方，人地生疏，沒有一個熟識的人；誰料正在他的生死關頭，他遇見了他的小兒子，原來那個小兒子和他的哥哥，都在以弗所城裏呢。

義勤的兩個兒子，非但面貌身材，完全相同，並且他倆的名字，也是一樣的，都叫着安帖福魯，兩個雙生的侍童，也都叫作屈米岳。義勤的小兒子，同着他的侍童屈米岳，在義勤到以弗所的那天，剛巧也到了這城；因為他也是西拉克人，所以他也有被以弗所人處死的危險，但是微幸得很，他遇見了一個朋友，告訴他他的一個老年同鄉，將要受刑，勸安帖福魯不如假扮着一個埃及的商人，以免給當局查出後，受同樣的死刑；安帖福魯便遵着去做了，可是他聽了他的同鄉要去就刑，心裏非常憂傷，他也並沒有想到，那個將要去受刑的同鄉，就是他的父親呀。

義勤的長子大安帖福魯，住在以弗所已經二十年了，他現在已變為富有，足能替他的父親，代付贖金；不過他因為從很小的時候，就離別了他的父母，所以他現在不能再記起關於他父親和母親的事情了。原來大安帖福魯和他的母親侍童被漁夫救起來以後，漁夫們就把兩個孩子出賣，這不庸說，使安帖的母親傷心極了。

卻說漁夫們將大安帖和大屈米岳帶了出去，賣給一個著名的戰士孟納風公爵，他是以弗所公爵的伯父，一天，他帶了兩個孩子，去看看他的姪兒，就是以弗所的公爵。

以弗所的公爵見了安帖福魯，很鍾愛他，到他長大了，便叫他在他的軍隊裏，當一個長官，大安帖勇而敢善戰，曾在一次惡戰中，救了公爵的性命，公爵爲要獎勵他起見，就把以弗所地方的一個貴族女子，名叫愛傑娜的，給大安帖做妻子，屈米岳仍舊在侍候着他。

小安帖既分別了那個勸告他的朋友，便投宿在一爿客棧裏，他就給屈米岳些錢，叫他去買食物，他自己便走到街上，一賞本地的風土人情。

屈米岳是個談諧的朋友，每當小安帖在憂鬱的時候，他就用種種滑稽的舉動和可笑的戲謔，來使他主人快活，因此在他們主僕間，儘可以自由談笑，不像人家的主僕間，十分拘於階級。

當小屈米岳離他主人去買食物以後，小安帖便一個人呆立着，在想他飄流在外面，找尋他母親和哥哥的悲愁，因爲他無從探悉他們的消息，於是他很憂傷的向自己說道：『我真像海洋裏的一滴水，因爲要去找尋另一滴水，反將自己失落在海洋中了。所以我很悲愁的去找尋母親和哥哥，卻把我自己也迷失在外面了。』

當小安帖在街道上默想的時候，前面走來了一個大屈米岳，小安帖還以爲是他自己的侍童，奇怪着他回來得這麼早，便問他錢放在甚麼地方的。大屈米岳看見了他，也以爲他就是他的主人大安帖，便回答他道：『主母差我來請你回去吃飯。如果你再遲着不回去，菜餚都快要冷了。』小安帖還以爲他在和他開玩笑，便向他說道：『現在不是戲謔的時候，你究竟把錢放在甚麼地方？』大屈米岳仍舊回答說，是他主母差來請安帖回去吃飯的。小安帖問道：『甚麼主母？』大屈米岳回答道：『就是你所崇拜的妻子呀。』小安帖聽了大怒，原來他還沒有娶妻子，於是他怒斥大屈米岳道：『因爲我和你相處太熟了，所以你敢任意和我取笑。現在不是任意戲嬉的時候了，錢究竟放在那裏，我們都是此地的生客，怎麼你還可以任意戲嬉呀？』大屈米岳聽了，小安帖的話，仍以爲主人是在向他取笑，便笑嘻嘻的回答道：『先生，我請你在吃飯的時候，再開玩笑罷。我來

到這裏的使命，我是要請你回家去，與主母和她的妹妹，一同吃飯。」現在小安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就擊打大屈米岳，大屈米岳也就怒奔了回去，告訴他主母，說主人不肯回來，他說他沒有妻子的。

大安帖的妻子愛傑娜，素來是個好嫉妒的女子，她聽說她丈夫說沒有妻子，認爲他一定愛上了另一個女子了；於是她發起怒來，向她的丈夫發怨言；她的妹妹羅西娜，雖則在竭力的勸她，可是愛傑娜勿聽。

小安帖走進了客棧，看見小屈米岳已先在那裏了，錢也在那裏，小安帖責備他不應該這樣取笑，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愛傑娜跑了進來，看見了他，毫無疑惑的當他是自己的丈夫，便開口責罵他，責罵他不應該看見了她，這樣冷淡，並且責問他爲甚麼在未結婚之前，是何等的愛她，現在卻又愛上了另外一個女子了。小安帖聽了，詫異得很，便向她說道：「太太，你向着我伸訴嗎？」小安帖雖則竭力的聲辯，說他並不是她的丈夫，不過是來到以弗所僅僅兩個鐘頭的旅客，但是愛傑娜不聽，一定要他同着回去，小安帖無法推辭，只得同她回到他哥哥家裏去，同愛傑娜和她的妹妹一同吃飯，一個叫他丈夫，一個稱他是姊夫，弄得小安帖莫明其妙，以爲是在夢裏。小屈米岳也跟去的，他一走進了廚房，一個女傭人，就是他哥哥大屈米岳的妻子，也連忙叫他丈夫，弄得小屈米岳也非常驚奇。

當小安帖和她們正在吃飯的時候，他的哥哥大安帖和大屈米岳也都回來了；他們在外面敲着門，僕人卻不去開門，因爲主母吩咐他們，不准有人進內有意取鬧；他們在外面不停的敲着，說他們就是安帖福魯和屈米岳，僕人聽了在取笑他們，說安帖福魯是在和主母吃飯，屈米岳也在廚房裏；雖則外面的門將要敲下來了，可是依舊不得進去，大安帖在門外等得不耐煩了，又聽得男人和他妻子在吃飯的聲音，他便怒不可遏的離去了。

當小安帖吃完了中飯，他很不耐煩，因爲愛傑娜堅執着叫他丈夫，同時他的侍童小屈米岳，也被一個女僕，稱爲丈夫，纏綿得不休，因此他們主僕倆，便設法從那裏逃走了。

正當小安帖走出了門，忽然遇見一個首飾匠，首飾匠也以為他就是大安帖福魯，便把一條金鏈給他，說將軍命我做的金鏈，現在已經做好了；小安帖拒絕着不肯接受，說這並不是屬於他的，首飾匠說，這是他親口吩咐他做的，他便把金鏈交在小安帖的手裏，離開他去了，小安帖便吩咐小屈米岳，把東西都送上船去，預備即刻離開這裏，因為此地有怪物作祟，專拿財色來勾引人。

首飾匠走了以後，剛巧遇到他的一個債主，向他索還欠款，正在那個時光，大安帖也經過那裏，首飾匠便向大安帖索還金鏈的錢，好來償還他的債主。大安帖否認着會接到金鏈，首飾匠卻堅持的說，是在幾分鐘之前，親手交在他手裏的，兩個人爭辯不止，警察官便將他們倆帶去囚在監獄裏。

警察官正帶着他們去的時候，前面忽然走來了小安帖的侍童小屈米岳，大安帖還以為是他自己的侍童，便吩咐他到他妻子愛傑娜那裏去，拿錢來還給首飾匠。小屈米岳自念主人為甚麼又要差他到方才不願久留的地方去，他很奇怪，可是又因為是主人的命令，於是他遵着命去了。

小屈米岳到了那裏，愛傑娜就把錢如數給了他，於是他回去了；誰料在路上他又遇到了他真的主人小安帖，那時小安帖還在驚奇着方才所遇到的怪事；原來他的哥哥，在以弗所地方很著名，差不多在街上看見他的人，沒有一個不向他行禮的，似乎都很熟識；有的人還給他錢，說是從前問他借的，有的請他到他們家裏去，有的感激着他的恩惠，人人都誤會着他是他的哥哥大安帖福魯。甚至還有一個成衣匠，走來量小安帖的身量，說要為他做衣服。

小安帖自念着，他現在好似在一個神祕的國裏。小屈米岳看見了他，問他怎樣從警察官手裏得了釋放，和告訴他，他怎樣去向愛傑娜索取贖款的一回事，這使小安帖聽了，如墜入五里霧中，便說道，「這個侍童真在發昏了，我們都是在幻景中。」他這時很驚懼着，因此叫起來道，「求上天把我們脫離這個奇怪的地方罷！」

現在小安帖又遇到一個陌生的女子，她似乎很熟識似的，叫着安帖福魯，說有一天曾經和他同吃過飯，並且向他要一條先前允許給她的金鏈。小安帖聽了很詫異，否認着他會和她一同吃過飯，和允許過給她一條金鏈，甚至從來沒有和她會過面。那個女子竭力的在爭辯，的確有這一回事，小安帖卻依舊的否認着，那女子便向他索還她先前給他的一只金戒。小安帖聽了這，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便怒斥她是個巫女和蕩婦，便離她去了。那個女子很驚奇着他這次的態度，原來她以為這小安帖福魯就是他的哥哥大安帖福魯哩。

原來大安帖自從被他的妻子關在門外以後，他便含着怒離去了，想要用一種方法，來報復他妻子的惡作劇。他回憶愛傑娜最不喜歡她丈夫去和別的女子交友，於是大安帖就故意的去和前段提及的那個女子去吃飯，並且允許送給她一條金鏈，同時那個女子，把手上戴的一只金戒，送給了大安帖。現在那個女子，錯認了大安帖，說他不應該把從前的友誼和應許，一概否認，她想他一定是在發瘋了；於是她便立刻到愛傑娜的地方去，告訴她她的丈夫在發癡了。誰知那個女子正在告訴的時候，大安帖來了，後面還跟着一個禁卒，是跟他來拿贖款的；原來前回愛傑娜交給屈米岳的一筆錢，已經去給了另一個安帖福魯了。

愛傑娜聽了那個女子的報告，也很相信她的丈夫是在發癡，因為她想起前次和他同席吃飯的時候，他竭力否認着愛傑娜是他的妻子；於是她付清了贖款，給禁卒回去，她就吩咐僕役們，把她的丈夫用繩索縛起來，關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裏，同時叫僕役去請醫生來，診治他的瘋病。大安帖愈是竭力的申辯，甚至到發怒的地步，可是他們格外的相信他是個瘋漢；他們又看到大屈米岳，也說是不認識他的妻子，並且做出類似他主人的舉動，他們斷定他也是在發瘋，於是也就把他縛了起來，和他主人關在一起。

過了不多時候，一個僕人從外面回來，急奔到他主母面前，告訴她主人和屈米岳，已經脫逃出去，很自由的在街上走着。愛傑娜聽了這，便立刻帶了幾個僕役，去追尋她的丈夫；她妹妹也一同去的。當他們追逐到一個寺院的門口，在那裏看見了小安帖福魯和小屈米岳，他們還以為就是從家裏逃出的大安帖和他的侍童。

呢。

小安帖見後面有人向他追來，他和他的侍童，便逃進寺院裏去，哀求裏面的老尼，讓他躲避一下。

這時那個莊嚴的老尼，便出來詢問他們爭吵的原因；她便問愛傑娜道：『你丈夫的突然發瘋，是爲着甚麼緣故呀？是爲了突然損失他的產業呢？還是爲了喪失至親的朋友？』愛傑娜回答都不是的。老尼道：『或許他是愛上了另一個女子，所以使他神志錯亂吧。』愛傑娜說：這也許是不错，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使他日夜不回到家裏來。老尼從愛傑娜的行爲上，看出她丈夫的不常回家，並非爲了他另有愛人，實在是爲了愛傑娜嫉妒他和苛責得太厲害。老尼因爲要一試她所猜想的是否不錯，便向愛傑娜道：『你丈夫既是這樣，你應斥責呀。』愛傑娜回答道：『我是斥責他的。』老尼道：『噫！或者斥責得還不夠呢。』愛傑娜爲要表示她已經盡量斥責他起見，便說道：『還不夠嗎？甚至在我們吃飯和睡眠的時候，只要他一提及他的女友，我就立刻罰他不准吃，不准睡呢。』

老尼道：『無怪你的丈夫要發瘋，這是由於你的嫉妒和兇悍的手段所造成的呢。』愛傑娜聽了，默不作聲，她的妹妹羅西娜便替她申辯道：『她很溫柔的勸戒她丈夫呢。』於是她又向她姊姊道：『你爲何聽了她的譴責，一聲不響呀？』愛傑娜回答道：『她的譴責是不錯的。』

愛傑娜堅欲老尼把她丈夫交出來，老尼不肯，因爲她想用較善的方法，來使他恢復原狀，於是她吩咐門房把大門關了起來，不准她們進內。

這時天色已經晚了，給義勤寬限的一天，也將過去了；在夕陽西下的時候，義勤就要執行死刑了。

刑場離那個寺院很近，在義勤經過寺院門前的時候，剛巧老尼關了門進去；這時公爵也親自陪着義勤到刑場去，希望有人來替義勤付錢，好立刻釋放他。

當嚴肅而悲慘的大隊人馬前進的時候，愛傑娜便向公爵叫冤，告訴他寺院裏的老尼，不肯把她瘋癲的

丈夫交出。正在她述說的時候，她真的丈夫大安帖和大屈米岳，忽然解了束縛，也來到公爵的面前喊冤，控訴他的妻子，妄說他是患着瘋病，把他關禁起來。愛傑娜還以為他是在寺院裏，現在忽然在面前，她就非常驚奇起來了。

義勤看見了大安帖，決定他就是他的兒子，就是離開他出去找尋他母親和哥哥的兒子。義勤便稱呼他兒子，叫他速來贖他的命。大安帖思索了一回，自念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老人，便否認着他是父親；雙方正在申辯的時候，老尼和小安帖小屈米岳都出來了，愛傑娜看見了兩個丈夫和兩個屈米岳，驚駭得竟說不出話來。

公爵見了兩個安帖福魯和屈米岳，絕然相同，他便忽然想起早晨義勤向他申述的一段歷史，知道他們兄弟倆，就是義勤的兒子，他便說道，他們必定是義勤的兒子和他們雙生的侍童無疑。

這時更有一件意外的喜樂，就是這個老尼，不是別人，卻是義勤的妻子咧。

原來自從漁夫把她的長子大屈米岳帶去出賣以後，她憤不欲生，因此便去進入尼菴，由於她的聰明和德性，後來便升為這寺院的院長。

他們既然彼此認識了，不庸說，在他們中間，有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快樂，久別重逢的喜樂，竟忘卻了義勤還在宣判死刑之下；到他們少微鎮靜了一回，大安帖便把贖款給公爵，替他父親贖命；但是公爵不願接受贖金，無代價的釋放了義勤。公爵便和他們全家同進寺院裏去，要去聽他們述說各人離別後不幸的遭遇。這時大小屈米岳心中的快樂，並不減於他們主人歡聚的快樂，各人也在慶賀着他們的結局。

自從愛傑娜受了她婆婆的勸告，就是先前在寺院門前的勸告，她此後也不再懷疑和嫉妒她的丈夫了。後來小安帖便娶愛傑娜的妹妹羅西娜做妻子；年老的義勤和他的妻子兒媳等，都很快活的住在以弗所，一住就住了好多年。

維也納公爵的巧計

維也納有個公爵，性情非常溫和，百姓中有違犯法律的，他也不加責罰，因此百姓都忽視了法律；原來在法律中有這麼一條，男子除得和他的妻子同住外，不得與別的女子私通，違背的就要立刻置之死地。但是自從公爵柄政以來，這條法律從來未曾實行過，因此風化日下，神聖的婚姻制度，幾乎等於沒有了，私奔的少女，時有所聞，少女的父母們，都在埋怨着公爵。

公爵也知道長此以往，要傷壞風俗的，所以他也常爲此擔憂；可是他在想，假如他突然的變更以往的態度，勢必要使百姓發生疑慮，稱他是個暴君；因此他想出一個辦法，不如他自己暫離職守，另外請一個人來，全權代替他的職權，如果發現有私合淫奔的事情，那麼就依法辦理，不少寬貸，這樣，他自己就不至招怨了。

那時有一個叫恩基路的，素來被維也納人稱爲嚴厲正直的聖人，公爵認爲此人來替代他，再適合沒有了；當公爵和他的大臣伊斯科拉商酌的時候，伊斯科拉也深贊着恩基路。於是公爵託辭離開維也納，要到波蘭去旅行，職務暫由恩基路代理，其實公爵一離開維也納，便暗中假裝着牧師的樣子，潛回維也納，一觀恩基路的政績。

當時有個少年，名叫格老丟，誘騙了一個良家閨女，恩基路知道了大怒，先把他下在監獄裏，並且判以斬首之罪。地方上的閒人，都在替格老丟奔走設法，但終屬無效，甚至伊斯科拉大臣，也在替他設法營救，他對恩基路說道，『格老丟的父親，在社會上，是很有地位的，請你看他的面子，饒恕了他罷。』恩基路回答道，『我們不應該把法律當作田裏的草人，用牠來驚走飛鳥，等長久了，雀鳥知道牠是假裝無害的東西，牠們也就毫無畏懼了。』先生，格老丟是必須要處死的。』

格老丟有個朋友，名叫魯西岳，他到監獄裏去探望格老丟，格老丟向他道：『魯西岳，請你到我的妹妹以珊巴那裏去，聽說她在今天將要入聖克萊寺院入道哩，請你快到她那裏去，告知她我現在所處的危境，請她替我到恩基路面前去說情。我對於這很有希望，因為她有善於談話的才能；此外由於她的愁容上，或者可以感動恩基路。』

以珊巴就在那天進寺院去受戒了，她正在詢問一個尼姑關於寺院裏規則的時候，忽然聽得外面有呼叫的聲音。以珊巴問尼姑道：『誰在那裏說話？』尼姑回答道：『這是男人的聲音呀，以珊巴，你到他跟前，去問他有甚麼事情；我們已經受戒的人，是不可以去的，你還可以去呢。在你受戒以後，你也就不能和男子談話了，除非當着女當家的面；那時你如果要說話，就要把面孔罩起來，如果不罩起來，你就不能談話。』以珊巴說道：『你們尼姑還有其他的特權沒有？』那尼姑回答道：『難道這些權利還不够寬大嗎？』以珊巴道：『當然夠寬大了，我這樣問，並不是希望格外要寬些，乃是希望要更嚴緊呢。』這時她們又聽得外面男子呼喊的聲音，尼姑便向以珊巴說道：『他又在叫喊了，請你去接應他罷。』於是以珊巴出去了，問道：『誰在呼叫呀？』於是門外的魯西岳，便很恭敬的走向前去，說道：『姑娘，你能領我去見以珊巴嗎？她是這裏新出家的，也就是不幸的格老丟的姊姊。』以珊巴便很驚惶的問道：『格老丟有甚麼事情呀？我就是他的姊姊以珊巴啊。』魯西岳回答道：『溫順的姑娘，你的弟弟叫我來告訴你，他在監獄裏呢。』以珊巴驚訝的道：『真該死！爲的是甚麼啊？』魯西岳便告訴她，格老丟的被囚，是因爲誘拐了一個年輕的姑娘。以珊巴便很驚奇的說道：『呀！我想那個姑娘，就是我的表妹裘麗脫吧。』其實以珊巴和裘麗脫，本沒有親屬的關係，不過爲要紀念她們在校時的友誼起見，所以彼此稱呼着姊妹；以珊巴就早知道裘麗脫愛着格老丟，她怕是爲着她們友愛的緣故，以致使她的弟弟，發生這個不幸的事情。魯西岳回答道：『正是她啊。』以珊巴說道：『既是這樣，那麼讓我的弟弟和她結婚好了。』魯西岳說格老丟很喜歡和裘麗脫結婚，可是代理公爵已經判他死刑了；『除非有你那溫順』

的請求，去使恩基路軟化，此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以珊巴便嘆氣道：「咳！像我這個沒才能的弱女子，有甚麼用處呢？我怕我沒有力量去移動恩基路的意志吧。」魯西岳道：「遲疑乃是壞事的媒介，往往使我們能夠做的事失敗。你快到恩基路跟前，每逢在婦女們有所請求的時候，只要跪着哭着，男子就會像神明一樣的慈祥。」以珊巴道：「我就去試試看，我只要去通知老尼姑一聲，便動身到恩基路那裏去。請你去告訴我的弟弟。今天晚上，我就把事情的成敗來告訴他。」

以珊巴便很急速的往宮裏去，到了那裏，她便跪在恩基路的腳前，說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具稟人，請你垂聽我的哀求。」恩基路說道：「好，你有甚麼稟求呀？」於是以珊巴把她的請求，用很動人的話語，來替她的弟弟請命。但是恩基路說道：「姑娘，已是無可挽回了；你的弟弟已經判決了，他是必定要處死的。」以珊巴道：「公正的判官呀，我就只有這一個弟弟呢，請你釋放了他罷。」恩基路仍舊不肯，於是以珊巴想回去了。但是魯西岳向她說道：「你不要就此灰心呀，這未免太無情了；你仍回到恩基路那裏去請求，跪在他的面前，不住的請求。」於是以珊巴重復回到恩基路那裏，跪在他面前請求。恩基路道：「他已判決死刑了，你請求得太遲了。」以珊巴說道：「太遲了嗎？並不太遲呀；我即使說了一句話，也能叫牠收回哩。公爵，請信我這句話，大人物的尊貴，倒並非是王帝的冠冕，也不是寶劍，更不是審判官的長袍，乃是在於他的慈愛。」恩基路聽了，依舊不爲所動，向她說道：「請你回去罷。」但是以珊巴仍不住的請求，說道：「如果我的弟弟站在你的地位，你是他的話，你倘使有請求他的事情，他一定不會像你這樣嚴厲呆板呢。我恨不得我有你的權力，你做以珊巴事情，就決不會如此了。」恩基路道：「姑娘，並非我定你弟弟的罪，定你弟弟罪的是法律啊。如果他是我的親屬，是我的弟兄，或者是我的兒子，也要這樣辦他呢。你弟弟是必定要在明天處死的。」以珊巴說道：「明天嗎？這樣迅速呀，饒恕了他罷，饒恕了他罷，他沒有想到要死呢。就是庖丁要殺一隻鷄，尙且還有一定的時候；怎麼殺一個人，可以這樣匆促呢？好好，公爵，請你想想看，先前已經有好多人，干犯了我弟弟同樣的罪名，未見處罰，現

在我弟弟干犯了，倒要處以極刑，請你捫心自問，這算公正嗎？」她後來的幾句話，竟感動了恩基路，並且她的副美貌，也引起了他的愛憐，同時在他的心裏，起了一種不正的念頭，他這時想離以珊巴去了；可是以珊巴叫他回轉來，說道：「慈愛的公爵，回轉來罷；請聽，如果你赦免了我的弟弟，我該怎樣賄賂你呀？好公爵，回轉來罷！」恩基路驚異的說道：「怎樣賄賂我？」以珊巴說道：「噫，這種禮物是上帝遲早要給你的；這禮物並不是金銀財寶，也不是燦爛的寶石，乃是真誠無瑕處女的禱告，每日清晨，代求上帝，為你祝福。」於是恩基路說道：「好，請你明天再來罷。」於是以珊巴很快樂似的離去了，她以為公爵已允許了她的請求；當她離走的時候，她說道：「願上帝祝福你！」恩基路聽見了，便自念道：「阿們，我寧願得到你的祝福啊！」於是他又在痛恨他心裏的惡念，他說道：「這是甚麼呀？這是甚麼呀？我是愛她，要想再和她談話，好再飽嘗她的姿態嗎？我在幻想些甚麼？從來沒有一個婦女，引起我愛她的心，可是這個賢淑的婦人，卻引起了我的情愛；這種情慾，真是人類的惡魔，連聖人也克制不住呀。」

那天晚上，恩基路的思想，完全被以珊巴所吸引去了；他正想用甚麼方法來誘騙她，同時他又怕犯法，所以這兩種思想，好像在他腦海中交戰，以致一夜不得入睡。但是結果，他竟為惡念所戰勝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以珊巴就一個人跑到恩基路面前，恩基路向她說道：「你如果肯將貞操委託於我，像裘麗脫的身子，許給格老丟一樣，那麼我就饒恕你的弟弟，因為我愛你呢，以珊巴。」以珊巴說道：「我的弟弟，不也是因為愛上了裘麗脫，你就判他死刑嗎？」恩基路道：「如果你允許把你的身子許給我，那麼你的弟弟就必定不死了。」以珊巴聽了，很驚異他的行為，便說道：「我為弟弟請命而來，一切的痛苦，我都願受之如飴，即使鞭至死地，也是我所甘願的，至於苟且的行為，那是斷乎不可的。」以珊巴還以為公爵是在試驗她，看看她的德性怎樣。但是恩基路說道：「我不是試驗你呀，這都是我的真心話呢。」以珊巴聽說他真有這種邪念，便怒向公爵道：「嚇！這種歹念，真壞到極點了。我決計要當衆宣佈你的卑鄙。還是立刻批准饒赦我的弟弟。」

罷，否則我決計要當着大衆，宣佈你的穢褻行爲了。」恩基路說道，「像我這種道學先生，素以端莊嚴肅聞名的，有誰來相信你的話呢？我只要反證你是誣告，那麼你的控告，就更沒有人相信了。你如果要救你的弟弟，那麼就快些答應我的要求，否則他在明天一定要處死的。你到明天來給我回音罷。」

以珊巴離別了恩基路，預備要到監獄裏去看看她的弟弟，她這時很悵惘似的在自念道，「我去向誰申冤呢？我即使去宣佈他的罪狀，有誰相信呢？」不久以珊巴便到了他弟弟的監獄裏，這時她弟弟正在和那位慈祥的公爵所假扮的牧師談話，原來這位假扮的牧師，常到格老丟和裘麗脫的監裏，勸他們懺悔。他既聽見以珊巴要會格老丟，他便退到另外一室，竊聽他倆的談話。

格老丟見了他的姊姊，便問道，「姊姊，有甚麼好消息呀？」以珊巴告訴他並沒有好消息，不過叫他預備明天就死。格老丟很驚慌的問道，「難道竟不能免死嗎？」以珊巴回答道，「免死的方法，有雖是有的，但是這種方法，如果你同意的話，那麼你將要蒙更大的羞辱哩。」——「是甚麼一回事啊？」格老丟問。「呀，格老丟，我怕告訴了你，你會有貪生的心，如果這樣，那麼我們的祖宗，將受極大的凌辱了。」以珊巴這樣回答。可是格老丟畏死的心理，在他姊姊的面前吐露出來，要請他的姊姊，犧牲她的貞操，來救他的性命。以珊巴責備他是個懦夫，是個賤人。格老丟正預備要和他姊姊申辯的時候，公爵走進來了，他說道，「格老丟，我已經聽得你和你姊姊的談話，恩基路並非真心要污辱你的姊姊，不過試試她的德性罷了。她既然已經在恩基路面前堅決的拒絕他的要求，原是他最喜歡接受的。他是不會寬恕你的了，所以你不如多用功夫，做做懺悔的禱告，預備着死罷。」格老丟聽了，也就沒有求生的心，一個人很羞愧憂傷的去坐着呆想。

這時，那裏只剩下公爵和以珊巴兩個人，公爵便稱贊她那堅決的德性。以珊巴並不知道，和她在談話的就是慈祥的公爵，她說道，「呀，我們的公爵，何以要叫恩基路代理啊！如果他回來了，我一定要把恩基路的黑幕，一一揭發出來。」公爵回答道，「你如果去控告他，他一定不接受你的控訴的。你這樣堅決的保守着貞節，

不屈不撓，一旦慈祥的公爵回來了，他一定會褒獎你的。」於是他又問以珊巴，有否聽到勇士弗蘭狄克的妹妹馬利娜的事情。以珊巴說她久仰馬利娜這個人的好聲譽。公爵道：「這個女子，就是被恩基路休棄的未婚妻；當她的哥哥裝着她的嫁粧經過一個大海的時候，忽然遇到了颶風，將船傾覆，因此嫁粧都沉在海裏，弗蘭狄克也就葬身在魚腹裏了。爲了這突然的變化，恩基路就冤枉她失節，藉口好不娶她。馬利娜既喪失了她的親兄，又給她的未婚夫所辱棄，她心裏的悲痛，也可想而知了，無怪她終日以眼淚洗面。恩基路雖則棄絕她，可是她依舊愛着這暴戾的丈夫呢。」於是公爵向以珊巴獻計，叫她不如到馬利娜跟前，請她假扮着以珊巴，在半夜裏去見恩基路，這樣做去，既不失以珊巴的貞操，並且可以成就馬利娜的美事，更可以使格老丟得免一死。以珊巴聽了，視爲上策，便依着公爵的方法去做了；公爵先跑到馬利娜的跟前，把原委談給她聽。馬利娜聽了假扮牧師的一翻言論，便立刻允許了。

當以珊巴去會過了恩基路以後，她就重複跑到馬利娜的家裏，這時公爵也等候在那裏。以珊巴便把恩基路約她在夜裏去幽會的情形，一一的告訴他們，並且告以去幽會時的路由，她說道：「恩基路的住所，是在一個四週由磚頭圍繞着的花園裏，花園的西面，是個葡萄園，有一扇門好通進去的。」這時她就將恩基路給她的兩把鑰匙，給公爵和馬利娜看，說道：「這把大的鑰匙，是開葡萄園門的，小的一把，是開通花園的小門的。我應許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就到那裏去會他。他已經一再的叮囑我，要照着這路由去會他的。」公爵問道：「你們還有其他的記號沒有？」「沒有了，只要是在黑夜裏去會他。我告訴他不能久留，因爲外面有僕人等候着。」以珊巴這樣回答。於是公爵稱贊她佈置得這樣週密，以珊巴又轉向馬利娜道：「你不要和他多說話，在你離開他的時候，你只需低聲的說，記得我的弟弟呀！」

在那天晚上，以珊巴便領了馬利娜到指定好的院子裏去，以珊巴很是得意，以爲這麼做去，既保貞節，還可以救弟弟的性命。她既把馬利娜送到了預約的地方，便一個人走到監獄裏，去告訴格老丟，慈祥的公爵也

還在那裏。這時獄吏忽然得到代理公爵的一條命令，要把格老丟立刻斬首，首級須在次晨五時以前送去。以珊巴聽了大駭，但是假扮的牧師，叫獄吏不要執行，不如把當日死囚的頭，砍下來去給代理公爵。牧師爲要使獄吏信任起見，他便把慈祥公爵的一封親筆手書，給獄吏看，獄吏看了，證據確鑿，以爲他已接得慈祥公爵的密令，於是獄吏也同意了他的辦法，斬了死囚的頭，帶去給恩基路。

這位慈祥的公爵，也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恩基路，告訴他因着意外的阻擋，中止出外旅行了，將在次晨回維也納，叫恩基路在城門口相遇，同時好交代職權；他還宣示全國，人民中如有冤抑的事情，准把請求書在他剛進城的時候呈上。

次日一早，以珊巴就到監獄裏去見她的弟弟，那時慈祥的公爵正在等候着她，公爵爲要暫守秘密起見，所以暫不把他弟弟免刑的真情告訴她；所以當以珊巴走進監獄的時候，她問着公爵，格老丟有否得到免罪的命令，他回答道：「格老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頭已被斬下來，帶到代理公爵那裏去了。」以珊巴聽了，頓時痛哭起來道：「可憐的格老丟呀，我真薄命，萬惡的世界，暴戾的恩基路！這時假扮的牧師，叫她不容過份悲傷，還是安心些，並且告訴她那位慈祥的公爵，不久要回來的消息，叫她怎樣去控訴恩基路；並且訴告她，如果控訴一時不能得直，不要恐懼。公爵於是再跑到馬利娜跟前，也去教她應當如何做。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爵果穿了朝服，進入維也納的城，人民都前來熱烈的歡迎他，恩基路也就在那時，交卸了他的職權。這時以珊巴忽走向前來，向公爵呼冤道：「至公無私的公爵！我是格老丟的姊姊，他因爲不戒於色，所以干犯了法律，判以死罪。我就去懇求恩基路，饒恕我的弟弟，他起先一定不肯，後來要我把身子許給他，才肯答應我的請求；我因爲愛弟弟的心很切，所以就答應了他的要求。誰知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恩基路竟失約，斬了我弟弟的頭！」公爵聽了，故意裝做不信的樣子，恩基路也說她大概是爲了喪弟的緣故，悲傷過份，所以神經也錯亂了。這時馬利娜也前來申訴道：「尊貴的公爵，我就是恩基路的妻子，好公爵，方才以珊巴的

話，都是假的；她說那天晚上，是她和恩基路同睡，其實她並沒有，是我和恩基路同住的，請公爵勿聽謬言。」於是以珊巴就把牧師拉脫威的話，一一伸訴出來。其實以珊巴和馬利娜這樣做法，都是假扮的牧師指使她們的；但是恩基路並不知道這都是出於公爵的意思，他聽了以珊巴和馬利娜彼此矛盾的伸訴以後，他希望可以洗脫以珊巴的控訴；這時恩基路故意裝出無罪的樣子說道：「我聽了她們所說的，只是好笑，我看她們是受了甚麼人的利用了。公爵，請你再給我執行一天的職權，好來解決這件案子。」公爵道：「很好，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執行好了。」伊司克拉大臣，你去幫恩基路的忙，和他一同去審問這件案子罷；那位牧師是一定要來傳來的，因為他是個指使的人，他來了，你們就給以最適宜的懲罰就是了，我要暫時離開你們一刻工夫啦。」公爵說完，便離去了。誰知他去了不久，脫去他的朝服，換上牧師的服裝，來到恩基路和伊司克拉的跟前，伊司克拉拉向他說道：「跑來，先生，你不是指使這兩個婦女，來誣告恩基路的那個人嗎？」他回答道：「公爵在那裏？我要講給他聽。」伊司克拉道：「公爵是在這裏，你快些照直說來。」於是牧師就斥責公爵，不應該把國家重任，交在小人的手裏，並且還大膽地揭穿代理公爵的種種黑幕，伊司克拉見他目無法紀，便吩咐左右侍衛，下之於獄。這時公爵便把牧師的服裝，立刻卸掉，在堂的臣民見了便大譁起來，都非常的驚奇，原來他們看見這位牧師不是別人，乃是公爵所假裝的呀。

公爵便先向以珊巴道：「以珊巴，你走來。你所遇見的牧師，就是我呀。我依舊要為你的事情努力。」以珊巴知道他就是公爵，便很驚懼她先前的沒有禮貌，說道：「請你原諒僕人的失敬。」公爵卻請她原諒，說他沒有設法使她的弟弟，得免一死。原來公爵不把格老丟存在的真情，告知以珊巴，為要再試她的德性。恩基路知道公爵已窺悉他的劣蹟，便哀求公爵道：「我敬畏的公爵呀，請你勿將我的罪狀，暴諸國中，以增加我的羞恥，請你立刻處死好了。」公爵因恩基路的罪惡，已甚顯著，便立刻判他死刑，將他的產業，授與馬利娜，叫她另嫁丈夫。馬利娜跪下哀求公爵道：「僕不願另嫁，願從恩基路以終，慈祥的公爵呀！請你饒恕了他罷。可愛的以

珊巴，請你幫幫我的忙，跪下來代我求求公爵呀！」公爵道：「你請她幫忙，那真出於情理之外了。她如果爲恩基路乞命，那麼怎對得起她的亡弟呢？」可是馬利娜依舊說道：「以珊巴，可愛的以珊巴，替我跪着懇求罷。先賢說得好，人人得有過錯的，如果能自新，未始不能成爲一個好人。我的丈夫，或者也會改好的。以珊巴呀，你肯爲我跪下嗎？」於是公爵說道：「恩基路的死，是抵格老丟的死罪啊。」這時公爵忽見以珊巴跪在面前，向他哀求道：「最慈祥的公爵，恩基路雖處死我的弟弟，究竟他是謹守法律，似乎還有可原諒之處，所以請你不要處死他罷！」

這時公爵見以珊巴勿念舊惡，反而以德報怨，非常敬仰她的德性，便立刻吩咐左右，到監獄裏去領格老丟來；同時他又向以珊巴道：「以珊巴，將你的手伸過來，因爲你的可愛，我就原諒格老丟。你將要屬我，格老丟也將做我的弟弟。」這時恩基路覺得已有生望，便微露笑容，公爵向他道：「好，恩基路，你愛着你的妻子罷；爲了你妻子這樣有德性，我才饒恕你。馬利娜，願你喜樂。」這時恩基路回想他暫掌職權的時候，他是多麼的硬心，現在覺得恩惠是多麼的可愛呀。

公爵便吩咐格老丟迎娶裘麗脫，同時他自己表白，他因敬仰着以珊巴的賢淑，願娶她做妻子。以珊巴這時還沒有受戒，所以她的婚事，並不受束縛，她因爲公爵給與她的恩惠非淺，也就很甘願的接受他的要求；自從她做了公爵夫人以後，她就在維也納城裏，給許多年輕的女子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此後再沒有一個女子，去干犯裘麗脫私奔的罪了。

公爵的癡情

西佩頓和他的妹妹梵雅拉，是希臘馬賽林城人，因爲他們倆是雙胞胎的兄妹，所以面貌很相像，好在衣

服穿得不同，否則就很難將他們倆辨別出來了。一天他們正在渡海的時候，他們所乘的船忽然在埃立里的海口，被狂風吹到暗礁上，把船撞得粉碎，船上的水手和乘客，除掉少數遇救以外，其餘的都葬身在魚腹裏。船主和幾個水手，乘了一隻小船，把梵雅拉載到岸上，她自己雖則未遭溺斃，得慶更生，她卻為她的哥哥悲痛；但是船主安慰着她，說當船被礁石擊碎的時候，他親眼看見西佩頓，抱着一根粗大的桅桿，浮在海面上，想來不至會溺斃的。梵雅拉聽了，得到不少的安慰，她自念孤苦伶仃，飄流在這島上，離家又是這麼遙遠，怎樣是好呢？於是她就問船主，關於埃立里的風土人情，能否告知一二。船主回答道：『姑娘，我很知道埃立里的情形，因為我的家裏，離此只有三小時的行程那麼遠。』——『誰治理着這個地方呢？』梵雅拉問。船主便告訴她，埃立里是由尊嚴的公爵與辛納治理着。梵雅拉說她會聽見她父親談及與辛納，那時他尚未結婚。船主道：『他是還沒有結婚，也許最近已結婚了，因為一月前我經過這裏的時候，茶坊酒肆，都在談着與辛納，說他在追求一個伯爵的女兒奧力維，伯爵已在一年前去世了，便把奧力維留給她哥哥養育，誰知她的哥哥，不久也死了；因為她悲痛父兄的先後喪亡，據說她就拒絕和男子來往。』梵雅拉也正新近喪兄，和奧力維正有同樣的悲痛，她很想和奧力維同住。於是她就請船主代為介紹，情願去當奧力維的使女。但是船夫回答她，這是很難辦到的事情，因為奧力維自從她哥哥死了以後，就不准有人進她的屋子裏去，甚至公爵也在拒絕之列咧。梵雅拉既失望，她就想出一個計劃，假扮了一個男子，去做奧辛納公爵的侍童。

梵雅拉再去和船主商量，給他若干的錢，叫他去替她置辦男人的服裝，那服裝一定要像她哥哥西佩頓常著的一樣，當她穿上了以後，看上去完全像她哥哥，以至叫人難於辨別，無怪後來要發生種種的錯誤咧。

船主和公爵，素來是有往來的，他就把梵雅拉介紹給公爵，做他的書僮，那時梵雅拉改名叫錫賽路。公爵見錫賽路眉清目秀，音吐溫婉，很喜歡她在左右服侍；錫賽路也聰慧過人，克盡厥職，不久她就變為公爵最寵愛的侍從了。錫賽路天天在公爵的左右，公爵便將他愛着奧力維的戀愛史，講給她聽，並且告訴她怎樣失敗

和被拒絕會面的事情；公爵因爲失戀的緣故，便放棄他日常的娛樂，如野外騎射等遊戲，終日快快的聽那溫順悲愁的情曲，置朝政於不顧，一天到晚和錫賽路爲伴。無怪朝臣都在紛紛的議論，說公爵不應該這樣糊塗。

一個年輕的姑娘，常和一個年輕漂亮的公爵在一處，究竟是件危險的事情；梵雅拉見公爵這樣有情的對待奧力維，很希奇，奧力維不接受這美少年的情愛，同時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梵雅拉竟愛上了公爵，像公爵愛上了奧力維一樣；因此她就鼓着勇氣，給公爵一個暗示道：『如果有個女子愛着你，像你愛着奧力維一樣，假若你不愛她，給她知道了，她將怎樣呀？』但是奧辛納很不以爲然，因爲他不相信女子的愛，會像他這樣誠摯。所以他說，女子的心，往往很狹窄的，不配和他來較量。梵雅拉聽了，雖則很以爲是，但是她不完全贊同公爵的意思，因爲她想她愛着公爵的心，並不在公爵愛着奧力維之下；於是她說道：『公爵，我知道確有這樣的人呀。』奧辛納道：『那麼那人是誰呢？』錫賽路。梵雅拉回答道：『我確實的知道，婦女是真誠的愛着男子，像我們男子們一樣。我父親的一個女兒，專心的愛上一個男子，假若我是一個女子的話，一定很愛你公爵。』奧辛納道：『她究竟是愛上誰啊？她的歷史，可以講出來聽聽嗎？』梵雅拉回答道：『我也無從得知，她也從未告訴過人，只是放在心裏，好似花蕊裏的小蟲，鑽蝕花心。她的心思已憔悴，雖則依舊的談笑自若，不過在苦中尋樂罷了。』公爵聽了，便問她那個女子是否爲情而死的，梵雅拉支吾的回答了，因爲她怕她假造的故事，給公爵窺破；原來那個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她自己呀。

正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忽然走來了一個男子，這男子是剛從奧力維的地方回來的，他說道：『我奉差去見奧力維，可是她不允見面，由使女來轉言，她說：七年之中，將嚴扃深居，不與任何人會面；她此後要像庵裏的尼姑一般，走路要蒙着面，將以她的熱淚，來洗滌她的臥室，爲的是要紀念着她的亡兄。』公爵聽了這話，便嘆息道：『她竟爲她死去的哥哥，悲傷到如此地步，如果她愛上了一個男子，她將要多麼的多情呀！』他於是向梵雅拉道：『錫賽路，我已經把心中所有的祕密告訴了你，所以，好少年，你替我到奧力維那裏去罷。如果她仍

舊拒絕見你，那麼你就堅留在門外，不要回來，直等她接見你。」梵雅拉道，「倘使他肯見我的話，我將怎樣說呢？」奧辛納回答道，「那麼你就把我怎樣愛她的熱情，一一講給她聽。你既善於言詞，必定能把我心裏的悲愁，一一表現出來，這樣，奧力維也許會聽從你的話。」

梵雅拉便遵命去了；但是她心中快快不樂，因為她想如果公爵的婚事成功了，那麼她將要失望，不能達到嫁給公爵的目的；但是她既然受了主人的命令，只好盡職做去。她到了奧力維的門口，堅持着要進去見奧力維，不達到目的不走。僕役便進去告訴主人道，「外面有個使者，堅持着要進來求見，雖則說你在患病，他一定要進來。我說你在睡眠，他依舊請求着要進來一見，現在叫我怎樣回答他呢？」奧力維聽了，深為詫異，便允許他進來一見；她就將黑紗蒙着面，預備接見公爵的使者。梵雅拉便故意裝着健男子的樣式，高視闊步，進去見奧力維，向她說道，「最美麗卓越的姑娘，請問你就是奧力維嗎？假如不是的，那麼我不必把那差我來者的命令申述。」奧力維問道，「先生，誰差你來的？」梵雅拉回答道，「這回答不是我份內應該回答的，請問姑娘究竟是奧力維嗎？」奧力維回答說是的；這時梵雅拉因為要看看她美麗容貌，好知道公爵為甚麼竟為她顛倒如此，便毅然的向她道，「好姑娘，請你揭去黑紗罷。」

奧力維這時已經知道他是由公爵差來的，她雖則峻拒着公爵的要求，可是她很欽羨這使者的風流，竟忘記她七年不見人的誓言，揭去她的黑紗，說道，「我現在就揭去黑紗給你看罷，醜貌怎樣？」梵雅拉道，「呀！天公真是用了絕大的能力，給你畫上這驚人的妙相。不過，你未免太殘忍了，這樣的美貌，虛度妙齡，把美麗都埋在墳墓裏，勿令世人瞻仰。」奧力維道，「是否你主人特為差你來贊揚我的？」梵雅拉回答道，「我現在是知道你了；你是太驕傲了。我的主人是多麼的愛你，你竟使他廢然失望，這難道是有心人所能忍受的嗎？」奧力維說道，「你的主人，很知道我的心思。我不能愛他；雖則我知道他的地位，人品很高，學問和道德，深為人所敬仰，可是我不能愛他，這是他早就知道的。」梵雅拉道，「如果我像我的主人一樣的愛着你，那麼我一定要建

一座楊柳樹的茅舍，在你的門前，時刻呼叫着你的名字，在深夜裏還要唱着怨歌，一直唱到天亮，使你不得安寧，直等到你憐怕我。」奧力維道：「你真會講呀，請問你的家世怎樣？」梵雅拉回答道：「我的門第，說出來倒也不壞，曾知名於一時呢。」這時奧力維便叫梵雅拉回去，向她說道：「你回去告訴你的主人罷，我不能愛他。叫他不要再差人來了，如果一定要差人來的話，那麼仍由你來報告我。」梵雅拉便離別了她，稱她是殘暴的美人。當梵雅拉去了之後，奧力維便把梵雅拉剛才所說的話，反覆咀嚼，在那裏自念道，倘使這個使者是公爵，那多麼好呢？她這時已油然而生出愛慕錫賽路的心，雖則她在自責，不應該看見了面目清秀，善於言詞的少年，一見傾心，可是她的愛根，已經從此生牢了；她竟忘記了她和書僮間貴賤的地位，竟決計要向錫賽路去求愛，她就立刻打發僕人，拿了一隻鑽戒，追上去給錫賽路，特為說是她遺忘下來的。其實她是有意把這只戒指，去送給錫賽路，好給與她一個愛慕她的暗示；這倒真使梵雅拉懷疑了，她懷疑奧力維已愛上了她。因此她嘆息道：「咳，這可憐的姑娘愛着我，簡直是愛上一個夢呀。」並且她在自責，不應該這樣假扮，假扮了反使奧力維傷心，好像自己為着公爵奧辛納傷心一樣。

梵雅拉既離別了奧力維，便回到公爵那裏，告訴他去見奧力維失敗的結果，並且再三的告訴公爵，說奧力維不要人再去攪擾她了。可是公爵愛她的心，還沒有死，堅持着要梵雅拉在次日再去一趟。這時，公爵為要消磨無聊的時間起見，便吩咐梵雅拉唱一隻歌，是他素來所喜歡唱的；他便向梵雅拉道：「錫賽路，昨天晚上我聽了那只歌曲，很能解除我的愁悶。雖則聽來很粗野，可是詞意很好，我很愛這只歌，因為牠是述及古昔天真的情愛。」歌詞是這樣：

死，來罷，來罷，

讓我睡在荒塚之中；

氣息，去罷，去罷，

我爲苛暴的美女所陷死。

呀，預備着，預備着我那遍佈着扁柏的白壽衣！
我的死亡，沒有人來悲哀，

沒有鮮花，沒有一朵美麗的鮮花，

散在我那烏黑的棺木上：

沒有朋友，沒有一個朋友

致意我那可憐的屍首。

省卻了千千萬萬的呻吟，

眞眞悲傷的愛人，永遠找不到我的墳墓，爲我痛哭！

梵雅拉聽完了這首歌詞，面容上忽然露出悲愁的樣子來。公爵見她突然的變色，很詫異，便向她說道，「錫賽路，你這樣的憂鬱，我看你一定是爲了你的愛人，不愛你的緣故，是不是啊，孩子？」梵雅拉回答道，「倒有些不錯。」公爵再問道，「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已多少年紀了？」梵雅拉回答道，「像你的年紀，面貌也像你。」這使公爵聽了，倒笑起來了，笑她愛着像他一樣年老蒼黑的男子；其實梵雅拉是暗地裏指着公爵說的，公爵卻不知道。

到了明天，梵雅拉再作第二度的去見奧力維，她這次的去求見，已不像第一次的難進去了。奧力維的侍僕，也都知道他們的主人，喜歡和年輕的漂亮使者談話；因此當梵雅拉到達奧力維門口的時候，大門已早敞開着正等候她了，並且由奧力維接到內室，竭誠的招待她；當梵雅拉告訴奧力維，公爵是多麼愛她的時候，奧力維道，「請你不要再談及公爵的事情了；如果你說是來替別人求婚的，我倒會許可的。」在她的談話中，很明顯的表示她愛着梵雅拉，她怕梵雅拉不了解，便更進一步的表明她的心跡，公然承認着愛她；說道，「錫賽

路，你雖則驕傲似的不接受我的愛，可是仍舊不能叫我不愛你。你雖則在發怒，可是仍多麼的美麗呀！」梵雅拉聽了，怫然的要離開回去，嚇她不再來替公爵說情了，並且宣佈她早就決意不近女色的誓言。

當梵雅拉走出門外的時候，忽然走來一個男子，這男子也是向奧力維求過婚的，他因為聽說奧力維愛上了這個少年，所以特地來和他尋釁的。可憐的梵雅拉，這時非常驚恐，因為她外表雖則裝着男子的模樣，究竟她是個女子啊。

當那個男子走向前來，拔出他的利刃要動手的時候，梵雅拉想吐露真情，說她原來是個弱女子；可是又愧羞着不敢直言。正在那危急的時候，前面忽然走來了一個陌生人，似乎素來認識梵雅拉的，走前來向那個男子道：「如果這個少年得罪你，那麼問我就是了；如果你要侵害他，那我一定要和你抵抗的。」那個男子聽了，便乘間逸去。梵雅拉正想要向那個陌生人道謝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隊人馬，來捉拿那個陌生人，因為他幾年前曾犯了案子，從來沒有被捉起來，到現在才偵悉他的行蹤，因之加以逮捕。這時向梵雅拉道：「我因為來找你的緣故，所以投入網羅，現在請你把我放在你處的錢，還給我罷。」梵雅拉聽了，就非常詫異着他所說的，因為她和他素昧生平，他何嘗放過錢在她的地方呢？但是梵雅拉今日因為靠着，他能轉危為安，照理也應該感激他，於是她便把身邊所有的一些金錢，都給了他，聊表謝忱。這時那個陌生人便發起怒來，責備她不應該如此的忘恩負義。他向那班官員差人道：「這個少年，是我將他從死亡中救出來的，我的所以到埃及來，也是爲了他的緣故，因此現在被捉起來，他倒反說不認識我，這真使我不懂了。」那班捉他的官員和差人，聽了很不介意，反促他快些走。他一面走着，一面叫着西佩頓的名字，責備他不應該忘恩負義。原來西佩頓就是梵雅拉的哥哥，陌生人遇見了梵雅拉，還以為她就是西佩頓呢。梵雅拉聽見那人叫她西佩頓，她才知道那陌生人已認錯了她的哥哥；她這時很熱望着，她哥哥已經正如他所說的，被他救起來了。誰知事實竟是如此。原來那個陌生人，名叫安東尼，是個船長，當西佩頓在海中遇難的時候，救了西佩頓，他們倆感情至篤，西佩

頓無論到甚麼地方去，他總跟着去的。此次西佩頓要想到埃立里地方去，參觀奧辛納公爵的朝政，安東尼因爲在一次海戰的時候，曾經重傷了公爵的姪兒，他想這次如果到埃立里去，性命一定是很危險的，但是又因爲捨不得離開西佩頓，所以竟跟他去了。

原來西佩頓和安東尼上了埃立里的岸，安東尼就把他自己的錢袋給西佩頓，叫他喜歡甚麼，就買甚麼，自己則在旅館中等候着；誰知西佩頓去了好久，沒有回來，於是安東尼便出去找他，在路上他遇見了梵雅拉，見她的服裝和相貌，完全和西佩頓沒有兩樣，所以在她處在危難的時候，便去救她出險，這無怪梵雅拉被他稱爲忘恩負義的朋友啊。

梵雅拉見安東尼被捉起來，怕那個仇人再來尋釁，便從人叢中溜回家去了。這時那個仇人，看見西佩頓從前面慢慢的走來，以爲他就是梵雅拉，便走上去猛力打他一拳，西佩頓那裏肯示弱呢，他就拔出他的劍，兩人便動起武來。

奧力維聽見外面有爭鬪的聲音，便出去看看，誰知她也錯認了西佩頓，以爲他就是錫賽路，於是她就走上去勸解，並且請西佩頓到她家裏去，表示着很爲他可惜，遇到這樣的暴徒。西佩頓起初見了奧力維，很是驚異，但是既得美麗姑娘的款待，他也就樂於進內了，奧力維見他非但不向她發怒，並且似乎同她很親熱，她便喜出望外，以爲錫賽路已經接受她的情愛了。

西佩頓見這個美女，突然待他這樣的親熱，還以爲她是個瘋婦；可是看見她又擁着這麼高大的房屋，屋裏佈置得也井井有條，看來是個神志很清楚的女子，所以他就允許了奧力維的求婚；奧力維又怕他意志不堅定，以後要變更他的主張，因此她就提議，立刻要去請牧師來，舉行婚禮。西佩頓也深表同意；到婚禮完畢以後，他想要去看看他的朋友安東尼，好把他的好運道，報告給安東尼聽。正在那個時光，奧辛納公爵伴着梵雅拉正來拜訪奧力維；當他們正走到奧力維門前的時候，那班去捉拿安東尼的官員，帶着安東尼，來到公爵的

面前。安東尼看見了梵雅拉，仍以爲她就是西佩頓，他就告訴公爵，他怎樣在海中救了這少年的性命，和他相處三月的時候，現在倒反裝出不認識的樣子來，真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公爵聽了發怒道：「這個少年，在我的左右侍候，已經是足足三個月了，怎會有和你同處的一回事呢？你莫非是在發瘋吧！」這時奧力維正從裏面走出來，公爵便連忙吩咐把安東尼帶走，不准他在奧力維的門前發瘋似的亂鬧。奧力維出來以後，殷勤的接待着梵雅拉，也不去招待公爵，公爵便發起怒來，認爲梵雅拉是奪取他的愛人，便怒不可遏的斥責她，叫她要同走，想要去害死她。這時奧力維還以爲梵雅拉就是方才和她結婚的西佩頓，她因爲不願和她的丈夫分離，便喊叫起來道：「我的錫賽路，你到那裏去啊？」梵雅拉回答道：「我惟有跟着我的主人走。」奧力維卻竭力的阻止着，並且去叫方才證婚的牧師來，證明他們是在兩小時以前結婚的。但是梵雅拉竭力的否認，她並沒有和奧力維結過婚；可是公爵卻不相信梵雅拉以爲她是故意的在他面前推諉。公爵因爲梵雅拉如此的不忠心，況且現在木已成舟，他便驅逐她出去，說永遠不要再見她的面。正在梵雅拉爭辯的時候，忽然前面走了另一個錫賽路，服裝和相貌，都和梵雅拉一樣，走到奧力維的跟前，稱呼她妻子。這個人你道是誰？就是方才和奧力維結婚的西佩頓呵。衆人見了，都大大的驚駭起來，以爲天下竟有如此相類的人，簡直分別不出來。等衆人奇怪的情緒稍微平復以後，他們兄妹倆便開始互相詢問起來，梵雅拉還以爲她的哥哥已經不活在世上了，同時西佩頓也以爲他的妹妹已經溺斃在海中了，現在竟看見她扮着男人的模樣，更使他希奇。但是梵雅拉立刻承認她真是梵雅拉，就是他的妹妹，現在的男裝，是假扮着的。衆人才恍然大悟，這錯誤完全是由於雙生的兄妹所造成的；衆人就都在笑着奧力維，笑她竟愛上了一個女子，可是奧力維並不懊喪，因爲她仍然喜歡和梵雅拉的哥哥結合。

奧力維既和西佩頓結了婚，此後公爵愛奧力維的心，也就告一段落，他這時想到梵雅拉從前說許多愛他的話，同時他也愛着她那清秀的面貌，和侍候他的忠誠，於是公爵情願娶她做妻子，向她說道：「你先前是

做我的書僮，現在你要做公爵的夫人了。」

於是奧力維便請他們都到裏面去，叫了那天早晨替他們證婚的牧師來，爲公爵和梵雅拉證婚。因此，雙生的兄妹，在同一天都結了婚。這樣看來，海中所遇到的風浪，因而船覆，因而離散，竟造成了他們兄妹倆的好幸運呵。

憎惡人類的泰孟

雅典的貴冑泰孟，多資財，樂善好施，不單是貧窮的人受到他的恩惠，就是一班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們，也都喜歡和他來往，常常渾跡在他徒弟的中間。因此每逢開飯的時候，食客總要以百來計算，來往的旅行，總得要進去求助或拜望。因爲泰孟的慷慨，所以雅典地方的人士，都奉他是個領袖，情願受他的使喚。一班善於諂媚的小人，常跟着泰孟的悲樂而轉變，所以有人稱他們是泰孟的鏡子，只要看他們的面容，就可以知道泰孟是喜是悲了。至於一班不喜歡諂媚的大人先生們呢，他們也時常來參加泰孟所設的宴會，偶然泰孟和他們點一點頭，他們便神氣十足，身價增高了不少。

雅典的文人，如果要所做的論著問世，只要得到泰孟的題字或介紹，便立刻成爲有價值的作品。書畫家如果把畫圖來請泰孟指正，泰孟便出許多金錢，將那畫圖買下來。總之，不論拿甚麼貴重的東西，如珍珠寶石等，來到泰孟這裏求售，雖則價值昂貴，泰孟也樂於買下來，並且還要感激他們的好意，給他有選擇的優先權。因此泰孟的家裏，好似一個買賣的市場，熱鬧得非常，並且在他的屋裏，充滿着許多無用的裝飾品，都是從那班商人手裏買來的。

那時還有一班出身很好的浪子，因爲欠了人的債，於是被關在監牢裏，泰孟知道了，便替他們還清債務，

把他們從監牢裏贖出來，以爲這班少年，一定是像他自己一樣，慷慨揮金如土的朋友。其中有一個惡少年，名叫文鐵蒂，因爲欠了債，被關禁起來，後來給泰孟知道了，便替他付清了一千多金鎊的債。

在那一羣食客的中間，很多貪小利的人，他們往往拿了不值錢的東西，像狗啦，馬啦，去給泰孟看，故意自己讚揚着多麼多麼的好，如果泰孟也稱讚一聲，那麼第二天就會送來給他的，原來他們想從泰孟那裏，得到勝於他們禮物十倍或二十倍的酬報。因此來送禮物的人，都不是出於真心，無非是拿小魚來換大魚，希望得到更值錢的報酬罷了。那時泰孟有兩個朋友，一個叫魯雪斯，一個叫魯克勒斯。魯雪斯送給泰孟四隻白馬，裝着銀的鞍轡；魯克勒斯也假仁假義的送給泰孟一對灰色的獵狗，泰孟並不知道他們的虛偽，很甘願的接受了下來，給以二十倍以上的酬報，像鑽石珠寶之類，來答謝他們的盛意。

其中還有一班人，見了泰孟所有的東西，或者是新近買進的東西，便故意在泰孟的面前贊揚，泰孟素來以慷慨著名，所以在他高興的時候，就把那些東西送給他們。最近他曾把他自己騎着的一匹駿馬，送給一個奸徒，爲的是他稱讚着那匹馬，是多麼多麼的好。有人說，如果泰孟擁有一國的疆土，他竟會把一國的領土，去奉送給人，毫無吝嗇的樣子。

老實說，如果泰孟的金錢，不任意揮霍，他着實好做許多的善事。有一次，他的一個僕人，愛上了一位良家閨女，可是因爲那僕人的貧賤，終於不能娶她，便一天到晚的鬱鬱不樂，誰知這事情給他樂善好施的主人知道了，便毫無吝嗇的給他七百餘金鎊，使他成就這件美事。可惜，泰孟大半的金錢，都化在一班食客和許多虛偽朋友的身上。一班朋友，故意的裝作和他很親熱，常常來誇獎他，泰孟卻辨不出他們的虛假，終日和他們吃喝快樂。

泰孟這樣揮金如土，似乎有個財神在替他支付，所以他得能源源不絕，毫無吝嗇的揮霍。可是，聽便你有多少家產，像泰孟這樣的揮霍，究竟有揮盡的一天。但是有誰來勸告他呢？難道那班諂媚虛偽的朋友會來勸

告他嗎，他們巴不得他這樣呢。但是即使有忠僕善友來勸告他，泰孟也不肯聽的。那時泰孟的一個老管家，名叫弗蘭維司，人頗忠誠，他因為要來提醒他的主人，把帳簿拿到他的面前，哀哀的請求他，甚至流着淚的切求，求他不要再如此的揮霍了；可是泰孟置之不理，故意去談論別的事情，不願聽那不中聽的勸告。弗蘭維司見了泰孟的高廳大屋裏面，日夜擠滿着食客，飲酒如灑，每間房間裏，燈光燦爛，還伴着美麗的音樂，泰孟沉醉在宴樂之中的時候，也正是弗蘭維司最難堪的時候，因為他想一切的褒詞美譽，都出在歡宴的時候，宴會一停，美譽也就沒有了，一旦泰孟破產，這班奸惡之徒，也就要消散了。

過了沒有多少時候，泰孟竟日漸露出窘像來，支付金錢，已不能如先前的寬裕自如了，於是他便吩咐弗蘭維司去變賣他一部分的產業，弗蘭維司說，他先前已數次的勸告，可惜未蒙接納，所有的產業，出賣的出賣，抵押的抵押，現在所剩的，即使完全出售，也不夠償還一半的債了。泰孟聽了，大為驚異，便急忙回答道，『我的田地，不是從雅典一直到雷西台孟嗎？』弗蘭維司道，『我的主人啊，一個偌大的世界，尙且有牠的界限，何況這區區的田地，無怪要在轉瞬之間就化盡呢！』說完便哭起來了。

泰孟卻安慰着弗蘭維司，勸他不要悲傷，因為他自己還認為他的揮霍，是出於善舉，他說雖則他現在已屆破產的時候，而朋友中的富饒者，還大有人在；於是他便決計，要去向那班先前受到他恩惠的朋友們借貸，他以為他們的性情，是和他一樣的慷慨。他於是很有把握似的，打發幾個使者，先到魯雪斯、魯克勒斯和孫帕魯斯三個朋友那裏去，從前泰孟曾在他們的身上，化過無限量的金錢；又差人到曾經從監牢裏贖出來的文鐵蒂那裏去，他新近得了他父親的遺產，一變而成個富翁了；泰孟現在要去向他索還先前替他代付的一千多金鎊；向那三個朋友呢，是去索回每人向他借去的一萬二千多金鎊；老實說，他們從泰孟那裏所得到的恩惠，足足有好幾百萬金鎊呢。

使者先到了魯克勒斯的地方。這個奸惡的朋友，剛剛在那天晚上，做了獲得銀盆銀杯的好夢，忽然聽說

泰孟的使者來到，他認為一定是泰孟又送禮物來了；誰知使者述說了來意，魯克勒斯大失所望，立刻露出蹙蹙的樣子來，說他每次和他主人歡宴的時候，見他化錢的豪爽，早就見到有破產的一天，雖則勸戒他幾次，叫他節省些，但是他置若罔聞，以至到了這個境地；於是他就給使者一些錢，叫他回去說個謊，只說魯克勒斯不在家裏，沒有遇到。

至於打發到魯雪斯地方去的使者，也是失敗而歸。原來魯雪斯得了泰孟的餽養和資助，已顯然是個富翁了，人是長得胖胖的，看來是像個財主，住是住在一所泰孟曾資助他營造的大廳屋裏，他聽見了那使者述說他主人的窘狀以後，起先他不相信；但是使者告訴他這是實情，他才故意裝作抱歉的樣子，推說他在昨天做了個極大的交易，所有的款子，都用罄了，現在眼見好友到了如此境地，雖則很願意幫他的忙，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實在是對不起朋友，只好請使者去轉告主人；因此使者只好空手回去。

孫帕魯斯呢，也和他們一樣是個酒肉朋友，用了巧避的回答，來拒絕使者；甚至先前由泰孟贖出的文鐵蒂，現在雖則是富有了，也不肯拿出一個錢來濟助泰孟。

從前泰孟的家裏，有門庭若市的熱鬧，現在呢，卻冷冰冰的無人過問了。從前讚揚泰孟樂於施捨的，現在卻譏笑他是愚魯，先前說他是慷慨的，現在卻責備他是奢侈，瞬息之間，竟用了完全相反的目光來對待他。先前有許多的食客，侍從，天天的圍繞着他，故意在他面前獻媚；現在呢，一班討債的，勒索的，絡繹不絕的來到泰孟跟前，很兇猛的催他還錢，一點不肯寬限他，這樣一來，把泰孟弄得進出不能自由，像處在監牢中一般；這個人要向他討一萬英鎊的債，那個人要向他討十萬，你想，叫枯竭的泰孟，怎麼還還得起這筆欠款呢？

一天，泰孟忽然又大張其筵席，請了一班素來熟識的紳士閨女們，魯雪斯，魯克勒斯，文鐵蒂和孫帕魯斯，都在被邀之列。他們都在詫異，以為泰孟是假裝着貧困，特意要試試朋友間的真情，於是都在懷喪，先前不應該拒絕他的使者，以致失去這一個慷慨的故友。他們到了泰孟那裏，故意裝出慚愧和抱歉的樣子，要請泰孟

原諒。泰孟叫他們不必爲這微小的事情而介意，他早已忘卻了。這班奸惡的食客，在人家富饒的時候，便趨之若鶩，在需要他們幫忙的時候，便給以冷眼，無異空中的燕子，隨着氣候的變遷，飛來飛去。過了不久，僕役們便在音樂聲中，上起菜來，菜碗上都罩着蓋，他們見泰孟預備了這盛大的筵席，都在驚異，還以爲是在夢中。這時泰孟忽然下了個號令，把蓋拿掉，只見碗裏都盛着溫水，別的一些也沒有，這溫水顯然是象徵那班奸徒的情誼，像水一樣溫涼淡薄。泰孟便吩咐他們道：『你們這班惡狗，舐這水吧。』說完立刻便把碟子向他們擲去，客人莫明所以，驚惶得向外奔逃，秩序便大亂起來，有失去長衫的，有失去帽子的，甚至也有些失落了值錢的珠寶之類的。

這一次的宴會，也許就是泰孟最後一次的款待了。泰孟因爲看到雅典的人類，卑陋得還不如禽獸，因此他決意要離開雅典，遠避到森林裏去，寧願去和野獸結伴。他向着雅典起誓，希望一切的災禍，像戰爭啦，擾亂啦，困窮啦，疾病啦，都臨到雅典人的身上，甚至他希望全城覆滅，不容一個雅典人活着。於是他就遠避到森林裏去，把身上的衣服都脫光，表示不要再做人的決心，住在山洞裏，吃是吃的草根，喝是喝的冷水，在過着野獸的生活。

從一個富裕慷慨，樂善好施的泰孟，一變而爲赤露着身體的野獸，這實在是個極大的轉變。先前就食他門下的一班諂媚者，現在已無影蹤了；這時更沒有一個僕役，來受他的使喚，天天惟與山林裏的野獸做朋友。有一天，當泰孟正在掘草根來充飢的時候，他的鎗子，忽然觸到底下有硬硬的東西，發出鏗鏗然的聲音來，泰孟仔細一看，嚇然是一大塊黃金，這大概是個守財奴，藏在那裏的。

這個時候，如果泰孟仍有做財主的思想，那麼他足夠立刻變爲一個富翁，重複去吸引那班諂媚的食客；可是泰孟對於這虛偽的世界，恨之刺骨，他更不喜歡再見這萬惡的黃金，他認爲世間的好惡盜劫，受賄枉法，騷擾慘殺等等不幸的事情，都是由這萬惡的金銀作祟，所以他想把這一筆財寶，仍舊藏在地裏，但是他又怕

被人發現，貽害人類。正在他深思的時候，忽然有一小隊兵士經過那裏，他們的將領叫愛雪白地斯，愛雪將軍原是雅典的功臣，後來給雅典的人民驅逐出去，現在他率領了大隊兵馬來攻打雅典，泰孟知道了很高興，便把地下的金子，盡行送給愛雪將軍，別的條件沒有，只請求他把雅典大城削為平地，勿論男女老少，殺戮無遺，一點不可以顧恤；在雅典人消滅之後，他又祈求着神靈，叫愛雪將軍也同歸於盡，因為愛雪將軍也是雅典人之一。從此看來，泰孟是多麼的懷恨着雅典，雅典的人民甚至一切的人類呀。

有一天，在他正過其非人類生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來到泰孟所住的洞口，泰孟見了很驚奇。原來這人不是別人，就是他先前的一個忠誠的管家弗蘭維司，他因為誠心愛着他的主人，所以特地尋到這裏來服侍他；他看見了主人，衣服一絲不掛，赤裸裸像禽獸一樣，景象又如此淒慘，同時他又想到自身的凋零，他觸景生情，悲痛得竟發不出聲來。泰孟見了他，就大大的發怒起來，以為雅典人都沒有真心的，他現在的流淚，也是虛假的，但是這個忠誠的僕人，用了種種的證據，來證明他的真誠，絲毫沒有虛偽；泰孟聽了他的自白，才相信世界上，尚有這一個忠誠的好人；可是，泰孟見他穿着人類的服裝，和人類的相貌，不知不覺中便生出憎惡他的心來，於是就趕他走，不允許他在一起住。

過了幾天，許多雅典的貴冑，都來到泰孟的洞口；他們原是忘恩負義之流，現在卻感到泰孟的忠勇，所以都痛悔從前的無情，來請泰孟出山，替雅典人交戰。原來這時的愛雪將軍，厲害得像發狂的野豬一般，包圍着雅典城，誓言要把雅典完全消滅，全城的人民，便大起恐慌。他們因為憶及泰孟的驍勇善戰，素負盛名的將領，如果能請到他重回雅典，不難立刻解圍。於是議院中就選了幾個代表，特地來到泰孟跟前，請求他不顧前愆，重去替雅典效勞。

他們現在都很真誠的請求，甚至流着淚的請求，只要泰孟允許領兵攻敵，那麼將給以一切的富饒，權力和尊嚴，總之，一切都由他處置。可是赤裸裸的泰孟，痛恨着人類的泰孟，早置名利於度外。他說如果愛雪將軍

殺死雅典的同胞，他毫不關心。如果愛雪將軍把雅典消滅淨盡，他將歌頌歡悅。

這班哀求的代表，聽了大失所望，雖則再三的懇求着，泰孟絲毫不爲所動；在他們將告別的時候，泰孟吩咐他們回去以後，轉告國人，現在惟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愛雪將軍兇暴的蹂躪。代表們聽了這話，以爲泰孟重復懷了仁心，便都定神的聽着。於是泰孟告訴他們，他有一棵樹，長在他的洞旁邊，不久將把牠砍下，但是在沒有砍下之前，要請一班喜歡躲避災禍的人，不分貴賤，來嘗嘗這樹的滋味；他的意思，是要叫他們來吊死在這棵樹上，以免受愛雪將軍的痛苦。代表們聽了，只得悵然而回去。

過了幾天以後，有一個兵士，經過泰孟住着的海濱，看見有個墳墓，上面題着這幾個字：『這是憎惡人類的泰孟之墓，他希望在他死了以後，有瘟疫和災禍，來消滅所有的人類！』

憎惡人類的泰孟，就此告終，至於他怎樣死法，那是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有人以爲他的所以葬在海濱，頗含意義，因爲每天海潮來的時候，可以臨到他的墳旁，來爲他哭泣，流淚，這好似在譏笑着人們暫時的哀痛，和虛僞的眼淚呵。

羅米華與裘麗特

在維羅納的城裏，有兩個大族，一個叫克波拉，一個叫孟脫革。他們兩家素來是有夙怨的，一直到他們的子孫，也如同水火似的不相容，甚至兩家的僕役們，一旦遇見了，也往往要發生流血的慘劇，以至把快樂幽靜的街道，弄得擾攘不安。

有一天，克波拉主翁，大張筵席，請了當地的佳賓貴客來赴筵，同時合城的美女，也都在被邀之列，總之，一切的貴賓，只要不是孟脫革一族的人，都歡迎入席。孟脫革有個兒子，名叫羅米華，他深愛着魯西玲姑娘，這次

克波拉的宴會，她也是佳賓之一。羅米華的朋友朋福利，叫他趁克波拉家的宴會，一羣閨秀會集的時候，戴着假面，也去赴宴，這樣，好使羅米華在美人中比較之下，知道他的意中人，是一個醜婦罷了。羅米華明知去參加克波拉家的宴會，是件很危險的事情，可是由於朋福利的勸說，和他愛着魯西玲的緣故，所以他就決計去了。原來羅米華是個富有情愛的青年，他熱戀着魯西玲，熱戀得竟不能入眠，甚至像發瘋似的，預備要與世隔絕，過他獨人的生活。魯西玲呢，雖則她知道羅米華在追求她，常在她的面前，故示殷勤，可是她毫不介意，往往以冷眼來報他；因此羅米華的朋友朋福利，特爲用了這個方法，來醫治他的癡病。於是羅米華，同了朋福利，梅克都，都戴着假面具，去赴克波拉的宴會。主翁克波拉，竭誠的歡迎他們，並且揀選了最美麗的姑娘，去和他們跳舞。年老的克波拉，是素性快樂的老翁，他對他們說，在他年輕的時候，也常戴着假面具，和美麗的姑娘跳過舞，並且在她們的耳邊，竊竊私語。於是他們就擁了少女，跳起舞來。正在跳得出神的時候，羅米華忽然看見一個絕世的佳人，美麗得像仙女一般，他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嬌艷卓越的姑娘。誰知當他在贊揚她的時候，給克波拉的一個姪兒，名叫泰白脫的，聽見了。他聽見了他的聲音，知道他是孟脫革的兒子羅米華，於是大發其怒，要立刻置之死地。但是他的伯父克波拉，阻止他下這個毒手，一則因爲佳賓滿座，如果下了毒手，似乎很對不起客人，再則因爲羅米華少年英俊，他的才德，舉國聞名，不應該爲這瑣屑的事情，就此置之死地。泰白脫雖則勉強給他的伯父阻止住，可是他還不肯甘休，誓言有了機會，一定要報以顏色。

跳舞完畢以後，羅米華便走到那美女的跟前，執着她的手，稱她是個神，要親她的手來贖罪，那美女回答道，『你這樣的懺悔，真是出於誠意，可是神明的手，握是可以握的，只是不可以吻牠，嘴是要用牠做禱告的，如果用牠做別樣的用去，那就褻瀆神明了。』羅米華道，『那麼我親愛的神明呀，請聽我的禱告罷。』正在這情語綿綿的幻像之中，那姑娘給她的母親叫去了。羅米華便去訪問，她的母親是誰，那裏知道一去打聽，這美麗絕倫的姑娘，原來就是克波拉獨養的女兒裘麗特咧。羅米華雖則一聽到他是他家的仇人，心中不覺悶悶不

樂，可是他愛她的熱情，並不因這而減少。後來裘麗特也探悉他不是別人，乃是她們的仇人孟脫革的兒子，但是她愛着羅米華，也不因他是夙仇的緣故，就此減少她的情愛。

到了半夜，宴會才告結束，羅米華和他的同伴，也就回去了；但是走出不遠，羅米華便暗中別了兩個朋友，重復回去，越過矮牆，跳到克波拉的果園裏，這果園剛剛是在裘麗特臥室的後面。這時天空中的一輪明月，皎潔得像水晶一般，發出燦爛的光輝。當羅米華正在懷念着裘麗特的時候，忽然看見她憑窗而立，她那嬌豔的美容，看上去好似東方的太陽，一樣的輝煌。她用她的手，托着她的面腮，好像在沉思的樣子，羅米華恨不得變爲手套，好親親她的嬌容。裘麗特獨自向着月亮，默不作聲的若有所思，過了好久，她便發了一聲長嘆，似乎心中有不能告人的隱痛。羅米華躲在暗處聽着，只聽得她繼續的嘆氣道：『羅米華呀，羅米華！你怎麼生爲孟脫革家的人呀？爲了我的緣故，脫離你的父親，改換你的姓名罷；否則，我將脫離克波拉的家，爲的是愛着你。』羅米華聽了以後，精神突然煥發，他本來想立刻就開口，可是爲要再聽聽她的訴怨，所以他克制着不開口；這時，祇聽得她在嗚哩咕嚕的埋怨羅米華，埋怨他爲甚麼生在孟脫革的家，希望他另改上一個名字。羅米華聽了這一段富有情愛的話語以後，他不能再禁止不開口了，於是就立刻回答她，如果她不喜歡稱他是羅米華，那末就稱他意中人好了，或者其他的名字也好。裘麗特忽然聽見有男子的聲音，就驚惶起來；起先她不知道這男子是誰，後來一聽是羅米華的聲音，她便低聲的告訴他，他私下爬進果園，是多麼的危險，萬一給她家裏的人知道了，無疑的要把他處之死地。羅米華便嘆息道：『咳，如果你翻臉拒絕我的話，那麼我的危險，遠勝過他們二十把的利劍呢。姑娘，你肯恩待我嗎？我寧願得到你的垂青，而後給他們仇殺，不願在你棄絕之下而生存。』裘麗特便問他道：『你怎麼到這裏來的，有誰領來嗎？』羅米華回答道：『情愛領我到這裏來的，我雖則不是個嚮導，即使你在很遠的地方，我也會找到你。』裘麗特知道方才所吐露的怨情，已給羅米華聽到了，因此她面孔羞得通紅，好得是在黑夜，沒有給羅米華看見，否則就更難以爲情了。大概一班的女子，在男子們向

她們求婚的時候，她們總是羞答答的，甚至故意拒絕着；好給對方的人知道，她們不是容易追求得到的，這樣可以增加她們的價值。不過這樣的手段，不能適用於裘麗特了，因為她的心迹，已在不知不覺的時候，顯露給羅米華看了。因此她用誠摯的態度，稱羅米華為可愛的孟脫革（愛情能把可憎的名字，變為甜蜜）請求他原諒她方才所說輕佻的言辭，並且告以愛他的真情，遠非社會上一班虛偽輕浮的女子，可以比擬的。

於是羅米華要向天起誓，來剖明他的心迹，可是裘麗特阻止了他，因為她雖則有心於他，但是她卻不願在黑夜中訂約；在黑夜裏訂約，未免太輕浮，太鹵莽了。這時羅米華也要裘麗特發一個誓言，裘麗特說，方才在窗口給他私下聽見的話，就是她的誓言，但是倘使要她再發誓，她也情願再發一次。正在他倆情語綿綿的時候，伴她同睡的女僕，在催她睡覺了，因為時候已經不早，東方將發白了；但是裘麗特在匆忙離走的時候，向羅米華說，如果他是真心的愛她，有意要和她結婚，那麼在明天她要差一個人，來和他約定結婚的佳期，她將終身的追隨他。這時女僕又再三的催促她，可是她依戀不捨的不忍離開，去了又來，來了又去，去了重復再來，好像怕羅米華要從她手裏失去似的。但是到後來，他們倆終於分離了，互相祝福着那夜甜蜜的安睡過去。

當他們分離的時候，已經是在破曉的時光了，這時的羅米華，充滿着熱烈的情緒，他也不回到家裏，他就走到附近的一個寺院裏，去找一個僧侶，名叫勞倫斯的。勞倫斯見羅米華來得這麼早，知道他一定是爲了愛情的煩惱，所以終夜的沒有睡。勞倫斯還以爲他是爲了愛着魯西玲的緣故，所以心裏煩惱。但是羅米華告訴他，他現在已另愛上一個姑娘，名叫裘麗特的，這時特爲走來，要請他爲他們證婚。勞倫斯聽見他忽然又另愛上了一個女子，他就很驚奇起來，他說，青年人的愛情，往往不專一的。但是羅米華卻聲辯道，他本來也很愛着魯西玲，可是她總是報以冷眼，因此他就放棄了她，另和互相欽慕着的裘麗特結婚。勞倫斯聽了他的解釋，不無理由；他又想如果親事成就了，那麼他多年在奔走的兩家和平運動，也許能因他倆的結婚，重歸和好，所以他就允許了羅米華的請求，爲他們證婚。

羅米華得了許可，便立刻寫信給裘麗特，叫使者帶去；裘麗特接到了這封喜信，便立即不告而別，走向寺院裏去，於是勞倫斯按着寺規，替他們行了婚禮，爲他們祝福，並且祈求上天，由於這次的結合，把兩家的夙仇，也永遠的消滅。

婚禮完畢以後，裘麗特便匆忙的回到家裏，並且約着羅米華，在這天晚上，來到花園裏相會；裘麗特到了家裏，厭煩得心神不寧，恨不得黑夜立刻就來到，真好似一個孩子，預備第二天去赴一個宴會，他因爲等不及的緣故，在隔夜就把赴宴的服裝著好了。

就在這天的中午，羅米華的朋友福利和梅克都，在維羅納的街上行走，忽然遇到克波拉家的幾個人，由泰白脫率領着。泰白脫一見梅克都，便咒罵他爲甚麼要和孟脫革家的人做朋友。梅克都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給泰白脫罵了，不肯干休，於是也就罵還了他，雖則有福利在勸解，可是依舊沒有效果，兩個人便爭論起來。正在他們倆爭論的時候，羅米華剛剛經過這裏，泰白脫見了他，又忽然遷怒到他的身上，罵他是卑賤的流氓。羅米華自念他是裘麗特一族的人，那麼他現在和羅米華，也有親戚的關係，並且他自己本身，素以溫雅見稱，所以他就跑上前去，勸他們息爭。誰知泰白脫非但不聽，反而拔出他的利劍，似乎要行凶的樣子，梅克都都看得不耐煩了，便走上去同泰白脫格鬪，不料利劍刺透了梅克都的要害，他就立刻倒下去，就此一命嗚呼。泰白脫既刺死了梅克都，還不住的在罵羅米華，羅米華這時就發起火來，拔出他的劍，將他一劍刺死。自從這個命案發生以後，消息便立刻傳揚了開來，在出事地點，瞬息間圍繞了羣衆，克波拉和孟脫革，都同了他們的妻子，也來到這裏，不久維羅納的王也來了，他因爲是梅克都的親戚，又因爲在他的國境內，時常給兩個仇家的爭鬪擾亂着，所以他決計要嚴懲這次爲首的惡徒。維羅納王先問福利，因爲他是在場目睹的人，福利就把慘劇的始末，講給國王聽，在他講述的時候，把責任都卸在泰白脫的身上，盡量的替羅米華推諉。克波拉的妻子，聽了不服，說他的敘述，不足憑信，因爲他是羅米華的朋友，請王速速嚴懲兇手。這時孟脫革的妻子，

也替她的兒子申辯，說泰白脫的死，乃是應得的果報，因為他也殺死了梅克都，這是法律所不許的。國王聽了兩方的申辯，置之不理，經過他謹慎的調查和考慮，才判決羅米華應受驅逐出境的刑罰。

這不幸的消息，傳到了裘麗特那裏，無疑的使她痛傷極了，因為她和羅米華結婚不久，現在要將她丈夫驅逐出境，這無異是永久的離婚啦。但是起先裘麗特聽見她的愛人殺死她堂兄的消息以後，她不覺生出恨惡他的心來，稱呼他是美麗的暴君，惡毒的天使，貪婪的鴿子，外表看來好似綿羊，內心卻像豺狼，在她的心裏，有愛和恨在那兒交戰，結果情愛得了勝利，她非但不再替她的堂兄悲哀，反為她丈夫的得能生存而慶幸。她得到她丈夫被驅逐的消息以後，熱淚又如同泉水似的湧了出來，她這時的悲哀，勝過死去許多泰白脫的悲哀呢。

卻說羅米華在慘案發生以後，便隨即逃到勞倫斯的寺院裏暫避，他在那裏聽到了判決，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尤其是要他和愛妻訣別，倒不如死了為妙；他於是痛哭得像發狂似的，要想自盡。勞倫斯卻善言的勸慰他，說如果現在自尋死路，那麼就毫無將來的希望了，倘使現在暫時容忍些，遷居國外，那麼將來未始沒有再和裘麗特歡聚的一日，羅米華聽了，深以為然。勞倫斯見他稍微定心了些，他就叫羅米華在那天晚上，秘密的去和裘麗特道別，然後到門都去暫住，直等到相當的時機，再將他倆的婚姻，正式宣佈出來，希望在那個時候，男女兩家都能重歸和好；這時羅米華深信着，將來國王一定能聽他的勸說，因而饒恕他，那時他可以充滿着喜樂而回國了。羅米華便遵了勞倫斯的話，去和他的愛人道別，並且與她同住了一夜，在第二天的一早，便動身往門都去；勞倫斯還應許他，在他出國以後，隨時把國情報告給他聽。

羅米華和他愛妻同宿的一宵，是多麼的甜蜜；因為這是分別的一夜，喜樂和悲愁，都交集了攆來。正在兩個人情意纏綿的時候，無情的天已漸漸在發白了，他們都希望黑夜長久些，可是東方的一線光亮，終於在他們的失望中顯露了出來，羅米華只得立刻預備分離，因為一到天亮，他的性命也要不保了，於是夫婦倆只得

在悲痛中分離，羅米華允許她到了門都，每天寄信給她。

從這時以後，便是一對薄命夫妻慘劇的開始了。原來自從羅米華去了不久，裘麗特的父親克波拉，要爲她議婚，嫁給一個年少英俊的伯爵，名叫巴黎司的，依他們看來，這巴黎司做裘麗特的丈夫，最適合也沒有了。裘麗特聽見她父親在替她議婚，便用方法來拒絕，說她的年齡尚輕，結婚還太早，並且堂兄死得不久，似乎不宜在喪事之後，接着就舉行婚禮。但是克波拉置之不理，堅決着要成就這件美事，並且叫她趁早預備，因爲結婚的日期已定在下星期四，依他老人家看來，能夠得到像巴黎司的人做女婿已經不容易了，既富裕，人品也很高尚，如果失去了這個機會，那是很可惜的。

裘麗特見她的父親如此堅決，知道已無可避免，她便走到勞倫斯那裏去，請他去設法，勞倫斯問她肯爲此而忍受痛苦否，裘麗特很堅決的回答他，一切的痛苦，在所不惜，如果要她和巴黎司結婚，寧願活活的葬身在墳墓裏，於是勞倫斯告訴她，叫她就回去，故意裝出很快樂的樣子，在出嫁的前一夜，就吞服這瓶中的藥水，吞服了以後，她將週身發冷，好像死去的樣子，過了四十二個鐘頭，她就會蘇醒過來，好似從夢中醒來一般，但是在藥性還沒有走完以前，她將和真的死人無異，並且要被放在窀穸裏，視爲屍首一般，那時他將寫信給羅米華，告以原委，羅米華來的時候，剛剛是她蘇醒的時候，這時她就可以跟着羅米華，一同到門都去。裘麗特聽了他的計劃，很表贊同，她就接受了那一瓶藥水，允許依照他的方法做去。

裘麗特離開了寺院，回到家裏，恰巧遇到巴黎司伯爵，她於是故意的和他歡談着，並且允許嫁給他，這使年老的克波拉夫婦，快活極了，合家的人，也都爲着迫近的婚事忙碌，在維羅納地方，沒有像他們舖張得最盛大的婚禮呢。

在星期三的晚上，就是結婚佳期的前一晚，她應該服藥的時候到了。但是她這時很懷疑，以爲是勞倫斯怕將她和羅米華私下結合的過錯歸於他，所以特爲給以毒藥來藥死她，藉此好消滅口實，但是她又在想，勞

倫斯是全國聞名的聖人，未必會下此毒手；過了一會，她又恐懼，怕羅米華不能按時來到，那麼她一人在屍首枯骨的當中，還有鬼怪來作祟，怎有這個膽量呢？但是她因為愛着羅米華的緣故，所以不顧一切，將藥瓶一舉而盡，她立刻就失去了知覺。

到了星期四的早晨，巴黎司同着一隊音樂，來迎娶裘麗特了，誰知一走進大門，只聽得悲哭的聲音，克波拉夫婦倆，哭得尤其哀慟，原來美麗嬌豔的裘麗特，一變而為毫無生氣的屍體了，巴黎司因此也哭起來，哭他愛妻的暴死；於是喜事充充的氣象，一變而為悲慘的喪事，喜宴只好改為喪宴，結婚的詩歌，改為哀歌，用以散在新娘身上的鮮花，只好散在她的屍首上了，屋裏燦爛的佈置，快樂的景象，都變作悲痛而淒涼，特為請來主持證婚的牧師，也只好臨時改為主持喪禮者了。

噩耗的傳播，往往比佳音來得迅速，勞倫斯的信還沒有到達門都，羅米華早已得悉裘麗特的死信了。在前一天的晚上，他還做了一個夢，夢見他自己死了，他的愛妻裘麗特跑到他的面前，看見是個死人，便不住的和他們接吻，後來重復活轉來，又做了皇帝了。羅米華方欣欣然以為是個好的預兆，誰知噩耗傳來，說是裘麗特已經死了，無疑的，羅米華為她痛傷極了；於是他就立刻預備着鞍轡，決意要在當天的晚上，乘着馬到維羅納去，在墳前弔他的愛妻。一個心神恍惚的人，最容易抱悲觀，這時羅米華想到在門都地方，有一個貧苦的藥材商人，他拼着命，專以賣毒藥來餬口的，羅米華就跑到他那裏，向那人買毒藥，給以若干的金錢，那個人就給以毒藥，並且告訴他，這毒藥的毒性很厲害，雖有敵二十人的氣力，但是一經服了這個藥，也會立刻致死的。

羅米華接受了毒藥，便出發到維羅納去，想去和死了的愛妻一會，然後吞這瓶毒藥，睡在她的旁邊。他在半夜裏到了維羅納，尋到克波拉家的祖墳，正預備着燈和鐵鏟，在開啓殯館的時候，忽然聽得有叫着『卑鄙的孟脫革』的聲音，叫他停止開啓。原來這人就是巴黎司伯爵，特為帶了許多鮮花，來散在裘麗特墳墓上的。他並不知道羅米華和死者有甚麼關係，只知道他是孟脫革家的人，以為他是來盜墓或是來污辱尸體的，所

以他用嚴厲的口吻，阻止他不准開啓。羅米華豈肯示弱，他於是也怒目相向，叫他速速離開，如果不聽的話，那麼就要以對付泰白脫的手段對之。巴黎司非但不聽他的警告，反而翻轉過身去要和他格鬪，羅米華卻示弱的和他迎戰，片刻之間，巴黎司竟傷要害，倒地斃命，羅米華怕被人發覺，便把屍首埋在墳墓裏，就是裘麗特的墳墓；在那裏他看見他的愛妻，面貌如生的睡着，並不像是死的樣子；在她的旁邊，還看見泰白脫的屍體，臥在血泊中，他撫着他的屍身，稱他聲堂兄，說不久也將和他在陰間會面了。這時，羅米華便轉過身去，和愛妻作最後的一吻，然後服下毒藥，於是他也立刻倒了下去，一命嗚呼了。

這個時候，應當是裘麗特蘇醒過來的時候了；勞倫斯等着羅米華還不來，知道寫給他的信，已經給信差耽誤了，於是他就預備着斧頭和燈籠，親自到殯館裏去；誰料一走近殯館，早見燈光閃爍，並且看見染着血漬的兩把劍，在地上還橫着羅米華和巴黎司的屍體，勞倫斯便大大的驚惶起來。

正當勞倫斯在測度慘劇如何發生的時候，裘麗特忽然清醒過來了，她一見勞倫斯，便問他羅米華何在，勞倫斯說他代設的計劃，已告失敗了，人的思想，究竟敵不過天意的，他就把兩個屍體，指給裘麗特看，這時人聲鼎沸，原來城裏的人，都來看這個慘劇了，勞倫斯嚇得連忙就逃走；但是裘麗特走近一看，看見在她愛人的手裏，有一隻杯子，她猜這杯子一定是放毒藥的，就是致他死命的毒藥，她頓時想要殉情，可惜杯子已經空了，她於是吻着他還熱的雙唇，希望舐到餘留下來的毒藥；誰料她聽得人聲愈走愈近，她就拔出她佩着的劍，將自己猛刺了一下，死在她愛人的旁邊。

原來在羅米華和巴黎司爭鬪的時候，巴黎司的一個書僮，就跑到維羅納城裏，報告當局，並且在街上高聲的喊叫，因此鬧動了許多人，去看這個慘劇，孟脫革、克波拉和維羅納的王，也都到出事地點，一探究竟。這時勞倫斯也被看守的兵士捉住了，他還在不住的戰慄，嘆息和哭泣，好像是個嫌疑犯似的。看衆是越聚越多了，於是王就叫勞倫斯來，把慘劇的經過，一一陳述出來。

勞倫斯便在王和兩方家長的面前，把他們兒女怎樣結婚的一段祕史，陳述出來，他並且說，他的所以贊助他倆的結合，是希望兩家的夙仇，因這件親事而消滅，重歸和好；他又繼續的陳述，裘麗特怎樣受着父母之命，要給她出嫁，於是她怎樣來要求設法，他怎樣叫她吃迷藥的事情，和信差怎樣誤事的情形，一一都陳述出來，至於以後的情形，他就無從知悉了。書僮因為親眼看見巴黎司和羅米華爭鬪的人，所以以後的情節，便由他來補述；後來又在羅米華致他父親的遺書裏，看出他的自白——他怎樣和裘麗特結婚，怎樣在門都購備毒藥，預備來死在裘麗特的尸旁。這一段自白，卻巧足以證明勞倫斯的陳述，毫無虛偽，並且可以來洗淨他的嫌疑。勞倫斯乃得無罪開釋。

於是王轉向兩方的家長，痛斥他們殘暴無意義的夙仇，以至上天也不能容忍，叫兩家的愛子愛女死亡，算爲懲罰。兩個老人家聽了，大受感動，克波拉就去向孟脫革握手，稱他爲弟兄，表示此後願意和好；孟脫革也誠懇的表示，情願和他和好，並且要用純金，爲裘麗特鑄一個像，來紀念她的忠誠貞節。克波拉說他也要爲羅米華鑄一個像，來報答他的盛意。從此以後，克波拉和孟脫革兩家的夙仇，也就消除了，可惜已經犧牲他們親愛的兒女了。

丹麥的太子哈雷脫

丹麥王后基脫魯，在她丈夫死後還沒有滿兩個月的時光，就和國王的弟弟革老丟結了婚，因此國人都評論她，說她太輕率了，太無情了。原來革老丟的爲人，不像他哥哥來得和善正直，他是一個卑陋狡險的惡徒；所以國人有在懷疑着，他哥哥是給他暗殺的，爲的好娶他嫂嫂來做妻子，他又想侵佔王位的緣故，把他哥哥的兒子哈雷脫擯斥了。

王太子哈雷脫，素來是以孝見稱的，自從他父親死去以後，他天天拿眼淚來洗面，爲他悲哀，又因着母親的不能守節，他覺得羞恥極了，由於悲和恥的交集，他簡直沒有快樂的時候，既無心讀書，更擯棄一切的遊戲；他後來甚至發生厭世的觀念，他覺得世上沒有可戀的東西，連整個世界，他看來好似一個荒涼的花園，鮮豔美麗的花木，看上去都憔悴得黯淡無光了。太子的所以這麼悲愁，倒並非是爲了王位的被侵奪，實在是爲了母親的沒貞節，一點不顧念父親的美德，昧然和暴戾的叔叔結婚，非但有辱國體，並且王族的聲譽，也因此掃地。這給與他的痛苦，實在還勝於失去十百王位的痛苦啦。

雖則革老丟和基脫魯盡力的在安慰哈雷脫，可是總沒有效驗；他終日穿着深黑色的衣服，用誌哀悼，甚至在他母親行結婚禮的時候，他也照樣著在身上，不願出去參加任何的歡宴。

最使太子痛恨的一件事，就是無從知悉他父親致死的原因。據革老丟說，他父親是給毒蛇咬死的；但是太子在懷疑，那毒蛇莫非就是革老丟，因爲要侵奪王位的緣故，所以下此毒手，將國王謀死。但是這個懷疑究竟是否正確，他母親是否是個共同謀害者，他依舊無從探悉，這倒使他煩惱得心神不安。

這時太子忽然聽到一種謠傳，說有幾個衛士，在半夜裏會看見先王，顯靈在一個皇宮裏的講台上，一連二三夜的出現着，身上還穿着國王沒有死亡以前的甲冑；據親眼看見的人說，（太子的知友何雷旭，也是其中之一）在鐘鳴十二下的時候，那鬼靈就出現了；他的容貌慘白，還帶着悲怒的樣子；他的鬍鬚是灰白色，像他活着的時候一樣；在他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默不作聲；有一次，看見他昂起了頭，似乎要開口講話的樣子，誰料正在那個時光，忽然聽見戶外雞啼的聲音，他立刻就退了下去，隱約的看不見了。

太子聽了他們的奇遇，非常驚異，並且他相信這一定是他父親的鬼靈；他認爲他這樣出現，一定不是出於無因，他雖則先前默不開口，大概他的隱衷，要親自告訴他的兒子。於是太子決計要同那班衛士，一同守夜，好看看他枉死的父親。

到了晚上，太子就同着何雷旭和衛士馬西拉，一同立在顯靈的講台上。那是一個嚴寒的晚上，哈雷脫正在和何雷旭與其他的同伴，談着怎樣怎樣寒冷的時候，何雷旭忽然驚愕的說道：幽靈來了。

太子一看見幽靈，頓時就驚恐起來，要求天使來保護他們，因為他不知道，這個鬼是善是惡。但是他後來愈變愈勇敢；他看見他的父親，很可憐似的注視着他，好像要同他談話的樣子，於是太子不能再不作聲了，他就稱呼他哈雷脫，國王，父親！並且問他爲何要離開安靜的墳墓，重復來到月明之夜的世界上，如果是因爲不太平的話，那麼他可以叫人設法，使之平安無事。那鬼靈使用手向哈雷脫招着，意思是要他一同到幽靜的地方去，好讓他們倆有密談的機會；何雷旭和馬西拉，卻堅勸他不要去，怕去了以後，有不利於太子的地方，如浸之深海，或擲之淵谷之間。但是哈雷脫不聽，他對於他生命的安危，早置度外，於是他很堅定的跟鬼靈去了。

他們倆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鬼靈就開口來，告訴哈雷脫，他就是他的父親，是給革老丟用慘酷的方法謀斃的，爲了要侵奪王位和王后。他說在一天下午，他按例在花園裏午睡，那奸惡的弟弟，便偷跑了進來，把毒禽草的汁，傾入他的耳朵，那毒汁就進入全身的血脈，他就立刻變爲枯屍。這樣，革老丟才得達到他侵奪王位，和王后的目的。他乃叮囑哈雷脫說，假若他依舊愛着他的父親，那麼一定要替他去復仇。於是鬼靈朝着他的兒子，一味的痛哭流淚，痛哭他的母親，這樣的無情，這樣的虛僞，竟和奸惡之徒，做出這慘無人道的事來；但是他囑咐哈雷脫，叫他在報復的時候，不要傷害他的母親，留着她，讓她受天良的責罰。哈雷脫允許照他的吩咐去做，於是鬼靈就隱去了。

鬼靈離去了以後，太子便下一個嚴正的決心，就是要把他腦海中一切所有記憶的事情，完全遺忘，只記得鬼靈的囑託。他把方才和先王的談話，除掉告訴他的知友何雷旭以外，別人一個也不談及；他並且叮囑何雷旭與馬西拉，勿將遇鬼的事情宣佈給人聽。

哈雷脫原來是個體質衰弱的少年，他自從受了鬼出現的驚恐以後，神志就格外的昏亂失常，他在想，如

果他真的發瘋了，革老丟一定就不十分重視他，以爲瘋漢是不足畏懼的；於是他就決計要假裝着發癡，好減少他叔叔的猜疑，這樣好便於達到他報仇的計劃。

此後，哈雷脫就假裝着一個瘋子，服裝既異常人，舉止行動，也正像是個瘋漢；革老丟和王后，還以爲他是爲着愛情而瘋狂啦。

原來哈雷脫在先前，曾愛上一個美麗的姑娘，名叫奧腓琳的，她是保羅尼大臣的女兒。哈雷脫時常和她有信札往來，並且曾贈以戒指，用真誠的態度向她求過愛，她也深感其情。但是自從他新近遇到家庭中的慘變以後，他對奧腓琳，也就冷淡了下來，並且故意待她粗暴；但是奧腓琳非特不責罵他，反而憐愛着，以爲他是患着瘋病，否則決不會如此；她把哈雷脫以前的才智，和目前癡狂的舉動一比，知道他實在是受了悲痛的刺激所致，如同悅耳的鈴聲，你如果執得不得法，那麼聲音就變嘈雜了。

哈雷脫雖則終日存着報仇的心念，可是他愛奧腓琳的思想，畢竟不能從他腦海中擯除，他想到他最近的舉動，待她太粗魯了，於是就寫給她一封信，詞句顛倒無次，不過語氣中夾着甜情蜜意，表示他仍深愛着她。他還叫她懷疑星就是火，懷疑太陽是在轉動，並且要懷疑真理乃是個說謊者；此外還有許多類於這樣的癡狂之辭。奧腓琳接到了這封似情似狂的書信，就拿去給她的父親看，她父親看了，他就遞給國王和王后看，他們看完了這封信，便斷定哈雷脫的癡狂，無疑的是由於情愛。王后因此希望哈雷脫的瘋病，能夠由於迎娶奧腓琳以後，恢復常態。

但是哈雷脫的瘋狂，究非他母親的方法所能醫好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而他報仇的心，無時無刻不在腦海中。他想到行刺國王這一件事，很不易下手，因爲衛士是如此的，多並且王后和國王，時刻同在一處，這更不易使他輕易下手，以連累他的母親。原來要謀害人家的性命，乃是人人所畏避的，何況叫素性溫順的哈雷脫去幹這種事呢。因此他對於久懷抱着的志願，又發生了動搖；他懷疑前次遇見的鬼靈，是否真是他的父親，

也許是別個惡鬼，故意裝着他父親的模樣來作弄他，亦未可知。因此他決計要得到比幻像更可靠的憑據，才去冒這個大險。

當他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班伶人，太子在從前，最喜歡看他們扮演推羅王被刺客謀斃，王后爲他哭得至哀的故事，他於是請他們重演一次，在他們扮演的時候，把王的慘死法，和王后的悲哀，都逼真逼肖的表演出來，在場的觀衆，都爲之流淚，卽如扮演的伶人，演述到最悲痛的時候，也嗚咽得不能成聲；太子看了這個劇意，再回憶他的父親，他便觸景生情的格外痛傷。他這時在默想着，幾百年前的故事，表演得竟能如此動人，如果叫他們扮演新近的慘案，豈不是格外能感動觀衆嗎？他於是決定要請這班伶人，在他叔叔的面前，演一齣他父親被刺死的慘劇，看看他叔叔的面孔上，有甚麼反應沒有，好來決定他是否是個兇手。

這劇的劇情是這樣：在維也納地方，有個公爵，名叫康授克，富有家產，他妻子名叫佩帖司脫。康授克有個近親，名叫魯西安納，有意要謀他的財，因此在一天下午，他趁康授克在花園裏的時候，就用毒藥來謀害他，以後還侵佔他的妻子佩帖司脫。

革老丟便同了王后，和全朝廷裏的官員，都蒞場觀劇，他並不知道這是太子的計謀；太子卻坐在國王的旁邊，注視着他的動靜。這戲劇的開場，是康授克在他的妻子談話，他妻子說了許多親熱的話語，她說假若康授克離她去了，她決不再嫁第二個丈夫；如果她從了第二個丈夫，願受咒罵；她又繼續的說，除掉一班淫蕩奸惡的女子，甘願謀害她們的丈夫，去另行嫁人外，略知廉恥的女子，決不肯如此做的。這時哈雷脫看見革老丟的面容，忽然變了顏色，好像受了刺激似的。當那劇演到魯西安納乘康授克在花園裏午睡毒死他的時候，革老丟格外的難受，直刺透了他的良心，他竟不要再看下去，立刻叫侍僕點着燈，領他到臥室裏去。國王離開了劇場，戲劇也就終止了。現在哈雷脫從國王的舉動上，證實了鬼靈的話，並不是幻像；他這時高興極了，好似一個人有了懷疑，突然給他解決似的快樂，他告訴他的知友何雷旭，誓言必定要爲父親復仇。正在他想用甚

麼方法報復的時候，忽然給他母親，叫到內室裏去了。

這動機原是出於革老丟，他叫王后去教訓她的兒子，因為她兒子近來的行爲，很使他們倆不滿意；國王因為要知道他們母子倆所談的話，有否祕密起見，他就叫大臣保羅尼，躲在屏風的後面，竊聽他們的談話。

哈雷脫到了他母親那裏，母親就譴責他最近行爲的狂妄，以致觸怒國王，就是他現在的父親。哈雷脫聽見她稱呼奸惡的叔叔是他的父親，便很忿恨的回答道：『母親，你多麼的觸犯我的父親呀。』王后說這個回答真無意義。哈雷脫道：『這回答最有意義沒有了。』王后聽了忿怒道：『你忘記在和你談話的是誰了。』哈雷脫嘆氣道：『咳！我想我沒有忘記呢。你是王后，是你丈夫弟弟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呀！我希望你是另一個人呢。』於是王后格外的震怒道：『你竟這樣的狂悖，我將叫善於訓斥的人來訓斥你了。』說完便想去叫國王或是保羅尼來。但是哈雷脫卻不讓她走，他想用正直的話，來感動母親，他就走上去緊執她的手，叫她坐下來。王后怕他癲狂病重發起來，她便高聲的喊出來；這時忽然在屏風的後面有人呼叫道：『救救呀！救救王后呀！』哈雷脫聽了，還以為是國王躲在那裏，他就拔出利刃，向着發出聲音的地方，猛力刺去，那聲音就立刻停止，他認為一定已經給他刺死了。『呀！』王后驚駭的叫起來：『你竟敢下這毒手呀！』哈雷脫回答道：『是的，母親，可是這個暴行，比你殺了國王，再去和他的弟弟結婚，要好得多咧。』哈雷脫說到這裏，似乎難以下場，於是他就立刻轉變他的語氣，用那趣諧的口吻，好好的勸說，希望她有動於中。他說先王死去不久，就去和兇殘的叔叔結婚，這樣，怎對得起在地之靈呢？況且先前與先王的一切誓約，一切的情誼，全屬子虛，此例一開，將來的女子，也許要都變虛偽，不論廉恥，也不講道德了，像她這種行爲，真要叫天地都羞愧呢。說完了，他就把兩張照片給她看，一張是她先前的丈夫，另一張是她現在的丈夫，要她看出不同的地方來；他說你看父親的照片，他的面容是多麼慈祥，在他眉宇之間，處處露出他的溫和，仁愛來，好像是個慈愛之神。另一張照片呢，看上去在枯癯羸腐的容貌上，還帶着一種奸惡的氣色。王后聽了，頓時覺得羞愧起來，羞愧得不敢抬頭。他又說，像

這種謀位害命的惡徒，怎堪再做他的妻子，和他一同居住呢？在他正說的時候，先王的鬼靈，忽然如生前的樣子，又現在他的前面了，他驚懼的問他，來做甚麼？鬼靈說他是來提醒他，不要向他母親報仇，並且叫他安慰她，不要驚恐，說完，便不見了。他母親在驚恐之下，又聽得他獨自向着空氣談話，以為他神經又錯亂了。哈雷脫卻對他母親說，他並不是癡狂，乃是看見了鬼靈所致，假若不信，可按脈為憑，因為脈跳得像平常人一樣的沈靜啊。他於是一面請求她原諒他鹵莽的言詞，一面哀求她承認已往的失錯，哀求她不要再做他叔叔的妻子；這樣，他將再稱她為母親。母親允許了他的請求，於是會談就告終了。

這時哈雷脫便走到屏風的後面，去看看方才刺死的究竟是誰；他仔細一看，刺死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他愛人的父親保羅尼啊，他於是悲慟得就哭起來了。

革老丟早就有意要加害於哈雷脫，此次他殺害了保羅尼，格外激動了惡王的殺意，但是他怕人民的議論，加上王后也很喜愛他，終於不敢下這毒手。狡猾的國王便想出一個方法來，假意裝出是為他謀安全起見，叫他立刻逃到英國去，由兩個大臣陪伴着，那是英國是受丹麥國的轄制，革老丟就叫兩個大臣帶一封信去給英國的國王，請他在哈雷脫上岸的時候，立刻就置之死地。哈雷脫懷疑着這個辦法，他想這一定是國王設的奸計，所以在半夜裏的時候，他就設法把那信偷來，用很巧的方法，將自己的名字措去，寫上大臣的名字，然後把信封封好，放在原來的地方。他們的船開出不遠，忽然遇到了海盜，雙方開始交戰，哈雷脫因為要顯示他的勇敢起見，他就一手執劍，跳到海盜的船裏，他自己的一隻船，在驚惶中也就逃走，向着英國駛去了。

海盜們後來知道他是王太子，非但不加害於他，並且好待着他，希望他回到朝廷以後，報他們以俸祿，於是他們便將太子放在附近的丹麥海岸上。哈雷脫就寫了一封信給國王，告訴他遇盜的事情，並且將在次日回宮。

他一回到家裏，很不幸的就遇到一件很悲慘的事情，就是他的愛人奧腓利，因為痛傷她父親的被刺，竟

然發瘋而自殺了，現在正在爲她出殯。當她發瘋的時候，她常常做出無謂的舉動，有時把鮮花分給朝廷裏的女子們，說她們是來爲她父親送殯的；有時唱着悅耳的戀歌，忽然再唱着死亡的哀歌。一天她跑到溪邊，溪邊還長着一棵楊柳，與腓利就採了許多鮮花，繫在柳枝上，她自己爬在上面，因爲樹幹不堅實，連幹帶人，都落在溪澗裏去，她還不知不覺的高唱着悲歌，過了不久，就沉到水底裏去了，她就此香消玉殞。所以她的哥哥雷脫司，現在在給她出殯，國王和王后，同着朝廷裏的官員，都在送殯。起先哈雷脫看了莫明其妙，他就站在一邊，不願去攪擾這個出喪。後來他看見他的母親，用鮮花散在墳墓上，嘴裏還說道：『我的親愛者呀！我原預備把這些鮮花，替你裝飾在新牀上的，想不到今天竟散在你的墳墓上了。你本該是哈雷脫的妻子呀！』他又看見雷脫司，悲痛得像發狂一般，跳到墳墓裏，叫侍從覆以泥土，好同他妹妹同葬。於是哈雷脫知道他原來就是他的愛人奧腓利。他愛她的熱情，一時又激發了起來，他想她哥哥尚且如此的愛她，何況她的未婚夫，豈不應該要愛她嗎？於是他就跳到墳墓裏，比雷脫司格外的瘋狂。雷脫司一見哈雷脫，就是刺死他父親的兇手，就把他一把扭住，要想報仇，好得侍從給他們勸解開來了。在葬禮完畢以後，哈雷脫就走到雷脫司的面前，請他原諒他鹵莽的舉動，兩個人重歸和好。

但是格老丟要謀害哈雷脫的惡念，沒有一日不在他的腦海中，他就鼓動着哈雷脫和雷脫司做擊劍的比賽，他暗中就給雷脫司一把有毒的劍，叫他乘哈雷脫不預防的時候，一刀將他刺死。到了比賽的一天，國王和朝臣，預備了許多獎品，來欣賞這個武藝，原來他們倆素以善長擊劍著名的。比賽的時候到了，哈雷脫並不知道這是國王的奸計，更想不到雷脫司的劍是有毒的。開始比賽不久，雷脫司故意退卻，國王也假裝着嘉獎他。但是過了沒有多少時候，雷脫司向着哈雷脫，猛力一刺，哈雷脫怒，他便奪過雷脫司的劍來，向他猛刺一下，他就立刻倒在地上。正在這個時候，王后忽中毒而死了。原來國王怕雷脫司失敗，他就預備了一杯有毒藥的酒，想給哈雷脫得勝後喝的，誰料他沒有預先告訴王后，王后竟喝了下去，所以她立刻中毒死了。這時，哈雷脫

看出在這回的比賽中，一定有奸計在裏面，他就立刻吩咐把門緊閉着，要搜出誰是奸謀的人來；雷脫司這時倒在血泊中，高聲的呼道，這個奸謀完全是國王設計的，我的性命，也爲他犧牲了；他又告訴哈雷脫，不上半個鐘頭，他也將因着劍的毒，快要死了，他於是請哈雷脫原諒，說完，氣就斷了。哈雷脫知道他不久也將中毒而死，他就拿着那還有毒的劍，向着革老丟的胸口刺去，剛剛刺到他的心裏，他立刻也倒下去斃命了，於是哈雷脫久抱的目的，就是要替他的父親復仇，到這時才得如願以償。這時，哈雷脫覺得他也將斷氣了，正預備和老友何雷旭辭別的時候，誰料何雷旭也拿起刀來要自刎，要和他同死，哈雷脫卻止住他，叫他不要自刎，只要把這段冤抑的歷史，寫出來給世人看好了，何雷旭答應了他的請求，就沒有死；哈雷脫就在觀衆悲慟，流淚，和贊揚之下，也就斷氣死了。像哈雷脫這樣忠孝和被人愛戴的太子，假若一旦做了丹麥的國王，無疑的必定是個賢明的國王呀。

奧帖魯

貝朋多是個威尼斯富有的議員，他有個女兒，名叫特地瑪娜，美麗而聰明，因此向她求婚的人，日必數起，他們既愛她的美麗，又垂涎着她的產業。但是在同族的少年中間，沒有一個能受她的垂青；原來她重視道德，勝過外貌，這時惟有一個摩洛哥黑人奧帖魯，非但貝朋多很愛他，就是特地瑪娜，也很鍾情於他，貝朋多不時的請他到家裏來歡聚。

奧帖魯雖則是個黑人，倒很忠勇。他原來是個兵士，是個勇敢的兵士；由於他血戰土耳其的功績，竟升爲威尼斯軍隊裏的將軍，並且舉國的人民，都敬仰他，信任他。

奧帖魯在少年的時候，曾到過好多地方，特地瑪娜雖則是個良家閨女，但是她很愛聽奧帖魯冒險的經

歷，例如他經過的戰爭和圍攻，在水陸上所遇到的危險，從鎗炮口裏的逃生，和怎樣他被蠻橫的敵人擄去做奴隸，又怎樣脫逃出來的情形；諸如這類的敘述，此外他又添上國外所見的怪物，例如荒山野地，奇特的山洞，綿亙數里的石礦，和高入雲際的叢山；又講到野蠻國的情形，例如吃人肉的野人，和頭生在肩膀下的非洲土人；諸如這類的奇談，十分引起特地瑪娜的興趣，即或有事情的時候，她恨不得立刻做好了，再跑到奧帖魯的跟前，去聽他的奇遇，奧帖魯每逢談到他遇着災禍的時候，她總得要爲他流淚。

在奧帖魯的經歷講完以後，特地瑪娜就爲他所受到的痛苦，嘆息不止，並且用溫和的語言來安慰他，更感激他告以種種的奇遇；她又告訴奧帖魯，如果有人要向她求婚，一定要像他一樣勇敢的將士，她才肯嫁給他。她說完了以後，面孔上頓時就露出羞答答的樣子，奧帖魯看出她的意思來，便趁這個機會，向她求婚，她也立刻就允許了。

至於論到奧帖魯的容貌和家產，沒有一樣能使他够上做貝朋多的女婿。貝朋多雖則對於他女兒的婚事，聽其自由，可是他極希望嫁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婿，例如議員之類；但是對於這一層，他老人家竟失望了；特地瑪娜卻愛着奧帖魯，雖則他是個黑人，她敬仰他的德性醇厚，她愛他的勇毅過人，所以她鄙視他的種族和容貌，堅決的愛着他，要嫁給他做妻子。她對於威尼斯的一班貴族公子們，倒反不在目中。

他們倆的婚姻，雖則在祕密中進行着，終於給貝朋多知道了，他便很憤怒的走進議院，控告奧帖魯，說他用邪術誘騙他的女兒，未得家長的許可，竟就和她結婚。

正在這個時候，威尼斯方欲舉兵，和土耳其的海軍交戰，因爲土耳其的海軍，預備着要強佔威尼斯的屬地撒拉斯島；政府認爲捨奧帖魯大將能夠去抵禦這個侵略外，沒有第二個人能擔任如此的重任了。因此奧帖魯就被召到議院前來，一方面好似一個要人，不久要就國家的重任，一方面又好似一個犯人，等候着法律的制裁。

奧帖魯到了議院，貝朋多首先就問他，怎樣會誘騙他女兒的，速把內容講來，奧帖魯便把經過的實情，用他流利的口才，很清晰的講述出來，使公爵聽了，不得不欽佩他的才幹，並且無疑的深信特地瑪娜也一定是愛他的才幹，所以肯嫁給他；貝朋多的說他用甚麼邪術來誘騙，看來就是他的英武和才幹吧！

這時，特地瑪娜也走到議廳，來證實奧帖魯的話，並且當着公衆，承認奧帖魯是她的愛人，是她的丈夫。

年老的議員貝朋多，見訴訟已無形失敗，他便叫奧帖魯到他的跟前來，向他道歉，並且把女兒給他做妻子；這時他心裏還有些發怨的樣子，向奧帖魯說道，他好在只有一個孩子，如果還有孩子，再像特地瑪娜的同樣不聽話，那他們做大人的，真要累死了。

這婚姻的糾紛解決了以後，奧帖魯便率領着軍隊，預備要到散拉斯島上去抵抗；特地瑪娜因為這是她丈夫的榮耀，所以她一點不阻止他，並且喜歡要和他同出發，雖則她明知這是危險的事情。

奧帖魯和他的妻子，一上了散拉斯島，忽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說土耳其的艦隊，都被狂暴的風浪覆沒了，因此散拉斯島得轉危為安。雖則戰爭是很微幸的免除了，但是在奧帖魯自己的將士中，竟有因妒忌的，事故而發生謀叛的事變來；這班敵人，用了很惡毒的手段，加在無辜的特地瑪娜身上。

在奧帖魯的友朋中，沒有一個再比凱雪歐知己了。凱雪歐是個年輕的兵士，也是意大利的弗魯倫斯人，他的年紀既輕，面貌又秀美，加上他聰明而有辯才，所以很得一班女子們的歡心；像他這種人，很容易遭受那些擁有嬌妻的老年人的妒忌；但是奧帖魯卻不是這樣，因為他道德高尚，他也猜疑不到別人會有這卑鄙的行爲。起先當奧帖魯向特地瑪娜求婚的時候，奧帖魯曾託凱雪歐，在中間做媒介，因為他善於辭令的緣故，所以在他們結合以後，凱雪歐時常來到他們的家裏，和奧帖魯談論，就是特地瑪娜，也時常和他談笑自若。

奧帖魯在最近，將凱雪歐由小兵升到中尉，成爲奧帖魯將軍最接近的將士。不料這樣一來，竟引起次將亞古的嫉妒，他想他的資格，比凱雪歐要好得多呢，因此他常在凱雪歐的面前譏諷他，說他只配做女子的伴

侶罷了，並且譏笑他只會取媚於女子，毫無作戰的知識，甚至連怎樣把軍隊排列成行，也莫明其妙。亞古恨着凱雪歐，他又恨奧帖魯，恨他寵愛凱雪歐，並且懷疑他愛着他的妻子艾蜜拉。爲了這許多原因，亞古就在計劃着毒計，要想陷害凱雪歐，奧帖魯和特地瑪娜。

亞古這個人，性素狡猾，並且對於人類的性情，頗有研究，他認爲使人的精神上最感痛苦的，莫如嫉妒。他想假若能使奧帖魯嫉妬着凱雪歐，那是再好沒有的報仇計策了，兩個人中間，總有一個要喪命的，說不定兩個人都會死去呢。

卻說在奧帖魯和他妻子到達散拉斯島的時候，剛巧得到敵方艦隊遇險的消息，島上的民衆，狂歡了一天，家家戶戶，都飲酒作樂，酒是預備得再充足沒有了，並且大眾都高舉着杯子，來到奧帖魯夫婦面前，慶賀不勞而獲的勝利。

在那天晚上，奧帖魯吩咐凱雪歐，不准軍隊中有狂飲的舉動，以免發生事端，有傷當地民衆的感情。於是亞古乘這天晚上，使行着他的毒計：他假裝對於將軍很親愛和盡忠，引誘着凱雪歐，叫他飲酒，（將士明知故犯，按軍法要處重刑的）凱雪歐起先拒絕着不肯喝，但是由於亞古再三的勸說，他也就不再推卻，一杯一杯的喝下去，嘴裏還不住的稱贊着特地瑪娜，說她多麼的美麗，一直到喝醉爲止；後來由於亞古的設計，故意叫一個人來和凱雪歐尋釁，於是兩人拔出劍來，各不相讓的爭鬪起來，當時有個孟登納將士，爲的來勸解息爭的緣故，竟被他們擊傷了。正在他們打得出勁是時候，亞古便大敲其警鐘，急迫得好似大難臨頭一般。奧帖魯聽見了鐘聲，便匆忙的著上軍裝，立刻跑到出事地點，問凱雪歐是甚麼一回事。凱雪歐這時已清醒了些，他羞愧得竟回答不出來；奧帖魯便再問亞古，亞古故意吞吐其辭，似乎在替凱雪歐包容，但是由於奧帖魯再三的追究，他就把事實報告出來，自己的錯處，一句也不提及，在他的報告裏，似乎在顧惜着凱雪歐，實則使他的罪名，格外加重些。奧帖魯素來執法以繩，雖則凱雪歐是他寵愛的將士，他也只能依法執行，便立刻削去他中

尉的職位。

亞古的初步計劃，竟給他成功了，他還要進行他更毒辣的手段呢。

凱雪歐完全清醒了以後，他痛恨着方才的舉動，愚魯得像禽獸一般，他又不肯當面去稟告將軍，正在他自責自怨的時候，亞古假裝着在安慰他，叫他去請將軍的夫人說情好了，他說夫人雖則是個女流，卻也掌着大權，她要怎樣，將軍也只有依從，如果去請她幫忙，不難恢復原來的職位。這個計策，假若不是出於亞古的惡意，倒的確是個良策呢。

凱雪歐不知道這是亞古的奸計，他就跑到特地瑪娜跟前，請求她說情；特地瑪娜素來是個仁慈的女子，她聽了凱雪歐的哀求，立刻就答應代他去緩頰。於是她就走到丈夫面前，代為請求，奧帖魯雖則還懷恨着凱雪歐，可是他不能拒絕她的請求，便允許她遲幾天再說，因為這種罪名，不便立刻就復職，但是她卻不肯甘休，一定要在當天或次日復職；她說凱雪歐現在是多麼的懊喪，他的刑罰，處置得太不當了，不應該罰得這麼重。奧帖魯依舊不肯答應，特地瑪娜便說道：「甚麼你不答應嗎？他前回替你介紹的時候，滿口稱贊着你是多麼的賢良，你的短處，他總竭力為你掩飾；現在我請求你這區區小事，竟不允許，那麼下回試驗你的愛情，要求你更大事情的時候，你也這樣拒絕嗎？」奧帖魯聽了這樣的辯護，便答應恢復凱雪歐的原職，不過要寬限幾天就是了。

卻說凱雪歐請求特地瑪娜完畢了以後，正從房裏走出來，奧帖魯和亞古也剛巧在這時進去；於是亞古這個奸徒，故意的在自言自語道：「我不喜歡那樣子。」奧帖魯這時並沒有注意着他講，等到他和妻子講完話以後，亞古又故意問他，在他向夫人求婚的時候，凱雪歐知道這件事情否？奧帖魯回答說知道的，並且說他還是其中的媒介呢，亞古聽了，故意裝出驚訝的樣子說道：「是真的嗎？」這時奧帖魯忽然想起亞古在方才進入時的一句話，和親見凱雪歐同着特地瑪娜從房裏走出來的事情；於是他想亞古的話，一定含有意思的；

他因而當亞古是個正直人，想不到他處處都懷着惡意呢。當他請求着亞古把真情完全吐露出來的時候，亞古故意斷斷續續的說了幾句，甚麼卑鄙的思想咧，甚麼不要侵入我的胸懷咧，甚麼心房好似王宮咧，他不肯清清楚楚的講出來，似乎講了出來要使奧帖魯悲愁的樣子；他又繼續吞吐的說，假若奧帖魯用不正確的觀察，以至招受到痛苦，是多麼可憐的一回事啊；如果奧帖魯知道了他的心意，會使他心緒不安。這時奧帖魯格外的懷疑起來了，一定要亞古把始末講來；亞古說道，講出來是可以的，不過請將軍不要動怒，並且不要嫉妒，懷疑，以免有傷情義。奧帖魯道：『我知道我的妻子是美麗，愛交友，愛一切的宴會，又善於歌唱和舞蹈，這許多未始不是她的美德，至於她有曖昧的事情，我必定要得到證據以後，方才相信。』於是亞古假裝着似乎喜歡奧帖魯不相信，他說證據固然沒有，但是當凱雪歐來的時候，請注意夫人的行動好了；不要嫉妒，也不要太安心，因為他知道意大利女子的性情，比奧帖魯知道得多些，爲了他也是意大利人；他說威尼斯地方的妻子，往往背着丈夫，做出不規矩的事情來；他又說，特地瑪娜欺騙着她的父親，在片刻之間，很祕密的和將軍結婚，她父親還以爲是藉魔術的力量，才得有這麼神速。奧帖魯聽了，很以爲然，他想特地瑪娜既然會欺騙她的父親，難包她不會欺騙她的丈夫呵。

亞古見奧帖魯已有動於中，便故意請他原諒；奧帖魯卻裝着無關緊要的样子，請求亞古再繼續的講下去；亞古故意不肯講，他說講了有傷朋友感情的，後來經奧帖魯再三的敦促，才開始講下去。他說在特地瑪娜未下嫁將軍以前，向她求婚的貴族子弟，大有人在，但是都給她擯棄，乃獨看中黑將軍，她那種固執的性情，由此可見一斑；等到她正確的判斷力恢復了以後，她又改變她的初衷，去愛她同族的少年，將軍只要少些寬限幾天，恢復凱雪歐的官職，夫人必定會誠懇的替他緩頰，就此一端看來，已足證明內中的曖昧了。亞古這個惡徒，先替凱雪歐設法，叫他去哀求將軍的夫人說情，現在反使無辜的特地瑪娜，也陷在這不幸的深窠裏，一害兩個人，他心懷裏的惡毒，真夠人咋舌了。

亞古怕奧帖魯立刻去追問他的妻子，有礙他奸計的進行，便勸奧帖魯忍耐些，等有了可靠的證據再說；奧帖魯也就答應了，可是他此後就鬱鬱不樂，看見了他的妻子，徒然加增他的悲愁，夜中也輾轉不能入睡；他對於治軍，也發生厭煩的心，先前他一聽見吹號擊鼓的聲音，會立刻激起他的勇氣來，現在呢，他早已失去兵士們應有的美德了。有時他想他妻子是規矩的，有時卻想她或者要上男子的當，有時他又想亞古是個正直人，有時卻想他是詭詐的。有一次，他緊扼着亞古的喉嚨，問他要特地瑪娜曖昧的證據，不然的話，毀壞人家的名譽，就要立刻置之死地。亞古憤怒道，他素來不欺騙人，將軍不應該這樣的鹵莽；他又問奧帖魯，有否看見過他妻子的一條印有楊梅的手帕，奧帖魯說那是他送給特地瑪娜首次的禮物。亞古便說道，『我今天看見凱雪歐的手裏，拿着這塊手巾咧。』奧帖魯聽了，怒不可遏的說道，『假若你的話是真的，那麼在三天之內，我必定要將凱雪歐置之死地；至於那個美麗的妖魔，遲早也要結束她的性命。』

一個人有了妒忌之心，那末對於一件渺小的事情，會當爲聖諭一樣看法。他妻子的手帕，落在凱雪歐的手中，已足夠作爲處死兩個人的把柄。其實特地瑪娜並沒有把手帕給凱雪歐，乃是亞古叫他的妻子，私下到特地瑪娜那裏去拿來的，假託着說是要借去描花，實在拿來了就擲在凱雪歐必經的路上，果然在凱雪歐走過的時候，就拾了起來，誰料竟中了亞古的毒計。

這時奧帖魯走到房裏，故意裝着頭痛，要他的妻子，拿塊手帕來包紮頭部，好減輕他的頭痛。特地瑪娜就照樣做了。奧帖魯道，『不是這塊，我要那我送你的一塊。』特地瑪娜找了許久，終久找不到，原來已經給亞古的妻子偷去了。奧帖魯見她遍尋不得，便勃然震怒道，『怎麼？那真不得了。那塊手帕還是一個埃及婦人給我母親的咧；那個婦人是個妖女，善知未來的事情；她將手帕給我母親的時候，她說有了這塊手帕，能使丈夫喜愛，如果遺失了，夫婦就要反目分離。當我母親臨終的時候，她就把手巾給我，叫我在結婚以後，再給我的妻子。我就照着母親的遺囑做了，並且很寶貝牠，現在你怎麼將牠遺失呢？』特地瑪娜聽了，便驚駭的問道，『這是

真的嗎？」『是真的，』奧帖魯說，『那是一塊妖術的手帕，是一個活着二百年能說預言的女巫手製的；吐絲的蠶也成聖了，至於牠的顏色，是由屍女的心血所染成的。』特地瑪娜聽了那手帕的來歷和價值，嚇得幾乎要死，她知道手帕已遭遺失，她怕夫婦間的愛情，不能保持下去了。這時奧帖魯還不住的問她要那塊手帕，特地瑪娜故意用着開玩笑的口吻，來轉變他的態度，說是否爲了她替凱雪歐說情的緣故，有意拿手帕的事，來難爲她，好拒絕她的要求嗎？奧帖魯聽了這話，立刻含着怒，走出房間，於是特地瑪娜才懷疑她的丈夫，懷疑他一定在嫉妒了。

過了一刻工夫，特地瑪娜在思想，奧帖魯這個人，素來是很忠誠的，責備她不應該妄加猜疑，她想一定是從威尼斯來的驚報，或者因國事的嚴重，所以精神上受了刺激，才有這反常的態度，也未可知。因此她不停的在譴責她先前猜疑的錯誤。

後來奧帖魯重復走到房裏，責備她不應該棄絕了丈夫，去另愛上別人，說完便大大的痛哭起來。特地瑪娜見她丈夫哭得這麼悲慟，便問道：『咳！你爲甚麼這樣哭啊？』奧帖魯說，『一切的疾病，貧困和羞辱，他都能忍受，惟有愛妻的變心，直要使他心碎哩！於是他稱她是根惡草，看起來很嬌豔，聞起來很香甜，實際是有害於人類的，這樣的人，倒不如不生在世界上好，說完，他便走開去了。無辜的特地瑪娜，聽了他這翻譴責，立刻週身麻木，四肢無力，她便叫侍女去鋪牀，並且要鋪上結婚時候的被褥，然後她就去睡了。』

奧帖魯走到房裏，見特地瑪娜已經睡着了，想下手把她殺死，但是又不敢下這毒手。後來他思之再三，如果讓她活在世上，徒然害着更多的男子。於是他向他的妻子，接着最後的一吻，同時他眼淚直流，據他說這是殘酷的眼淚。

這時特地瑪娜給他吻醒了，她張開眼睛，看見奧帖魯咬牙切齒的向着她，面目猙獰，特地瑪娜知道這一定是

一霎那，懇求他說明她的過錯，於是奧帖魯就說出她送手帕給凱雪歐的一回事來；特地瑪娜正預備自白的時候，他突然把被褥塞住她的嘴，直到悶死了才放手。

正在這個時光，有人扶着凱雪歐進來，滿身染着鮮血，原來是給亞古所指使的暴徒謀刺的，誰料凱雪歐倒沒有刺死，那暴徒反給亞古殺死了，以免敗露真情。刺客死了以後，在他的衣袋裏，發現幾封偽造奧帖魯要刺死凱雪歐的書函；於是凱雪歐來到奧帖魯的跟前，問他爲甚麼要差人來刺死他，他究竟有甚麼過錯。這麼一來，奧帖魯好似晴天霹靂，恍然大悟，知道他的妻子和凱雪歐，都受了冤枉，他這時覺得既對不起友凱雪歐，更對不起親愛的亡妻特地瑪娜，他悲痛極了，悲痛得連做人也乏味了，於是他立刻拔出他的劍來，自殺在他愛妻的旁邊。

在場的人看了這個慘變，都非常驚駭，並且爲忠勇的奧帖魯，死得可惜。後來經過法院的偵訊，才知道奸惡的亞古，實在是個罪魁，於是把他捉了來，處以最嚴厲的極刑；一場冤獄，雖則審訊清楚了，但是此後威尼斯的名將，又弱了一個了。

推羅王貝力克利

推羅王貝力克利，因爲怕希臘暴君安帖克司的報復，他就把所有的政權，交給大臣郝力賡斯代管，離開推羅，避到大數地方去，希望安帖克司的忿怒，會日漸消滅。

他到了大數，剛剛城裏遇到極大的饑荒，人民都餓得嗷嗷待哺，貝力克利就把儲藏着的食糧，賑濟給那班可憐的災民，災民們驟然得到這位救星，都快活非凡，大數的長官克利安，也竭誠的歡迎他，感激他。誰料不上幾天，貝力克利接到他的忠臣來信，叫他速速離開大數，因爲希臘的暴君，已經探悉他的地址，將祕密的來

搜索他了。貝力克利接到了這信，只好離開大數，重復過他逃亡海外的生活，大數的人民，都依依不捨來送他的行。

船還沒有駛多麼遠，不幸又遇到狂暴的風浪，那隻船在無可挽救之下，竟就覆沒了，船上的人捨貝力克利以外，全都葬身在魚腹裏，貝力克利呢，竟被巨浪衝到一個海岸上，在那裏他遇到幾個窮苦的漁夫，漁夫們看見了這個落難人，就請他到他們的家裏去，給他換上衣服，也給他食物充飢。漁夫們告訴他這地方是叫本脫波立司，他們的國王就是雪孟乃斯，是個和善的國王。貝力克利又從他們的地方，得悉國王有個美麗的愛女，明天就是她的生日，各地的太子們和武士們，將要來到朝廷裏比武，誰獲勝利，誰就可以得公主珊撒的垂青。貝力克利聽了，就在嘆息他所遺失的甲冑，他說否則也就可以參加這個武藝，一獻身手，此時忽然有一個漁夫，拿來一套完整的甲冑，他說是在捉魚的時候，由魚網拖到的，貝力克利仔細一看，原來這套甲冑，就是他在海裏遺失的那套，於是他很快活的說道，『謝謝命運之神，這真能補償我所受到的悲愁哩。這套甲冑是我的先父遺傳給我的，我很寶貝牠，所以隨時隨地，我總帶在身邊，不料這次在海中沉沒了，現在竟能獲得，那麼由此看來，這次的覆舟，也許不是厄運吧！』

到了第二天，貝力克利就穿戴了那套堅實的甲冑，跑到朝廷裏，去和那班勇士們角逐，貝力克利身懷絕技，他在這個比賽當中，盡行克服了其他的勇士，很榮耀的獲了勝利，公主珊撒的情愛，立刻注集在他的身上，於是她就斥退那班失敗的太子和勇士們，將一隻花紫的冠冕，戴在貝力克利的頭上，以示勝利；此後他便為美麗公主的情人了。

雪孟乃斯則不知道貝力克利的出身，但是他見他技藝出衆，學識卓越，看上去是個富有希望的少年，他很甘願的把女兒嫁給他。

貝力克利和珊撒結婚了沒有幾個月，忽然得到他仇敵安帖克司死亡的消息，推羅的人民，都等候着貝

力克利回國復位，竟等候得不耐煩了，要想推戴郝力廣司接位。這消息原是郝力廣司告訴他的，他本性忠實，一向是忠於國王的，他見國民有這種空氣，就連忙請國王回來復位。雪孟乃斯一聽得這位陌生的勇士，原來就是素負盛名的推羅國王，他老人家便驚喜交集，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爲他的愛女擔憂，因爲他的女婿，一定要帶着他的愛女，渡過危險的大海，回到本國去，再加珊撒還懷着身孕，貝力克利也希望她留在她父親的地方，等分娩了再到推羅去，但是她堅持着一定要跟她的丈夫去，後來終於決定同去，希望能到了推羅再分娩。

不知怎的，那海和貝力克利結了深怨似的，在他們還沒有達到推羅以先，海中又遇到一個狂暴的風浪，嚇得珊撒竟患病來，過了沒有多少時光，她的看護理可蘭特，抱了一個才生下來的嬰孩，告訴貝力克利他妻子慘死的消息，說道：『這就是你新生的孩子，你的妻子在生出她以後就死了，這麼小的孩子，不宜久住在船上呀。』貝力克利一聽到他妻子的喪亡，他心中的悲痛，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過了一刻工夫，他才能發出聲音來，說道：『上帝呀，你爲甚麼給了我這美麗的姑娘，又從我手裏收回去啊？』理可蘭特說道：『好先生，忍耐些罷，不要太悲傷了，王后固然是死了，但是總算還留給你一個孩子，你就看孩子的面上，不要太悲痛罷。』貝力克利就抱着新生的嬰孩，說道：『你真是個不幸的孩子，生出來就沒有母親，又生在這個風浪之中，但願你此後過着平靜的生活罷。世上一切的喜樂，再也不能抵償你那沒有母親的痛苦了。』

這時，海中的風浪，依舊猛烈，水手們都迷信是因爲有屍首在船上的緣故，於是他們就來到貝力克利跟前，請求他把屍身拋在海裏，向他說道：『先生，你不庸恐懼，上帝會拯救你的！』『我很勇敢呢，』憂傷的國王說：『我倒並不怕這風浪，即使再凶險點也不怕，但是爲着這可憐的嬰孩，我希望風浪早些會平靜。』先生，『水手們說，『你必須要把你的妻子，拋在海裏。海裏的風浪是這麼大，如果你不把屍首拋在海裏，這風浪是無論如何不會平靜的。』』雖則貝力克利明知那是無稽之談，是迷信而已，但是因爲在凶險的時候，似乎有不得

不服從的情勢，於是就勉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可憐的國王，就跑到他亡妻的跟前，和她作最後的一晤；當他見着愛妻的時候，心裏充滿着哀慟，說道：『我的親愛，你是多麼的可憐；在你分娩的時候，既沒有燈光，又沒有火爐；我既不能把你妥為安葬，水手們更要將你拋在海中。理可蘭特呀，你去叫侍從納司脫拿些香料，墨水和一張白紙來，我的一隻珠寶箱和寶石也都拿來，再叫侍從聶肯特拿隻綢套的棺木來。你把孩子放在枕頭上，立刻就去罷。』

過了不久，侍從們就拿來一隻巨大的箱子，外面包着綢緞，貝力克利就將亡妻放在裏面，週身沫着香料，在屍身的旁邊，還放着很多的珠寶，和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着她的姓名和歷史，如果誰撈到這隻尸箱，就請他埋葬；於是他就親手，把箱子拋在海裏。當風浪平靜以後，貝力克利就請水手們將船駛到大數去，因為離開推羅還遠，嬰孩急需乳母餵養，不如先到大數為是。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那隻尸箱給巨浪沖到以弗所的海岸，給當地名醫西里門的僕役看見了，他們就設法把箱子撈起來，拿到主人跟前。西里門便吩咐僕役們將箱子打開，誰知打開一看，裏面睡着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尸，香氣觸鼻，尸旁還有一盒珍珠寶石之類，西里門斷定她一定是大家閨女。他繼續搜尋下去，又發現一張字條，從字條上他才得知，這尸體原來就是推羅的王后，貝力克利的妻子；他看了字條上的一段哀敘，不覺為她悲愴不止，也為着貝力克利可憐，失去這美麗的妻子，他說道：『貝力克利，倘使你還活着，你一定悲痛得心碎了。』於是他注視着珊撒的面容，看她面貌如生，並不像死去的樣子，他便向着尸體說道：『他們不應該這樣鹵莽，早早給你拋在海裏呀。』他就吩咐僕役生起火來，安神藥也預備好，溫和的音樂奏起來，好使她受驚的精靈，恢復原狀；他又向圍繞着的觀衆道：『諸位朋友，請走開，讓她吸些空氣；她還會活轉來哩；她昏迷得還不到五個鐘頭；看呀，她在開始呼吸了；她是活轉來了；你們看，她的眼臉不是在動嗎？這美麗的姑娘活了過來，好把她的厄運，可憐的遭遇，講給我們聽了。』其實珊撒並沒有死亡，乃是在分娩以後，受了風浪的顛簸，驚

恐得暈眩了；現在由於這醫生的診治，才得蘇醒過來；這時，她張開眼睛，說道：『我在甚麼地方呀？我的丈夫在那裏？這是甚麼地方呀？』西里門用着溫和的口吻，一一講給她聽，等她少些靜心一點，他再把她丈夫的一張字條，和所有的寶石，一一指給她看；她看了那張字條，便說道：『這是我丈夫的親筆。我在船裏的情形，還記得很清楚哩，但是怎樣生孩子，我卻記不清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見我的丈夫了，我決意要進入寺院，過那尼姑的生活了。』『太太，』西里門說，『如果你決志的話，那麼岱娜的廟宇，離開這裏不遠；你可以到那裏去住。並且，如果你喜歡的話，我的姪女可以來侍候你。』珊撒在感激之下，便接受了他的建議；等到她完全復原以後，西里門就把她搬到寺院裏去住，她便在那兒做着女修道士，虔誠的服侍着岱娜之神，但是依舊不忘記她不知所在的丈夫。

卻說貝力克利把孩子帶到了大數，給她起名叫曼林娜，是生在海中的意思；到了大數，就把孩子留給那地的長官克利安和他的妻子旦安尼西養育，想他們一定能顧念到在饑荒時給與他們的恩惠，好待着孩子。當克利安一見貝力克利，並且聽見他這一段慘史以後，便嘆息道：『咳，你那美麗的王后，我總想你這次回來，還可以一見她的丰采呢！』貝力克利回答道：『我們只好服從上天的旨意。難道我可以向天發怨嗎？發怨也徒然。我這個可憐的愛女，只好請你教養了，請你給以貴胄的教育。』於是他又向旦安尼西道：『好太太，請你教養我的孩子罷，直到她長大來。』旦安尼西回答道：『我自己也有一個孩子，我必定好待你的孩子，像待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她丈夫也作同樣的應許道：『貝力克利，你給與我百姓的恩惠，他們在每日的祈禱中，總記得你，所以也一定會記得你孩子的。如果我忽略了我的責任，不盡力教養你的孩子，那麼，受到你救濟的全國民衆，將一致來迫我盡職；假若我不盡職的話，那麼我願受上天的責罰，直到我的後代。』貝力克利見他們夫婦倆如此誠意，便放心把孩子留給他們養育，並且叫保姆理可蘭特，也留在那裏。當貝力克利要離開的時候，理可蘭特哭得很悲哀，貝力克利卻善言安慰她，叫她好好的看顧孩子，將來自來會有享福的一日。

貝力克利到了推羅，很順利的再接王位，他認爲死亡的妻子，現在很好的留在以弗所呢，至於她從未見過的孩子曼林娜，由於克利安的教養，已和貴族女子相稱。到她十四歲的時候，舉國的男女，沒有一個再比她學問深博。她唱歌的聲調，沒有一個人能及得她的，她跳起舞來，好似神仙一般，她所刺繡的飛鳥，水果，或花卉，沒有一樣不維妙維肖。但是自從她有了這種種絕技以後，很不幸的就遭到旦安尼西的妒忌，因爲她自己的女兒，雖則也和曼林娜同年，也受着同等的教育，可是她生來愚魯，沒有一樣能趕得上曼林娜的，所以只聽得贊揚曼林娜的聲音，從來沒有一個人稱贊過旦安尼西的女兒。因此她久想要除滅曼林娜，以爲除滅了她，她女兒就可以被人尊重了。爲要達到她的奸計起見，她就去雇了一個刺客，叫他去下這個毒手，這時剛巧曼林娜的保姆理可蘭特也死了，所以他們格外可以便利行事。當旦安尼西在和刺客厲安寧討論計劃的時候，曼林娜正在哭她忠誠的保姆，而且哭得很悲哀。厲安寧雖則是個奸惡之徒，可是他見了這可愛的孩子，竟不願下此毒手。說道：『她真是一個和善賢淑的姑娘！』『她既這麼賢淑，豈不更配上天收回她去嗎？』兇悍的旦安尼西回答：『她現在正爲着她的保姆哭啊，你決定肯爲我下這毒手嗎？』厲安寧因爲不敢違抗她，便答應了她。這時曼林娜提了一籃鮮花，走向前來，這花是預備去散在理可蘭特墳上的，嘴裏還不住的嘆息道：『咳，我真可憐！生在風浪之中，母親又死了。這世界也好像是個狂暴的風浪，催促我速速永別我的親友呢。』虛偽的旦安尼西，假裝着來安慰她道：『曼林娜，你一個人在哭嗎？怎麼我的女兒沒有和你在一處呀？你不要再爲理可蘭特悲痛了，我也是你的保姆呀。你的美容，已給悲愁損傷了不少。你同着厲安寧到海邊去走走罷，那裏有清新的空氣，可以在那兒散散心，花放在我的地方，不要帶去，帶去了要給海風吹壞的。來呀，厲安寧，攙了她去走走罷。』『不要，太太。』曼林娜說：『請你不要爲了我的緣故，來耽擱你的待從。』旦安尼西道：『你來，你來，我愛着你的父親，也愛着你。我們每天在盼望你父親來到這裏，如果他一旦來到這裏，見你如此憔悴，他一定要想我們沒有好好的照顧你，請你還是去散散心罷。』曼林娜給她再三的催促以後，便說道：『好，我就去』

罷，但是我是無心要去。』當旦安尼西臨走的時候，又叮囑厲安寧道：『你要記得我的話呀！』

他們到了海濱，曼林娜面向着大海，就是她生出的地方，說道：『今天的風，是西風嗎？』厲安寧回答道：『是西南風。』『當我生出的時候，是吹的北風哩。』曼林娜說：於是海中的風浪，她父親的悲痛，和母親的死亡，種種淒慘的回憶，都湧到她的腦海中；她又把理可蘭特活着時講給她聽的歷史——她生出時的危境，她父親的勇敢，和船上的紛擾——告訴厲安寧。這時厲安寧忽然中斷她的敘述，叫她速做禱告。曼林娜恐懼的問道：『這是甚麼意思？』厲安寧忽然變色道：『你不要耽延時間罷，因為我已經立過誓，要急速做我的工作。』『你要殺我嗎？』曼林娜問：『咳！爲的是甚麼呀？』『爲的要滿足我的主婦。』厲安寧這樣回答。曼林娜便說道：『她爲甚麼要將我殺死呢？我一生沒有傷害過她。我既不講壞話，也沒有加害過一個動物。老實說，連一隻老鼠，一個蒼蠅，我也從未傷害過。有一次，我無心的踏傷了一條蚯蚓，竟爲此哭了好幾日夜。我究竟在甚麼事上得罪她呢？』兇手回答道：『我的使命並不是來判斷你的事蹟，乃是來行刺的。』在他正要下手殺她的時候，剛巧來了一羣海盜，見曼林娜這樣美麗，便搶了她就上船去。

海盜將曼林娜擄了去，就把她賣到米帖林的地方，給人家做僕婢，她這時雖則地位卑微，可是她的美貌，她的賢淑，在幾天之內，米帖林地方的人，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的。她教人家音樂，舞蹈，和精美的針線工作，所賺得的錢，都給她的東家，她東家竟因此富裕起來了；米帖林城的長官萊雪馬克，是一個年青的貴胄，他聽見了曼林娜的好名聲，便特地去看她。他到了那裏，聽她的談吐，有大家之風，而她的聰明，她的態度，她的賢淑和她的嬌豔，竟出他意料之外。萊雪馬克見她有這許多美德，也就不去論她卑賤的地位，很想要娶她做妻子，他希望後來會知道她是大家閨女，但是當他們問她家世的時候，曼林娜總是嗚咽着不回答。

卻說厲安寧回了家，怕旦安尼西發怒，便僞言已經將曼林娜殺死了；那奸惡的婦人，竟信以爲真，就把曼林娜死亡的消息，傳播了出去，並且假裝着爲她安葬，爲她立碑。後來貝力克利因爲想念他久別的愛女，便會

同忠臣郝力賡斯，動身到大數去，想去帶愛女回來。誰知他們到了大數，有人告訴他曼林娜已經死了，並且再領他們去看豎着的石碑，貝力克利不見猶可，等到見了以後，他竟痛不欲生，立刻就趁船離開大數，心中充滿着無限的悲痛。從此以後，他便默不開口，如同失去了知覺一般。

在他們的船駛回推羅的時候，經過米帖林，就是曼林娜被賣的地方，萊雪馬克見了那隻船，知道不是平常人所乘的，他爲要曉得船上的乘客是誰，便坐了一隻大艇，駛到那隻船的旁邊，去看看究竟是誰。郝立賡斯便迎之以禮，並且告訴他船上乘的是推羅的國王，國王因爲妻女的喪亡，悲慟得已經三個月不開口了。萊雪馬克請求着要看看這位國王，當他看見了貝力克利的時候，說道：『願王萬福，願上天保佑你，祝福你！』貝力克利非但默不作聲，並且好似沒有看見客人在面前一般。於是萊雪馬克想到絕世的美女曼林娜，聰慧而善詞令，如果叫她去見王，王或者會開口。於是由於郝力賡斯的同意，便去叫曼林娜來，當她一走到船上，船上的人都竭誠的歡迎她，稱贊她是個美麗的姑娘。萊雪馬克聽了他們的贊揚，心裏很快活，並且告訴他們，假如後來確實的知道她的出身是高貴的，那麼決計要娶她做妻子。於是他告訴曼林娜，船上有個國王，因爲悲傷得過份，默不作聲，請去設法使他快活。曼林娜道：『先生，我當盡力的使他恢復原狀，請允許我和我的侍從近前去，其他的人都走開去。』

曼林娜並不知道這位悲痛的國王，就是她的父親。她以爲國王因着憂傷，所以成這怪病，她自己所遭到的不幸，又何嘗不像他一樣呢？她想不如講出來給他聽聽，也許他會同病相憐的開起口來。於是曼林娜告訴國王，她也是一個不幸的女子，出身原是很高貴的，可惜命運不好，所以現在的地位，降得這麼卑賤。國王忽然聽了這悅耳的聲音，他那久不視人的眼睛，竟禁不住舉了起來，向她注視；他見了曼林娜好似看見了他的亡妻一般，因爲曼林娜的相貌，酷似她的母親哩。於是久不發言的國王，現在也禁不住的開起口來道：『我最親愛的妻子，也真像這位姑娘呢，我的女兒如果還存在的話，也一定長得像這女郎一樣了。姑娘：你住在何處？』

呀！請告訴我你的家世罷。你說你也是個不幸的女子，你甚麼事情不幸呀？」曼林娜回答道：「我真是個不幸的女子，心裏悲痛得萬分，你國王的悲痛，又那裏能及到我的苦衷呢？」貝力克利道：「姑娘，請你速將你的歷史，向我講來。你怎會這樣貧賤的，請你坐到我的跟前來，把你的歷史講給我聽。」貝力克利一聽到她名叫曼林娜，便十分的詫異起來，他想這名字是他杜撰的，表明他女兒生在海中的意思，怎麼她也叫這名字呢？正在他驚異出神的時候，曼林娜道：「好先生，你定心些聽我講來，不然的話，我將不講下去了。」貝力克利道：「好，我就定心些；你也許不知道我爲何驚奇着你的名字咧。」曼林娜回答：「我的名字是父親給我題的，他是個國王。」「怎麼，你是國王的女兒呀？」貝力克利這樣驚異的說：「你究竟是人還是仙呀？請你講下去；你究竟生在那兒的，爲甚麼叫曼林娜？」她回答道：「我名叫曼林娜，爲的是我生在海中。我的母親，也是一個國王的女兒；她在生我的時候就死了，我的保姆理可蘭特把那情形講給我聽的時候，總要不住的哭泣。我的父親，既喪亡了他的愛妻，就把我寄養在大數的克利安家裏，誰知克利安的妻子，竟設法要謀害我，正在一髮千鈞的時光，一羣海盜就把我救了出來，賣到這米帖林地方。但是，好先生，你爲甚麼要哭呀？也許你想想我是個欺騙者吧！先生，我真是貝力克利國王的女兒呢。」貝力克利聽了她這段敘述，快樂得竟痛哭起來，真所謂樂極生悲，他還以爲是在夢中呢，他就向郝立賡斯道：「郝立賡斯呀，你速速來擊打我一下，打得愈厲害愈好，好使我感到痛苦，否則我將快樂得要發狂了。」郝立賡斯呀，快快跑下來，向聖神謝恩！這就是我的親女曼林娜咧。好孩子，願上帝祝福你！郝立賡斯，你把我一件乾淨的袍子拿來！她幸虧沒有中到旦安尼西的毒計。你祇要跪在她的面前，稱她一聲公主，她會把以往的事情告訴你聽的。這一位是誰呀？」（他到現在才看見萊雪馬克。）郝立賡斯回答道：「他就是米帖林的治理官，因爲聽得你在憂傷，所以他特地來看你的。」貝力克利聽了，便立刻謝謝他的盛意。忽然貝力克利聽得音樂的聲音，這其實是他受到狂喜的刺激，所得到的幻象而已，他便問郝立賡斯道：「聽呀，那是甚麼音樂呀？」「先生，我沒有聽見甚麼呀。」郝立賡斯這樣回答：「沒

有嗎？」貝力克利說，「那麼一定是空中的樂聲了。」郝立廢斯知道國王的神經，已經受了刺激，所以也就不去違拗他，故意說也聽見樂聲的。這時貝力克利疲倦得想睡，萊雪馬克便勸他睡在榻上，並且給以枕頭，貝力克利在狂歡之後，精疲力竭，此時乃熟睡一場，曼林娜卻在旁邊侍候着。

在貝力克利沉睡的時候，做了一個奇夢，他夢見以弗所的女神岱娜，叫他要到以弗所的廟裏去，把他一切不幸的遭遇，要在祭壇前宣述出來，以後便會遇到佳運。當貝力克利一覺醒來，頓時精神煥發，把奇夢講給他們聽，並且決意要到以弗所去。

於是萊雪馬克就請貝力克利上岸，竭誠的款待他，並且留他住在米帖林一兩天。後來萊雪馬克就向貝力克利求婚，要娶曼林娜做妻了，貝力克利因為他當初不因曼林娜的卑賤輕視她，倒反恩待她，所以國王也就允許了他的請求，曼林娜也深表同意，但是國王祇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一同到以弗所的廟裏去，然後才可以成婚。於是三個人便立刻動身，趁着船到以弗所去，由於岱娜女神的引領，一路順風，不到幾個星期，很平安的到達了以弗所。

他們一行三個人進了廟宇，看見先前曾拯救珊撒的西里門，立在祭壇的旁邊，他現在已經長得很老了；珊撒現在也已經變為這廟裏的一個尼姑了，她也立在祭壇的前面。當貝力克利走向壇前和女神說話的時候，她聽出是貝力克利的聲音，於是她一面驚喜交集，一面細聽着他講。她聽得貝力克利朝着祭壇道：「願神萬福，為的是遵行你的命令起見，所以我推羅的國王，特地到這裏來宣述我的歷史；我自從從國裏逃了出來，便在本脫波立司和珊撒結婚；她在船上分娩的時候就死了，生一個女孩叫曼林娜。後來曼林娜養在大數且安尼西的地方，到她十四歲的時候，且安尼西想要殺死她，幸虧她福星高照，給海盜們帶到米帖林。一次我經過米帖林的時候，幸運之神又把她帶到我的船上，分離了十多年的父女倆，到那個時候才得團聚。」

珊撒聽了這一段敘述，她忍不住的喊叫起來道：「你是呀，你是呀，你就是推羅王貝力克利呀。」——說

完便暈過去了。『這婦女怎樣了？她是死了！快快來救她罷！』貝力克利這樣驚駭的說。『先生，』西里門說，『如果方才在祭壇前所述說的是真的，那麼這婦女就是你的妻子呀。』『尊敬的先生，不是的，我的妻子已經死了多年，並且是我親手把屍身拋在海裏的。』貝力克利這樣否認的說。於是西里門把以往救她的情形，一一告訴貝力克利。這時恰巧珊撒也清醒過來了，說道：『先生，你不是貝力克利嗎？你的聲音，你的相貌，正跟他一樣呢。你方才不是說過風浪嗎？在海中生產？死在船上嗎？』貝力克利很驚奇的說道：『這是死了的珊撒的聲音呀！』『我就是珊撒呀，』她這樣回答，『就是你以為死亡和沉在海中的珊撒呀。』『呀，岱娜神呀！』貝力克利很驚奇的喊叫着。這時珊撒向他說道：『現在我更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了，你手指上的那隻戒指，不是我父親送給你以留紀念的嗎？』『是的，珊撒。』貝力克利這樣喊着，『你現在給我的安慰，足足去除了我前此的痛苦，珊撒呀，請你再來睡在我的手臂中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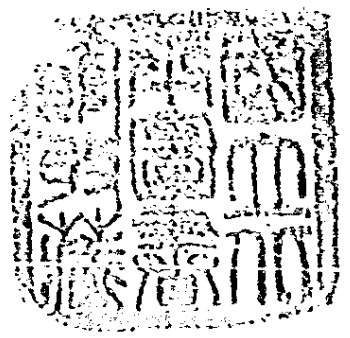
於是貝力克利就把曼林娜，領到她母親跟前來，說道：『請看你的女兒，她就是你肉中的肉，血中的血，她名叫曼林娜，就是生在海中的意思。』『願上天祝福你，我的寶貝呀！』珊撒說：當她正在快活得出神的時候，貝力克利跪在祭壇的面前，說道：『聖潔的岱娜呀，你既給我這骨肉團圓的默示，我將天天來供奉你了。』於是貝力克利得到了珊撒的同意，就在神廟之中，把曼林娜正式許配了萊雪馬克。

在這段事蹟裏面，讀者可以得到許多的教訓。在貝力克利夫婦和曼林娜的身上，他們雖則都受了上天的災禍，但是由於他們恆久的忍耐，終於得到上天的保佑，戰勝一切困難的境遇，獲得最後的勝利。在赫力廣斯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多麼真誠而有信義的忠臣，他不貪圖虛名俸位，甘願把政權交給國王，真是難能可貴。那個救活珊撒的西里門，他的仁慈，他的設計，好似神明一般。至於那暴戾的且安尼西，她的毒計，雖則沒有成就，可是後來給大數的百姓發覺了，一致認為很對不起他們的恩人貝力克利，於是大家擁到克利安的宮室，舉火焚燒，霎時克利安夫婦倆，和他們所有的家具，都毀在火窟裏，這樣看來，惡人自有他果報的。

一天哩。

莎氏樂府本事

一七四



士瑞

魯濱孫家庭飄流記

彭兆良譯

四册

實價五角

世界少年文庫之一

●●飄流十年——天天在危險之中

身居荒島——日日有奇事遇到●●

本書以明白曉暢之文，記魯濱孫帶着妻子同四個男孩海行。他們的目的，是在跟隨一班船上人，赴東印度一個島上去墾植；不料中途猝遭風浪，船兒打破，結果，魯濱孫一家人都逃到一個荒島上，居住凡十年，纔得脫離荒島，返他們故國瑞士。在這十年中，魯濱孫的一家人幾乎天天有一種新的險患；這種險患，終給他設法破除，而得到快樂的結果。書中所寫克服困難與險患的機智，堅毅勤勞的精神，在在足以驚人魂魄。是書情節緊湊，行文暢達，讀之令人興奮，可以增加海外智識，冒險精神，勇往毅力，實是一本少年好讀物。

世界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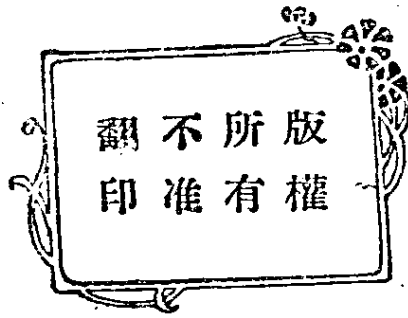
(新32.31)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月初版

世界少年文庫 莎氏樂府本事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者 張光復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本書負責校對者王樹培

#A 57
441342

441342
(2)



中華民國廿六年壹月拾九日收到